

星火文化

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

天主的 撞擊

the Impact of God
Sounding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天主用很多方式跟我們相遇
可是祂所用的方式常常不是我們喜歡的
有時候就算我們得到了財富地位和名望卻還是感覺空虛
聖十字若望他怎麼看待：為什麼天主要用這樣的方式跟我們相遇？

依恩·瑪竇神父 Father Iain Matthew ©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范毅舜◎封面攝影

【感謝推薦】

加爾默羅會前總會長神父 Luis Arostegui, O.C.D.
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房志榮神父（審定）／管慶壽神父
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主任 陳德光教授／黃嘉斌／張友青

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應

天主的

撞擊

the Impact of God

Stumbling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加爾默羅靈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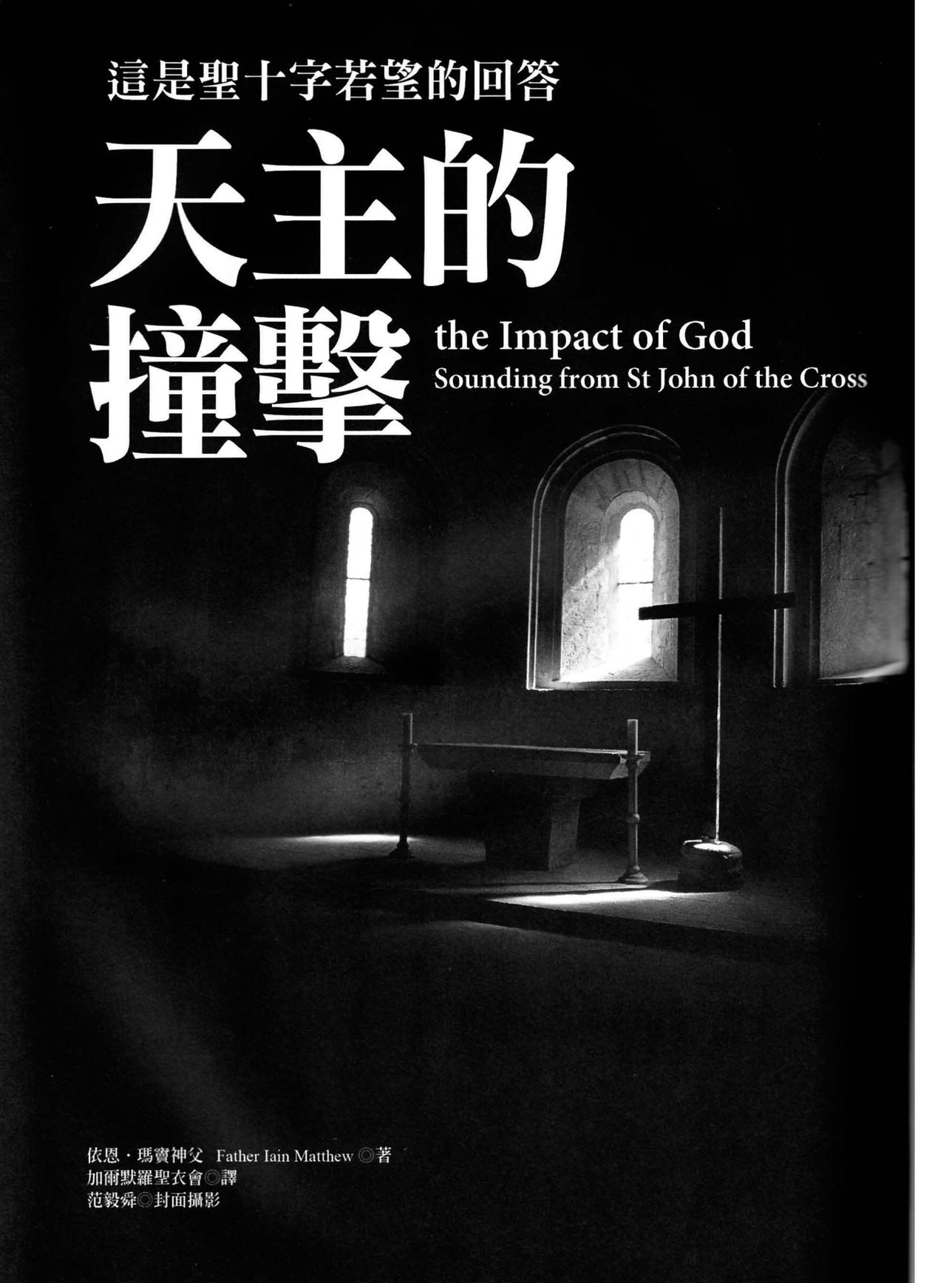
凡尋求天主，深感除天主外，
心靈無法尋獲安息和滿足的人，
會被吸引，進入加爾默羅曠野。

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

天主的 撞擊

the Impact of God
Sounding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依恩·瑪竇神父 Father Iain Matthew ◎著
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范毅舜◎封面攝影



CONTENTS

推薦序一	前言（寫給中文讀者）	Fr. Luis Arostegui	011
推薦序二	歡愉的傷口	陳德光教授	015
推薦序三	親近十字若望	曾慶導神父	017
推薦序四	學習聖十字若望神祕靈修的一塊好敲門磚	黃嘉斌	019
推薦序五	祢愛我嗎？	張友青	029
第一部分 序幕			
第一章	撞擊		035
第二章	撞擊的回響		041
第三章	回響的落實		053

第二部分 禮物

第四章 靜默的人說話

第五章 福音有眼睛

第三部分 空間

第六章 正確的空虛

第七章 障礙

第八章 醫治的良方

063

065

081

093

095

101

111

CONTENTS

第四部分 醫治

第九章	那「夜」	121
第十章	有某個地方要去	135
第十一章	必須是天主	149
第十二章	醫治的黑暗（一）	157
第十三章	醫治的黑暗（二）	165
第十四章	超越同情	179

第五部分 相遇

第十五章	天主的經驗（一）	195
第十六章	天主的經驗（二）	209
第十七章	若望的耶穌	229
第十八章	耶穌，天主的經驗	245
第十九章	祈禱：應該嗎？可能嗎？	263
第二十章	祈禱，相偕相守	275

推薦序一

前言（寫給中文讀者）

加爾默羅會前總會長神父 Luis Arostegui

親愛的讀者，關於依恩·瑪竇寫的這本《天主的撞擊》，我願和你們分享我的一些看法。或許有的人會以為，這是一本人門書，介紹聖十字若望，他是普世公認十六世紀西班牙的詩人和神祕家。普世公認，因為他是人文及靈修的傑出詩人，尤其是位神祕家，他尋求超越界，這無限的領域是開放的，也是人類的目標。他是創始者，或說指示者，指出他所觀察和活出的這條達到真實之境的道路。他不像一個超人，一位遠距的靈修英雄，而是，活在人群之中，一位質樸單純的人。

為此之故，無論如何，閱讀及善用本書之後，我確信這絕不是一本人門書。此書帶領我們深入聖十字若望的著作——詩與散文，揭示書中表達的人性與靈性的經驗。本書繼續陪伴我們，甚至當我們直接閱讀聖人的著作時。本書的作者是位好嚮導，他已達到集大成的綜合，對於這位詩人和神祕家的經驗與思想，具有透徹的洞見。

作者深入聖若望，探究並熟識他的著作、生平及人文背景，同時採用其他學者的幫助；不過，最重要的，他衷心關注的是，今日及永遠的人性真實 (human reality)。

因此，這個探究，不只是個學術性的工作：作者從聖人的省思中，探究什麼是人性很深的需求，以及今日的人性需求，且以他的經驗和思想來答覆。依恩自創一格，以他充滿活力的見解詮釋聖十字若望。他從聖人尋求啟迪，帶著他自己的生命問題，即今日男人和女人的問題。

本書研讀聖十字若望，然而書中最關切的事，是至高的渴望，即生命的目的，及神祕家聖人的著作。那麼，對聖若望而言，尋求生命，就是在他的生命中和天主相遇：而他所經驗的生命是個創傷：「祢隱藏在哪裡？」「祢宛如雄鹿飛逝，於創傷我之後」（靈歌1）天主不見了，正是愛的傷口出現時。不過，聖十字若望同時看出來，體驗出人以多種的方式病了。若望憑他的經驗，懷著愛的信德說出：「天主的愛是靈魂的健康」（靈歌11：11）。為何這樣呢？因為「這愛是我們受造的目的」。（靈歌29：3）為此，我們了解，聖人鼓勵受磨難或負重擔的人們，迎接他們說：「要喜樂於天主，（這些磨難或重擔）是妳的益處和健康。」（信20）

依恩·瑪竇也尋求天主，超越的這一位，「祢」經常臨於個人的生命內。他尋找祂，為了愛和關心同情那些需要呼吸的人。當然，作者深愛和清楚闡明的，是存在個人內的善

良、仁慈和美，這存在於受造界和人類的關係之中，如詩人聖十字若望，以充滿光榮的洞見和感受所詠唱的。不過，另一方面也是真的，在世界和個人的戲劇裡，在經歷這一切壯麗的真實當中，最主要的，人人都忍受著一個傷口的痛苦，這個傷口只有天主的愛能治癒。

然而，在這個光明下，生命和宇宙的美變得光彩奪目，耀眼萬分。「天主的肖像」，祂的聖子的「凝望，替世界和諸天穿上美麗和喜悅的衣裳。」（靈歌 6 · 1）

依恩·瑪竇承認，聖十字若望就像歷史中的任何人，屬於某一時代和地方，受限於某一心態、哲學學派和傳統的克修觀念。不過，作者卻能以準確和純真的眼光，透徹並捕捉神祕家教導經驗的主旨。他懷著相同的誠摯之情，關於個別的人及全人類，從他自己經驗談論人的真實（the human reality）。這個實在論（realism）是回應聖十字若望智慧的基礎，是真實的，不是理想主義，是對一位人文的靈修聖師的回應。依恩從回響聖若望中尋獲答案，我們會讀到，了解、且得到解釋，一再地分享給我們人存在的真實，而且也是脆弱、黑暗和受誘惑的。

因此，本書含蓄地闡明聖十字若望對生命的樂觀主義，其基礎是信仰愛的天主，祂總是來尋找個別的人。這不是崇高的哲學觀念，而是納匝肋人耶穌的生命、死亡和復活的一個真實。為此，世界和個人及其黑暗，不是痛苦的地方，反而是淨化的相遇之處：生命邀請並引領達到這人的「更深處」，在那裡是他的健康，即神性之愛。天主的存在超越一切，

同樣也在「最甜蜜的耶穌」（靈歌 40：7）內來臨，「天主已經給了我們祂的聖子，祂的唯一聖言，因為祂沒有其他的什麼，祂在這獨一的聖言內，只一次告訴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祂再沒有什麼更多的要說了。」（山 2：22：3）

十字若望知道，我們需要許多的東西，也希望有許多靈性的事物，我們是貧窮和軟弱的。不過，他所說的這個「最後的話」是：天主本身是禮物，耶穌的真實人性——即聖子，如同我們，祂是我們的「兄弟、同伴、老師、代價和賞報」（山 2：22：5）。依恩·瑪竇的這本書，希望我們直覺並感受超越者天主，祂臨在於這位是人的耶穌（this man Jesus），也臨在於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就在天主愛情臨在的極深處。「啊！靈魂哪！妳還多想望些什麼呢？……妳要歡欣喜樂地，在妳內心的收斂中，和祂相偕共處，因為妳擁有的祂這樣親近妳。」（靈歌 1：8）

閱讀本書時，讀者會瞥見兩個真實：1）神性的單純和本然。是神性的，以人性的方式，呈顯在耶穌的生命和位格中，今日祂尋找我們，藉著我們人性的存有，並在我們人性的存有內，祂親自委順於我們。2）為此，在本書的講解中，一再出現令人讚嘆的觀念，指出聖十字若望對於「個人」（the human person）的洞見。面對生活顯露給我們的平庸或墮落的畫面，在聖人看來，閃耀著這人無限的尊貴，人註定要達到的是與天主愛的結合。「啊！靈魂哪！妳們之受造和蒙召，正是為此尊貴和偉大。」（靈歌 39：7）

推薦序一

歡愉的傷口

陳德光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天主教學術研究中心主任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授

每次提起聖十字若望的著作，都會被《愛的活焰》第二詩節的詩句：「啊！歡愉的傷口！」（Oh! Delectable wound!）深深感動，依聖人若望自己的註解，「歡愉的傷口」就是「幸福的傷口」。箇中理由，因為傷口來自天主的愛火，因此，越痛越健康；而最佳療方，不同於物質火傷的抹藥止痛，卻是任它去痛。

真愛就是走出小我，以「所愛」為中心，走出的過程難免產生痛苦，而痛苦正是「自我超脫」的寫照，所以有「越痛越健康」的悖理。這種「愛的悖理」可以補充《雅歌》第五章中「因愛成疾」的想法，反映一種「愛空」的真理。佛家有「悟空」的說法，也就是

對「緣起性空」的覺悟；基督宗教卻有「愛空」的真理，聖愛超脫人性條件，「為愛而愛」，就是一種來自真愛天主的撞擊，令人陶醉。

聖十字若望以詩人的筆觸表達的「天人之愛」，已經從一般人經驗到的「位際範疇」進入有東方靈修特色的「一體範疇」，也就是耶穌所說的「父在我內、我在父內」的境界。

加爾默羅聖衣會囑咐我為依恩·瑪竇著《天主的撞擊——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的中文譯本寫推薦序，我就樂於從命。本書跨越中、西文化藩籬，對渴望精神生活的人都大有裨益，願大家珍惜閱讀。

推薦序三

親近十字若望

曾慶導神父

在修院接受培育時，就聽說聖十字若望有非常獨到、深入的信仰及靈修反省，會對基督徒的靈修幫助很大，也曾嘗試看了一點他的書，但總覺得不太容易明白。因著有很多其他的書要看，故就沒有認真讀過他的書。

數年前讀了依恩·瑪竇神父寫的《天主的撞擊——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英文版，覺得收獲很大，非常喜歡，還把書的內容摘錄下來，在一個紀念聖十字若望的研習會上跟大家分享。我很感激依恩神父從十字若望的身世背景切入，把十字若望的重要思想都在這本小書上生動地論述了，特別是天主的愛、黑夜、十字架的意義，祈禱的意義等，都是與我們基督徒的靈修有非常密切關係的。讀了之後我更覺得被天主賞賜作一個基督徒的自由、

平安和喜樂；因為我們是被愛的天主所愛的，在世途上時時有天主愛的陪伴，知道將來與愛的天主在天堂永聚。

為想受益於十字若望，但又沒有太多時間閱讀他的所有著作的人，或為希望先有一個對十字若望的鳥瞰，以後再作第一手資料閱讀的人，依恩神父的這本書都很有用。感謝芎林聖衣會修女將這書譯成中文，真是華人讀者的福音！

推薦序四

學習聖十字若望神祕靈修
的一塊好敲門磚

黃嘉斌

初讀教會聖師與神祕靈修家聖十字若望的著作的人，常可發現，他的書可以歸類為為易讀但涵義相當深邃，卻不易領會的類型：《攀登加爾默羅山》、《黑夜》、《靈歌》、及《愛的活焰》等多採涵義深刻的詩歌及註解形式出現。在這本《天主的撞擊》中，作者依恩·瑪竇嘗試以他所閱讀聖十字若望的各式作品與書信，佐以相關人士的訪談與文獻歷史記載，並研究當時的寫作背景，提供給讀者以五個部分（五幕），來理解聖十字若望以他的生命經驗，指導後進默默觀祈禱者。對像筆者一樣剛接觸聖十字若望靈修的人，筆者建議可先看第一、第二、第五部分，其中在第五部分的第二十章，聖十字若望建議初學生提出祈禱過程，對開始學習默默觀的人，是很實用的指導：用想像喚起（耶穌）奧蹟，用理智思想奧蹟、以愛

的靜止注視天主（參見第二十章）。在同章中也教導祈禱者如何收心。另外，本書也論及默觀進階者，如何辨別因大量光明照射所產生的默觀性黑暗。聖十字若望關於團體領導人、靈修指導者、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具體的建議，例如，聖十字若望希望那些活躍於宣教及事功的人，「至少花一半的時間在祈禱中陪伴天主：他們所完成的事功必定更多，但付出的勞力反而少」（靈歌 29 · 3）。與聖女大德蘭《靈心城堡》類似的建議，若望認為默觀祈禱的人需要進入己內與天主相守。最後，筆者建議可以把本書的五個部分，看成五幕劇本。在下文中，將介紹本書作者寫作對象，各部分對應到若望以生命回應天主的見證。讓各幕直接向您說話：

《天主的撞擊》第一句話開門見山告訴讀者，它是為自認為自己的生活與命運改變不了的人而寫的。會有這樣感覺的人，通常是生命中遇到困境，不論是生活中的困頓、身心疾病的攻擊，或是感到人生無意義、無目標、找不到出口。在這本書中，作者依恩·瑪竇，重新帶領讀者閱讀聖十字若望的作品與相關的資料，以聖十字若望的經歷，展示給讀者靈修走到深處時，生活中必定會經歷的過程。換句話說，依恩自己提出一系統的架構，領導讀者重溫若望的靈修旅程，而他將聖十字若望靈修的旅程搬上舞台，分成五大幕：包括序幕、禮物、空間、醫治與相遇。前兩幕是描述事件的歷史劇、而後三幕則是極其深邃的內心戲。

序幕的開始，很快地演出十字若望父母親的故事，一位是貴族的後代布商龔撒羅

(Conzalo)、一位是孤女紡織女紅佳琳(Catalina)，二人相遇並結合，但因來自不同社會階級，受到家族反對，斷絕關係，過著貧困的家庭生活。若望為家中第三個孩子，他九歲開始在為窮人辦的學校中受教育，十多歲進入收容梅毒的醫院擔任看護工減輕家計，陪伴這些社會上弱勢的人，接觸他們的痛苦與愛。聖十字若望(第二章)在二十一歲加入加爾默羅會(聖衣會)後，對過於寬鬆的修道院生活有些感到失望，但他人生的轉折，就是遇到改革修會的聖女大德蘭，她邀請他留下進行改革。但這些改革卻帶來未改革者的反對，由於改革修會受到國王的支持，保守派乾脆將他挾持到山上無人能找到的監牢，並監禁在不見天日的小櫥櫃中，他的身體受到鞭打、營養不良、不人道的對待，衣服破爛；精神上則受到別人嘲笑他改革失敗的煎熬，如此長達九個月，從冬天到夏天。在這樣的困境中，聖十字若望不但沒有像現代的人一樣得到憂鬱症，反而在這樣的逆境衝擊及身心受創中，他回應了天主，寫出西班牙神祕文學中極美的作品〈靈歌〉：

你隱藏在那裏？心愛的，留下我獨自嘆息，

你宛如雄鹿飛逝，於創傷我後；

我追隨呼喚，卻杳無蹤跡。

第一幕是月黑風高的晚上，若望逃離那裏，衣衫襤褸地到達托利多附近的女隱修院，由她們隱藏保護、養傷一段時間後，被護送到南方安大略西亞。

在此牢獄之災後，當他身體恢復健康十年後，開啟了第二幕，在培亞城大學區，建立加爾默羅學院，在一五八二年調到南部的革拉納達，陪伴八位修女興建一座新修院，未料該地的主教不給許可建院，出售房屋的地主出爾反爾，在這樣困窘的情形下，他遇到了恩人安納夫人。安納夫人不但空出她房舍的一大部份給修女，並提供食宿達七個月之久。安納夫人自己則是三年前喪夫且失去了獨生女，所以若望幫助她面對這樣的生命劇痛，並希望協助她找到生命中痛苦的意義。他把自己與天主相遇痛苦而甜蜜的的神祕經驗，所寫出的詩：〈愛的活焰〉，題獻給安納夫人。並約在一五八六年，應安納夫人註解此詩的請求，若望在百忙之中，兩週內完成這部曠世靈修的小書，並題名贈予安納夫人。

另外，第二幕的標題，為什麼稱為禮物呢？就要先從這本書中，從若望的詩提出一個問題來解答：「祢隱藏在那裏？」。若望以自己的經驗回答說，愛的注視是天主與我們之間建立關係的重要橋樑。而天主祂隱藏在那裏呢？事實上，祂不在我們身外，祂就在我們至深的靈魂中心。而他以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天主想對我們說的是：「我是你的，也是為了你，我歡樂於我的所是，為成為你的，並親自把我自己給你。」在婚禮中，新郎給新娘最好的禮物，其實就是自己。最體貼的新郎，就是無時無刻與新娘陪伴與經

歷的那位。天主這位新郎，為了愛每個與祂親近的人（新娘），決定居住在新娘的心內，按照祂的本性賜給恩寵。十字若望說：「在天主之外，事事都狹隘」，神自己就是最大的禮物。

第三幕轉到聖十字若望的內心劇。受到撞擊以後，天主想居住在人的心中。但是心中有太多受造物充滿，需要空出一個空間來容納。若望說：「為了要接受，要騰出空間給天主。」。所以這一幕的標題就是空間。要通往這條的喜樂之路，需要空虛自己，甚至放棄自我實現的世俗價值，只為了與天主建立接合的關係。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十三章11節談到這種虛無（*Nada*）的境界：

為達到享受一切，不要渴望享受什麼。

為達到占有的一切，不要渴望占有什麼。

為達到是一切，不要渴望是甚麼……

為達到你未有之知，你必須經過那無知之路

若望的態度就是，保持雙手空空的，接受天主，及祂所給予的一切。對若望來說，關鍵的問題不是：「我的成就是什麼」，而是將天主教在強力接近我們並給予的途徑中，所有

的一切障礙予以去除。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人的傾向與態度：想擁有事物，或讓任何事物占據心靈，「而讓世物與天主相提並論」（山 1·5·4）。所以，若望認為要建立與天主愛的關係，我們必須向許多受造物說：「不，我不需要你」，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為了愛，超越自己的種種渴望與傾向：講閒話、害怕、希望別人肯定、迎合權貴、討厭愚笨與髒臭的人。而我們就像木炭，當天主聖神愛的火焰，燒灼我們時，需要將炭中水分等阻止燃燒的雜質燒盡（空出空間）冒出黑煙，讓炭藉火轉化為赤紅的燒炭，才能融入在天主愛的火焰內。而祂的愛像火，從不偷懶！

「夜」是聖十字若望所有重要著作都觸及的主題，也是第四部份「醫治」重要的戲劇元素。聖十字若望在第二幕被非改革派挾持，逃離長達九個月的監獄生活後，在身體恢復的平靜過程中，他寫了另外一首流傳千古的詩——〈黑夜〉。黑夜在人生中無所不在，似乎看不到希望，以無奈、無知、混亂、巨痛、掙扎、沒有安慰等不順心的形式出現，但聖十字若望給予這些痛苦一個積極意義，他作證，黑夜最後帶給我們的是幸福：

在一個黑暗的夜裡

懸念般般，灼然著愛情

啊，幸福好運

沒有人留意我離去

我的家已靜息 (黑夜 1 · 1)

因為夜除了「我知道你的遭遇」，更「：重要的是，是正確做出回應」：鼓起勇氣、堅心忍耐、不要憂苦、信賴天主，進行愛的注視。

而夜有許多特性，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夜會取走我們的控制權，失去自我，而這個控制權最後以愛的形式回到我們身上。

第四幕演出深夜的旅程：若望在聖女大德蘭過世以後幾年，就開始經歷一波又一波的黑夜：首先，新任聖衣會長與前一任會長之間的糾紛，使他很難過。他本來應邀等找到適合的人選，準備去墨西哥建院，但他卻開始生病染上丹毒，在南部他需要待在一個會院養病。他可以選擇有很多朋友的培亞城，或該修院院長對他有宿怨的烏貝達城 (Ubeda)。若望選擇了後者。在不友善的環境下，他受到院長的折磨，等到省會長安東尼神父介入，才開始更積極治癒，但此時他已病人膏肓，最後的生命是在燒灼丹毒傷口的痛苦中度過，在他臨終前，這位惡待他的院長來到他的病床前，請求十字若望將他的日課給他，若望用富含深愛的口氣回答他說：「你是我的院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這大大感動了那位處處給他困難的院長。

最後一部，也是第五部分，標題為「相遇」。若望能夠在監牢中、甚或在晚年受到不公平對待時，仍能愛不喜歡他的人，因為他愛天主。若望說：「不是愛天主的事，有甚麼益處呢？在天主眼中又有什麼價值呢？」（山3：30·5）

這本書的作者依恩·瑪竇把三超德——信德、望德與愛德，對應到理智、記憶與意志連結，信德對若望來說是一種習性（habit）、藉著天主的聖言而確實存在，但同時因為信仰看不到、摸不到，也是黑暗的。而望德則是體會自己裡面，真的有聖神居住在內，不讓憂慮或激情把自己封閉在其中，而相信在我們內的能勝過世上的一切，換言之，凌駕於一切憂慮之上。愛德則是注視天主，了解並配合天主的行動，使我們的靈魂跟祂一樣。簡言之，如果天主是火，當祂接觸我們，我們也變成火了。就如聖子愛我們，放棄在天上的生活，而親自降生成人，居住在人間一樣。而祂對我們的愛，不停止也不偷懶。耶穌如同我們的新郎，以無比深愛的眼光，看著祂的新娘：我，細察我們每一個人的美善。

回顧若望的一生，受盡無數的身心痛苦；被非赤足會士的迫害，想看母親與聖女大德蘭，卻無法成行；奉獻一生給修會卻被同修會會士虐待；在身體劇痛且修會分裂不睦之下，若望離世。在若望被關在監獄中三個月後，在寫作〈靈歌〉與〈黑夜〉等詩以前，他的第一首詩，配合以當時流行的曲調所寫的〈歌謠〉，一共有九幕。雖然韻文無令人驚奇之處，但把聖子急於向天父回應祂的安排所說的：「我要去尋找我的新娘，我要親自背負她的愁

苦與磨難，她如此受苦，而現在，生命將是為她，因為我要為她而死，把她從湖中拉出，我將拯救她。」，耶穌是那在他身邊陪伴，感覺他的劇痛，為他流淚，並將他的痛苦變成喜樂的那一位。

鏡頭拉到二十一世紀，現在全世界許多人，依照著聖十字若望對祈禱者默觀的建議祈禱。回應天主在他們生活當中給予的種種撞擊：不論是物質上的或精神上的匱乏、意外事件的創傷，甚至是在追求物質、名望與地位後，光鮮亮麗後的種種空虛。這個空虛與無意義，並非偶然，而是天主要用自己，用滿滿的愛來填滿我們。天主撞擊後，我們可以這樣地回應嗎？

作者簡介：

黃嘉斌是英國巴斯大學博士，現職於技術研究機構，擔任專案經理；並參與跨基督宗派的信望愛社團，與得勝者課程的義工老師；於教會小組與慕道友教友的服事。

從小領洗，但到青少年開始懷疑天主的存在與天主是創造天地的真神。索性於就讀新竹高中時不進教堂，直至高三大學聯考前夕，領受到來自天主的平安，才確信天主。經過大專同學會與基督生活團、神恩復興運動陶成。先後任職於投資界之投信、投顧等十多年，經歷金融大起大落歸零之經驗，轉至科技公司與研究機構。轉職後，在祈禱中獲得指示，前往英國進修，並蒙主恩寵，成功申請到公費與英國 Chevening 獎學金。

推薦序五

祢愛我嗎？

張友青

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若心中只追求那些可達成的目標，當遇順境時，則心高氣傲，當遇逆境時，則垂頭喪氣。如何在起起伏伏的人生旅途中，尋找那內心深處永恆不變的光明，在本書中，作者透過對聖十字若望的生平及著作的分析及歸納，有系統地將聖十字若望的靈修呈現給讀者。

本書的作者從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看到了天主的自我給予，渴望住在我們內，因此，「我們的主要工作，不是建造，而是接受」。「為了接受，要騰出空間給天主」。這是多麼令人心中為之一振的見解。有多少次在低谷中，我們以為天主不再愛我們，因而徬徨度日，輕言放棄。但原來我們的天主是隨時隨地都願意進入我們的心中，作為我們的嚮導。可是當我們的心中為所失去短暫而虛幻的事物所占據時，沒有空間讓天主在我們內展現自己。

在騰出空間的教導上，作者提出聖十字若望的答覆：「藉著說『不』，建立你的自由。」而應該說「不」的地方，就是在我們的「欲望最牽掛之處」以及在「我們不準備去解決之處」。《瑪竇福音》十九章 16 - 24 節中，耶穌對少年說：「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少年人一聽這話，就憂悶的走了，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於是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富人難進天國。我再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易。」沉溺於世俗所給的暫時的享樂越多，阻礙也越多，更難為天主騰出空間。《若望福音》五章 6 - 8 節中，耶穌對患病已三十八年的癱子說：「你願意痊癒嗎？」，以及「起來，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這癱子在站起來的過程中，會經過「好辛苦，很想再癱回床上」的時刻，只有向自己想要放棄的心說「不」，完全交託給耶穌，才能接受天主的恩典。

作者從聖十字若望的教導中發現，為了使我們騰出空間來接受天主，天主親自下手打造空間，使我們在痛苦中成長、淨化。這些失敗、突發事件、控制權被強奪等雖然看似「夜」一樣黑暗，但如果我們以信德生活，相信這「夜」的旅程是邁向天主，而隨著聖神的帶領，這個旅程會帶我們進入真理，使我們認清自我的真相，還原謙虛的自己而獲得自由，投入完全的愛內，讓我們在黑暗的愛與憂苦中與復活的基督相遇而有基督的陪伴。但我們必須等到天主願意的時刻，而這個等待是治癒的一部分。

當我們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時，強行壓抑自己的感受而將注意力轉到其他的事情上是無法使受傷的心痊癒的。只有認真的面對自己的傷口，找出內心深處其實是驕傲的自己受傷，接受自己竟是如此的 imperfect，呼求天主的垂憐，並且相信天主一定會在對的時刻進入到自己內治癒自己，才能聽見那些使自己受傷的話語，其實是天主柔聲的問自己：「你愛我嗎？」

作者提出與天主相遇其實是一個兩難的問題，因為聖十字若望的天主是絕對的超越，但我們必須與祂相遇。作者在書中，依據聖十字若望的見解，提出了完整的解答。而我們驚嘆的是，作者將與天主相遇的經驗，比喻為天主的撞擊，呼應了我們主要的工作不是汲汲營營的建造，而是空空蕩蕩的接受，而真正的建造，是來自天主的撞擊的回響。

作者簡介：

張友青是在嬰兒時期就蒙主的恩寵領洗的天主教友，但在少年時期曾有一段時間遠離教會，感謝天主不離不棄恩賜歸回教會，現參與維護加爾默羅靈修網並為新竹市聖家堂的司琴，以及現任理律法律事務所的專利工程師。

【第一部分】序幕

混亂之外，並非只是混亂。

黑暗中有天主聖神，祂籠罩在死亡的水上，

有能力運行復活。



第一章 撞擊

十字若望對自覺改變不了的人說話。我們可能在生命中意識到一個召叫，呼喚我們成為自由、整全的，成為比現在更優質的我們。若望覺得這是伸展達及到天主的一個呼喚。不過，在我們內，有個無聲的怕懼，能使「改變」成為不可能。這個害怕是，當我們抵達了，可能會一無所獲。假定的問題是：如果我給出自己，天主會在我的生命中充滿我嗎？

面對可能終止於荒野的單向跑道，我們很自然不情願說：「好！」這是逐漸損毀人的恐懼感，當我們不能選擇別條跑道時，我們也絕不會完全選擇已有的這條跑道。

在這裡，若望有些幫助人的話要說。詩人、牧者和神祕家的若望，首先見證的是，天主在他生命中的撞擊。他已經冒過險，歷經磨難而不屈服，能夠很有威信地，對有同樣經歷的人講話。他證實了，在我們至極窮困時，這位天主，確實急迫地要和我們相遇、改變我們、充滿我們。

若望的語言形成對此撞擊的回響。他寫下動人的韻文詩：他的天主是詩，但散文則顯得鬆散。他以新娘和新郎的語法來寫——這是最不充足的形象，用來表達他所理解的天主。

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們的目的是要捕捉這個撞擊的回響，不是那麼著重於檢視若望的著作，而是透過他的著作，探究他的靈魂。我們目的是從中發現，他自我給予天主的見證。愛改變人。若望對天主之愛的見證，可以幫助我們信任和勇敢。

第二個目的。當事情順利時，一位慷慨的天主是非常美好的。不過，面臨事事拂逆，黑暗侵襲時，會怎樣呢？當信任的模式拋錨，或我們自覺已離得太遠，連試著提起勁都辦不到時，又怎樣呢？我們躊躇於外緣，一些生命中的事件——損失、失敗、壓力、罪——提醒我們亂成一團的威脅感。

這是若望的立足點：站立在變化無常的門檻處；他向我們保證，混亂之外，並非只是混亂。黑暗中有天主聖神，祂籠罩在死亡的水上，有能力運行復活。

本書的第二個目的如下：聆聽若望，他徹底地追隨摯愛的天主，達到天主彷彿不在的超越境地。

第三個目的。若望對於撞擊和黑暗的經驗，其本身並不擔保我們的生命對天主開放。聖經只知唯一的道路（大寫的 Way，意指基督）；只有當若望對我們論及耶穌時，才能說他的話對眾人有效。

深究若望的靈魂，那正是我們在尋找的基督。那是希望的所在，我們必會在那裡找到基督，賦予宇宙正確的方向。事實上，若望眼中的世界，係介於聖週五和復活主日——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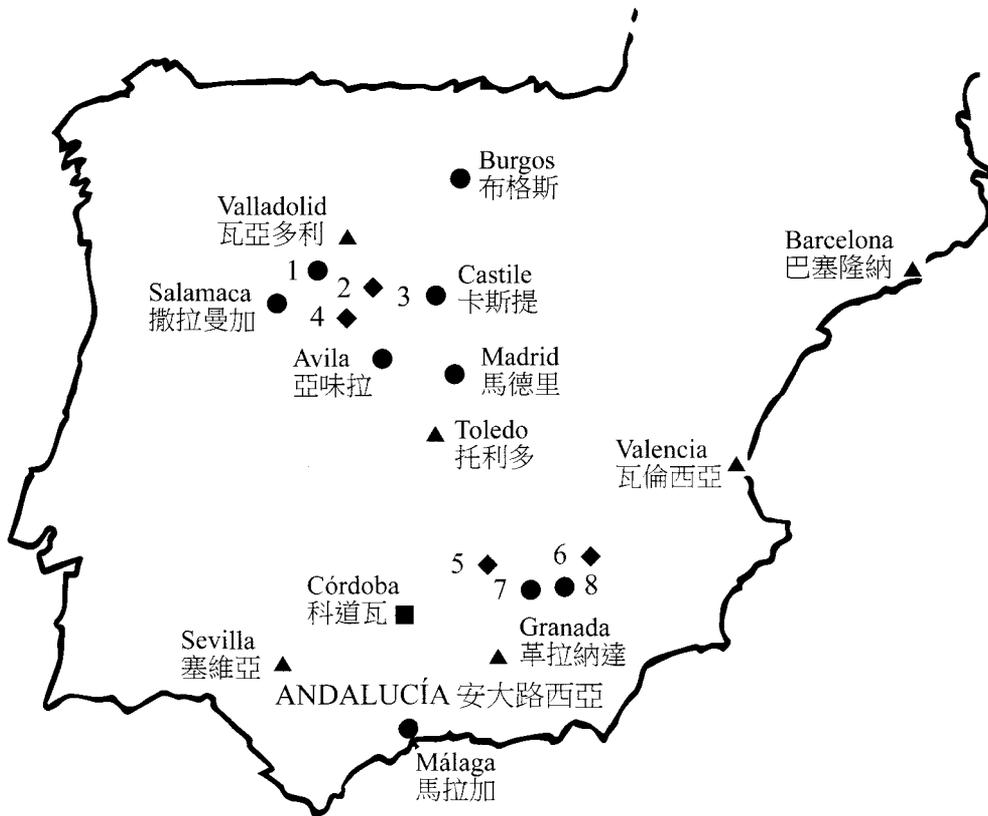
亡和復活之間，人人在當中都有個家。在我們的黑暗中，他找到耶穌的黑暗；他發出的回響即是復活節的撞擊。

若望的耶穌經驗——祂曾被釘死，現已獲得自由——當我們相信不可能改變時，若望的經驗會給我們勇氣。

為達到這點，我們將要逐步談論。第一步是去發現，若望談到耶穌時的最個人化用語，如果他只能說一次，他會說什麼（第二部分）；然後，我們要看靈修道路及其黑暗含有什麼意義（第三及四部分）；這會為我們打開和天主相遇的可能性，以信德和祈禱，引導我們體會耶穌在一切中的臨在（第五部分）。無論如何，若望的見證之完全可靠，最主要是因為來自他的生命。第一個問題是：若望什麼時候講話？他從何處來？他對誰說話？我們要來看他的早年生活，然後他的神職，再進入他的思想和內心。

聖十字若望的生平紀事

- 1542 出生於方堤貝羅
- 1551 遷居梅地納，接受教育，繼而開始做看護的工作
- 1563 進入梅地納的加爾默羅會
- 1564 以加爾默羅會士的身份，在撒拉曼加大學研讀
- 1567 祝聖為司鐸，會晤聖女大德蘭
- 1568 在男會士中開始推動大德蘭的改革
- 1572 在亞味拉降生隱院協助大德蘭
- 1577 12 月被捕，帶到托利多監禁
- 1578 8 月逃出托利多，前往西班牙南部
- 1578-82 先服務於貝雅斯附近，後來在大學區的培亞城
- 1582-8 服務於革拉納達－滿是寫作、行政管理和旅行的六年
- 1588 重返卡斯提的塞谷維亞，比較安靜的服務時期
- 1590 修會內意見紛歧，開始影響若望的職位
- 1591 若望遭受毀謗，預備前去墨西哥；在培紐耶納短暫的獨居，再到烏貝達，逝世於 12 月 13/14 日。



- 人口 10,000-25,000
- 人口 25,000-50,000
- ▲ 人口 50,000
- ◆ 其他中心

- | | |
|----------------------|------|
| 1 · Medina del Campo | 梅地納 |
| 2 · Arévalo | 阿雷巴羅 |
| 3 · Segovia | 塞谷維亞 |
| 4 · Fontiveros | 方堤貝羅 |
| 5 · La Penuela | 培紐耶納 |
| 6 · Beas de Segura | 貝雅斯 |
| 7 · Baeza | 培亞城 |
| 8 · Ubeda | 烏貝達 |

第二章 撞擊的回響

當我們對十字若望述說自己生命的陰影部分時，他懂不懂我們在說什麼呢？他曾否處於界外之地^①，面臨事情崩潰之際呢？這個問題是真實的。若望的著作相當內斂，與他的生命史，或與我們自己的複雜性，有時很難看出其間的關係。

在生活中，若望被視為「沉靜的人」；涉及他與天主的經驗方面，他「不輕易說那樣的事。」^②他的書亦然：「我」這個字，難得出現。清楚陳述美妙理論的篇章中，若期盼有個人的軼事，調和在他那不尋常的行文裡，這是可以諒解的。

隱匿是欺瞞。若望的著作正是來自他的經歷，這是事實，來自瀕臨最軟弱的時候。這是親身經驗的果實，所以，當我們接近他時，帶著我們的經驗，我們能期望受到歡迎。在本章中，我們要來察看這事。

隨時準備好接待親近他的人，這是若望與人「接觸」的第一個標記。一五九一年，四十九歲的若望過世。三十年來，他在加爾默羅男修會中受培育，成為神職人員。在他的

1. 界外之地（outer limits），在本書中，作者多次使用這個語詞，後來也改用 outer regions，他的意思是指超越人界限之外的各種情況，人很難接受的生命事件等等。
2. Testimony of Ana Maria, BMC 14.300。（*Biblioteca Mistica Carmelitana*, ed. P. Silverio, Burgos 1931）以下簡稱爲 BMC，這書中收集了當代的證詞，為進行聖十字若望的列聖品。

鐸職生活中，人們發現他很吸引人。

有個例子，兩位醫院的年輕服務員，在若望生病和虛弱期間，奉派陪他穿越西班牙³。喜歡若望，不會加給他們什麼好處，然而，當他們回到工作地點，他們詢問若望是誰，同時「感謝天主，能認識他，又陪伴他。」⁴

女僕華納（Juana）同樣如此：她從若望尋獲一生的支持。若望過世許久，當她已是老婦時，依舊珍藏鑲有若望肖像的小裝飾盒。若望的信仍舊對她說話，尤其在她慌亂不安時：「沒有什麼事物辜負妳……除了天主，什麼都不渴求的人，不會行走在黑暗中，無論在她自己看來，是如何貧困和黑暗……。」⁵

共同生活在團體中的會士，一再形容他是「親切和善」的。人們說他是「喜樂的，且對人隨和。」⁶這些證詞顯示出後顯的光輝，若望並非讓人縱聲大笑的人。不過，他一向的特質確實是喜悅的寧靜：

「他的面容和外表流露出喜樂和平安。我從未見過他悶悶不樂，及對自己或屬下憂眉不悅。他的舉止……總是溫文爾雅。」⁷

這話聽起來很好看；然而，這不單是一種快樂性情的果實。若望的個性，如同他的著作，交織著愛和痛苦。他出生於超強國的西班牙，同時充斥著普遍的貧窮和很深的歧視。

3. 此時的若望剛從牢獄逃脫，生病又虛弱。穿越西班牙，意指從北部下到南部安大路西亞。

4. Testimony of Francisca de San Eliseo, Crisógono 180 n. 27. (Crisógono de Jesús, *Vida de San Juan de la Cruz*. Madris, BAC 1982) 提及此書時，簡稱為 Crisógono。

5. 信 19，寫給 Juana de Pedraza，1589 年 10 月 12 日。

6. Testimony of Pablo de Santa María, Crisógono 412 n. 29; cf. pp.412—13。

7. Testimony of Fray Lucas de San José, BMC 14.283。

活在中世紀後期的世界，失敗者的存活境況是脆弱、不衛生，有時是殘忍的。如果若望活
出他的生命，並非因為他從小受到庇護，他暴露在生命裡敞開的創傷中，置身於此暴露中
成長。

愛和痛苦：故事是這樣的，若望的父親龔撒羅（Conzalo de Yepes），是來自托利多的
布商，做生意途經方堤貝羅（Fontivero）小鎮，愛上了以紡織謀生的孤女佳琳（Catalina
Alvares）。他們結了婚，龔撒羅被葉培斯（Yepes）家視為叛徒，斷絕關係，失去繼承權和
他的身分。一五四二年，第三個孩子若望（John de Yepes y Alvares）出生——生於因慷慨愛
情而辛酸備嚐的家庭中。

方堤貝羅的紅磚教堂中，一塊花崗岩石板上寫著：龔撒羅之墓；他是窮困的犧牲者，
活在中世紀的西班牙中心地帶，許多人飽受窮困和打擊。他的寡婦佳琳，帶著十二歲的方
濟各（Francisco de Yepes）、小路易（Luis de Yepes）和嬰兒若望，被迫上路謀求改善生計。
他們長途跋涉前往托利多，向家族的人求援，但卻一無所得。老二路易夭折，一家三口移
居阿雷巴羅（Árvalo），之後再搬到梅地納（Medina del Campo），這是卡斯提的商業中心，
他們期望羊毛商業能提供充足的工作。

總之，若望的童年顛沛流離，成長在對地位具有強烈意識的社會底層，度著朝夕不保
的生活。然而，由於他的母親溫良慈愛，又富於迎向挑戰的氣魄，他們的貧窮結實纍纍。

當他們與更窮的人共享（食物……），工作、活下去和接待（窮人）是這家人的口號。

若望九歲時，他們搬到梅地納，這是卡斯提的主要市場中心，吸引來自各地的貿易：北部的歐洲、東方和半島本身。同樣也招來疾病。若望在提供弱勢兒童受教育的地方上學，十多歲時，在城中的醫院當看護兼打雜，這是特別收容梅毒病患的救濟院。所以，在他敏感的青春期間，陪伴他的是感染性病的瀕死病患。再一次，這是個痛苦的環境，然而，這位青年能以相當強健和慈愛的感受來面對，我們的推測來自他後來對病人非常靈敏，如眾所周知的。

這段記述差不多是若望的半輩子。當他後來開始寫作時，所有這些愛和痛苦的經驗全蘊藏在他內。

亞味拉大德蘭也包括在內。正是她，幫助若望解決生命中的主要方向危機。

二十一歲的若望已決定自己的未來：離開醫院，加入加爾默羅男修會。探本溯源，此一修會始於以色列加爾默羅山的一群獨居隱士。於十三世紀西遷歐洲，他們來到大城市，自稱度祈禱、兄弟友愛和神職服務的生活，奉加爾默羅山童貞瑪利亞為主保。當年輕的看護（若望）深思他們在梅地納的生活方式，大概從中體會到這是個邀請，召叫他進入更深、更普遍的愛。

經過一年的初學，若望被送到加爾默羅學院，位於名聞遐邇的撒拉曼加大學城，在那大學研讀三年後，被祝聖為神父。但是他並不滿意。這個修會至少按他所知道的，無法滿足他的需求。或許，當他念及在家與在醫院那段日子赤貧的現實，和在大學的成績與高人一等的表現，兩相比較之下，他自語道：「這不會是真的。」無論為了什麼理由，他已準備要離開加爾默羅修會，尋求另一個更獨居、嚴格的生活。

這時，他遇到了真真實實的^⑧耶穌·德蘭(Teresa de Jesus)。她已在亞味拉建立一座革新的加爾默羅會隱修院，革新運動方興：她要建立足以合一的小團體、足以令人自由的貧窮、獻身於在祈禱中尋找天主的友誼，以此方式來協助治癒「著火」的世界^⑨。五十二歲的創會者已來到梅地納，建立她的第二座隱修院，並期盼帶動男修會的革新。

大德蘭很容易博得人的信任，「他們這麼盲目地信任我，我不曉得他們怎能做這樣的事！」^⑩彷彿地震的震央，她的影響迅速遍及西班牙全境。大德蘭強調，她和她的修女們，只不過希望祈禱，以紡織度日，這好像是個不容忽視的吸引或刺激。

若望更是一座火山，表面是岩石，內裡卻是熾燃烈焰。當大德蘭遇見若望，在這小個子會士身上，她看出若望享有她的精神。她很快寫信給一位朋友：「我請求您，請和這位神父談話，……雖然他個子小，但我認為他在天主的眼中是很大的。」^⑪大德蘭邀請若望

8. 真真實實的：原文是 *decidedly real*，是強調的說詞，意指真正的大德蘭，一位革新加爾默羅會的會母。

9. 聖女大德蘭《全德之路》1·5。

10. 大德蘭，信 19，寫給她的弟弟勞倫，1579 年 1 月 17 日。(trans. E. Allison Peers in *The letters of Saint Teresa Sheed & Ward, London 1980 vol. 1, p. 75*)。

11. 大德蘭，信 13，寫給方濟·撒爾謝多(Francisco de Salcedo)，1568 年。法醫的檢驗斷定若望的身高是 160 公分(5'3")。

參加她的革新修會。

若望方面，他發現大德蘭是落實理想的人，獻身於基督，毫無保留或防衛。年紀輕輕的若望，回答大德蘭說，「好！只要我不必等太久」¹²。

大德蘭和若望逐漸成了密友。他們互相了解。當若望離開，到了西班牙南方時，大德蘭寫道：「妳必定無法相信，他的離去讓我感到如何的孤單。」¹³ 同時，大德蘭也發現，雖然自己的個性深具感染力，若望卻是能堅持立場的人。最初開導若望度她的修道生活方式時，兩人對某些事的觀點並不一致，大德蘭承認，「有時我也惱怒他！」¹⁴。

幾年後，兩人重新會合（一五七二～七四）。大德蘭受命整頓亞味拉當地一座凌亂失序的隱修院。隱修院中有一百三十位以上的修女，度著非常鬆散的禁地和祈禱生活。有的修女很富裕，她們有套房，甚至有僕人；有的卻貧窮匱乏。隱修院徒有其表，形同虛設。

為了提升修院的素質，大德蘭邀請若望擔任駐院司鐸。由於若望的聖德聲譽日增，修女們對他的來到頗覺反感，認為若望企圖改變她們，這是她們從來都不願意的。不過，她們很快覺察出來，大德蘭的選擇是明智的。證人見證說：

「他（若望）容忍她們的不成全，無論多少次，他都會加以指出，按照她們不成全的步調，帶領她們前進，達到成全；他不用猛力，而以委婉的方法使她們茁壯。他以這種溫

12. 大德蘭，《建院記》3·17。

13. 大德蘭，信 268，寫給耶穌·安納（Ana de Jesús），1578年11月。

14. 信 13，寫給方濟·撒爾謝多（Francisco de Salcedo），1568年。

和又明智的忍耐，施予她們更多的恩惠。」¹⁵

當若望首次遇見大德蘭時，他對牧職毫無經驗。大德蘭幫忙塑造他；但若望也塑造了大德蘭。再一次，獻身與溫暖兼具，使若望成為真正的他。

若望的話語出自這一切的經歷：被愛和痛苦鍛煉出來的青少年；處於張力和鮮明憧憬影響之下，達到成熟的修道生活。不過，最後當他開始寫作時，他的生命彷彿穿過狹窄的漏斗，受到徹底的淨化，真是這樣，我們可以這麼說是穿過漏斗。

大德蘭的革新勢必醞釀糾紛。不願參加革新的人，免不了會有受責備的感受。大德蘭的一些男會士們的不當言行更是於事無補。此外，還牽涉到更大的政治問題，這個卡斯提的革新修會，受到斐理伯國王的擁護，以其革新的氣勢，撞擊原本完整的非革新修會，又有羅馬的背書。

這份壓抑的強烈敵意，於一五七七年，突然爆裂，且以十字若望為標靶。十二月初的一個寒夜，亞味拉駐院司鐸的小屋突遭襲擊。這位年輕人被帶去受審和處罰。十字若望就此失蹤。

反對革新的逮捕事件傳來，大德蘭擔憂會發生更糟的事。她上書國王：「我認為，要是他們（若望和他的同伴）陷入摩爾人手中，情況會更好些，因為或許會得到較多的憐

15. José de Jesús Maria Quiroga, *Historia de la vida y virtudes del venerable P. Fr. Juan de la Cruz...* Brussels 1628, I, 48, 194, resuming the testimonies of witnesses.
16. 大德蘭，信 211，寫給國王斐理伯二世，1577年12月4日。

憫。」¹⁶ 不過，儘管大德蘭的個性魅力十足，這一次，卻毫無成果。若望被挾持，越過嚴寒的瓜達拉馬山脈（Sierra Guadarrama），若望的朋友們對此毫不知情。剛開始，若望被押在牢房，後來關進一間小壁櫥，幾乎暗無天日，若望被丟棄在那裡。

托利多的冬天酷寒，夏天令人窒息。對若望而言，關禁閉意即營養不良、定時鞭打（造成多年不癒的創傷）、腐爛的衣服、蝨子。除此之外，還加上心理的折磨。捕捉他的那些人，故意在門口交談，捏造虛言，藉以搗動若望的思想。他們暗示說，若望會被裝進棺材裡，橫著出來。他們說革新修會——他的終生工作——已經瓦解。

這些話一再地侵襲若望的思想。當他吃著那送來的一點點食物時，他得處理可能中毒的恐懼感，還要應付那不斷滲透進來的想法，認為自己是個叛徒（即使沒有人說什麼，牢房的四壁即是清楚的指示了）——要知道，若望的修道背景植根於服從。若望承認，憂心大德蘭及其他人認為他已拋棄了他們，這是他最深的折磨。¹⁷

這些事全都湊在一起：身體和情緒的傷害；滿腦子憂心焦慮，盤旋不去；與天主的關係，漆黑一片。此時此刻，即使他需要感受天主的臨在，他的天主彷彿離得遠遠的，甚至很陌生，若望覺得自己像個陌生人。他後來的寫作證實當代證人的覺察：「他被關的期間，遭受極深的內在黑暗和痛苦」¹⁸；「有時候，（上主）完全隱退，讓他在漆黑的牢房中，內心滿是黑暗。」¹⁹

17. Testimony of Ana de San Bartolomé (in her *Obras Completas* 1, 65) ; Ana de San Alberto (BMC 10.401) , and of Inocencio de San Andrés, BMC 14.66 .
 18. Testimony of Inocencio de San andrés, Crisógono 156 n. 49 .
 19. Testimony of the nuns of Sabiote, in Eulogio Pacho *San Juan de la Cruz y sus escritos* Madrid, Ediciones Cristiandad 1969, p.111 .

到此地步，若望是個小孩。他已經山窮水盡，一點辦法也沒有，他被帶入界外之地（outer limits），在那裡，唯一的選擇是這位要來填滿的聖神，不然就是一片混亂。好似正常生活給的麻醉劑都用光了，他的內在自我被刮得一乾二淨，現在的疼痛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天主完全遠不可及。這是真的傷，使他發出毫無掩飾的呼聲，「你在哪裡？」

祢隱藏在那裏？心愛的，留下我獨自嘆息，

祢宛如雄鹿飛逝，於創傷我之後；

我追隨呼喚，卻杳無蹤跡。

這是〈靈歌〉的第一詩節，是若望被關在牢裡寫的詩作之一。真的很驚人，就是在這裡，在這樣的環境下，若望的成熟作品脫穎而出。

他後來寫的書，都是詩的註解，展現詩境，帶我們進到詩中，透過詩，洞察造就詩作的嚴酷考驗。所以，聆聽他的話，是個寶貴的特恩。當他終於開口發言，這位「沉靜的人」帶著我們，從散文，透過詩歌，進入他最私密的經驗，當他的生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時，他的天主是個「驚奇」（surprise）。

經過九個月的監禁後，若望逃脫了。不然的話，他必死無疑，死於他的日漸衰竭。在

短短的期間，經過多天的小心觀察，他沉住氣，動動腦筋，鬆開螺絲，終於脫離他的牢房。他從窗口墜下打結的床單布條，落在一個圍牆上，而後掉進一個庭院。再從那裡穿過城市，他搖搖晃晃，找到大德蘭的隱修院，尋求掩護。他的模樣糟透了。後來他幽默地說：「我被鞭打的次數超過聖保祿！」²⁰

即使這樣，身體的逃脫還不是若望的最大問題。托利多的事件，從中引起的人性衝突才是更大的問題。從法律的觀點而言，革新的男會士中，舉足輕重的標靶並非若望。事實上，沒有他，他的同伴們還是會繼續發展得相當好，從大德蘭惱火的請求可以斷定這事：「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好像已經沒有人記得這位聖人！」²¹再者，如果除去一些不必要的暴行，他的處罰，按照當時的教會法，是對待背命會士的標準模式。

然而，還有比人性衝突更大的問題。若望親自解釋這段經歷，視之為分享約納的標記——「被鯨魚吞下去」，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形容。²²當他後來寫到天主在人內的最深轉化時（心靈的夜），他使用相同的話語。

「他感到好像要被野獸吞下去，在黑暗的肚子裡被消化……靈魂處在這個黑暗死亡的墳墓裡，是很合宜的，為使他得到所希望的心靈復活。」²³

20. Testimony of Alonso de la Madre de Dios, BMC 14.387。譯註：聖保祿是羅馬公民，按羅馬法律的規定，每次受鞭打不許超過四十下。

21. 大德蘭，信 250，寫給 Jerónimo Gracián, 1578 年 8 月 19 日。

22. 聖十字若望，信 1，寫給 Catalina de Jesús, 1581 年 8 月 6 日。

23. 出自《兩種心靈的黑夜》2·6·1，星火文化出版，以下簡稱《黑夜》；參閱《瑪竇福音》十二章 40 節。

三天在大地的肚子裡：他意指自己的坐牢。他獲得分享耶穌死亡與復活的恩惠。

雖然他逃脫了，但是他的復活並非他的逃脫；在朋友們幫助他復原之前，他已復活了。

在牢中寫的詩是個記號，他已得到釋放，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詩句所表達的，不只是活生生的饑餓，而且也是填滿饑餓的禮物。數年後，當他註解〈靈歌〉時，他稱之為從「神祕領悟而來的愛」的果實。（靈歌序·1）詩作的寫成，不只是天賦，而是相遇——他說，是和主耶穌相遇，從相遇中，基督賦予他領悟、體驗和渴望。（靈歌序·1）

祇隱藏在那裏……？在那另類的貧乏中，語言彷彿已不再起作用，他得到的是基督的探訪。以小孩的眼睛，復活節清晨的煥然一新，他這麼寫：

我的愛人是綿綿的崇山峻嶺，

孤寂的森林幽谷，奇異奧妙的海島，

淙淙回響的江河，撩情的微風呼嘯。

寧靜的深夜於黎明初現之際，

默默無聲的音樂，萬籟交響的獨居，

舒暢深情的晚宴。（靈歌14 | 15）

什麼樣的探訪呢？若望能講出那種令人吃驚的與神相遇。（靈歌13）不過，若望更喜愛的是，從內裡或後面出現的臨在；就好像人走進暗室，獨自坐著……然後，過了幾分鐘，是的，有個人在那裡，一直都在，輪廓愈來愈清晰。在那裡，在黑暗當中，若望說有某種的陪伴和力量，……陪伴靈魂，使他堅強有力（黑夜2：11：7）——這臨在是輕柔的、覺察不出的、黑暗的，如果若望想去描述它，隨即煙消霧散，然而它卻支撐著若望的生命。這就是那探訪。

所以，乍看起來，若望的著作好似匿名之作。不過，一旦我們開始深入探究，會呈現出來他所說的一切——白熱化的詩歌，冷靜分享的散文——他說，是因為他從內心洞悉它們。他的作品是自傳式的，而且幾乎是超個人化的那種。

聆聽若望，我們聽到的是創意的話語。他不是唯一這麼說的人——這話像是老生常談。²⁴ 這不是他的天才創造出來的——他認為話語是極貧乏的。然而，他的說法是創意的，因為毫無保留地屬於他，就像是他自己的話一般說出來。在他的黑暗中，揭示給他的，是基督愛他的無償渴望。這是給出自我，給予窮人的天主：這個模式會解釋所有若望必須說的。

24. 老生常談：原文是 as old as Easter，直譯為「復活節般的古老」。

第三章 回響的落實

立刻給人良好印象，不是若望的強項。從托利多逃脫後，他下到南方安大路西亞省。

到了位於山脈的山丘下白色亮麗的小鎮——貝雅斯（Beas de Segura），三年前，大德蘭在此開始她的一個團體。修女們發覺，這位受刑人還是虛弱不堪，舉步蹣跚。她們很高興有他的來到，不過，當三十六歲的若望說，她們的聖會母是「我的女兒」時，惹來一些惱怒。其中一位修女寫信給大德蘭，提及這句令人不悅的說詞，又要求得到一位適宜的神師。大德蘭的回答頗為直接了當：

「我的女兒！妳那極不合理的抱怨，多麼令我驚訝！妳不是有『我的父親』十字若望會士和妳在一起嗎？他是個充滿神性和天上氣息的人。女兒啊！我可以告訴妳，自從他離開了我，全卡斯提我再找不到相似他的人……全院的修女都該去看她，並開放她們的心靈。那時，她們會明瞭所得的是何等的美善。」²⁵

25. 大德蘭，信 268，寫給 Ana de Jesús，1578 年 11 月。

大德蘭似乎已知道若望具有善解人意的本事。痛苦和愛塑造了他，同時也賦予他特別的能力，能進入、了解他人的內心。

這是我們的第二個開場白。第一個是確定若望的話來自經驗；第二是，這經驗使他能接近處於困境的人。

關於這事，有些動人的例子。有位名叫方濟各·巴斯（Francisco de Paz）的先生，因縱火燒了撒拉曼加一座女修院而逃亡。突然間，他的生活變成一場惡夢：他逃命到西班牙南方尋求避難，躲在加爾默羅會的會院裡。若望是當時的會院院長，無論這個罪犯的過去怎樣，他歡迎方濟各，待他如同團體中的一員。這位逃亡者後來追憶說，若望會士如何「使他開心，啟迪他的心靈，使他專注於天主。」他幫助方濟各妥善處理他的混亂——「這是我做不到的，如果在那裡——因天主的安排——這位聖人的勸語和榜樣不在我面前的話。」²⁶

另一事件，是若望的一個親密同伴若望·伊凡哲立斯大（Juan Evangelista）說的，涉及亞味拉的一位年輕女士。她顯然愛上了若望，而若望並沒有任何回應，她終於以熱情的方式進到若望的屋裡。關於若望的反應，伊凡哲立斯大有兩個記述。其一，他說，若望設法送她出去，他屢次告訴伊凡哲立斯大，這是他所經歷的最危險處境，因為她非常迷人。另一個記述說，若望「以他常有的忍耐」，能對她說，她做的是什麼事，使她看出這是一件錯事。「她循原路（跳牆）回家。」這件事指出若望的人性面，他對這位女士的人情味，

26. Alonso de la Madre de Dios relates this (see Jose Vicente Rodriguez, 'San Juan de la Cruz, talante dialogal?', *Revista de Espiritualidad* 1976 pp. 512—513).

及他與伊凡哲立斯大的友誼，伊凡哲立斯大說，「他總是很開放地和我談話。」²⁷

除了逃犯和闖入者之外，大家都知道若望是個善於聆聽的人，人家說他「對那整天教訓初學生，而不辨識其程度、因材施教的指導者，很不認同。」²⁸當他聆聽時，他願意學習，分享心靈的經歷；所以，對他而言，最愛的教導方式是問問題，根據他們的回答，帶領人更進一步。

方濟加 (Francisca)，一位貝雅斯會院的修女說：「由於他這麼聖善……」——我們期待的大概是，「他所說的話讓我們著火」；其實她說，「由於他這麼聖善，彷彿我們對他的每句話，都為他打開一道門……。」當若望問方濟加修女，她怎樣祈禱，修女的回答為他開啟這樣的一道門：修女說，「注視著天主的美，並歡欣於擁有天主的美。」這在若望的心靈引發共鳴，從中寫下更多的詩句——「心愛的，我們來欣享歡愉，在祢的美麗中，觀看我和祢……」²⁹若望能夠創造，因為他能夠學習；他是共同學習者，而非只是老師。

對別人靈敏是若望的特點，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天主的特性。他敢確信地這麼說，即使所處的當代文化中，修道生活的整齊劃一受到高度的推崇。對於靈修指導者，他們可能想要把人裝進框框裡，若望說：「天主帶領每一位走不同的道路，甚至連神修進程的一半，都幾乎找不到二個心靈是一致的。」（焰3·59）

沒有兩個人走相同的路線，因為每個人是獨一無二的，天主是變化無窮的。這個靈活

27. BMC 13.389, 391.

28. Quiroga Historia III, 3, 380.

29. 《靈歌 A》35—39 詩節。《靈歌》有兩個版本，通常稱為《靈歌 A》和《靈歌 B》，本書中引用的大部分是《靈歌 B》，所以不做特別標示，只有少數幾個引自第一版本的地方，標示為《靈歌 A》。參閱 Francisca's letter to Jeronimo de San Jose, 1629 年 11 月 9 日，及 BMC 14. 170。

性是若望的基本原則，即使有時他自己的系統和方案可能更清楚。

這靈活性是基本原則，因為唯有如此，對每個人的尊嚴才是公道的，因為是「至極美麗又完美的天主肖像。」（《攀登加爾默羅山》1·9·1，以下簡稱山）對於成長的法則也是公道的。成長雖有其危機，卻是逐步漸進的。所以若望說，人性，亦即每個人，都與基督締結婚約，就是當祂死於十字架上時，我們的婚約完成於領洗時。這一切是「憑天主的腳步，所以，立即就達到。」但是（若望說的神婚），得憑我們的腳步，很慢地逐步邁向目的（靈歌23·6）。

若望相信，這是天主的教學方法：以人能處置的方式，把祂自己給人。為什麼天主給人的經驗，是後來必須放開的呢？他說，因為，天主對待我們是以「井然有序、溫和及按照靈魂的模式。」（山2·17·3）

對話、尊敬、「逐步漸進」、「按照靈魂的模式」——若望說的，顯然是針對每一個不同、而且多半是不完善的生命。他要求如前所說的這樣閱讀。註解坐牢時寫成的詩〈靈歌〉時，他說，他只希望「以最概括的意思來解釋」。

「我也認為這樣是比較好的，因為這些愛的話語，最好以概括的意思來解釋，可使每人能各按其心靈的模式和能力，從中獲益，而不使之局限在某一狹窄的意義內，使每個人

的喜愛無所適從。」（靈歌序·2）

在他的詩中，若望帶領我們碰觸他的心跳，邀請我們的心隨之跳動。這是非常個人的相遇。

他的散文作品，就不是那麼個人化。我們許多人感到很難進入。大致上，他是寫給自己的加爾默羅男會士和隱修女。不過，他備受稱讚的作品《愛的活焰》，是寫給一位管理家庭的在俗主婦；充滿教導的書信，則是寫給各種生活階層的人。比較有問題的，或許是他專論在祈禱上成長的一個特別危機，此時，祈禱從繁瑣細節進展，達到單純化。³⁰這可能不是每個人的經驗。不過，這裡還是有理由，可以不讓人覺得進不去。

一個理由是，雖然若望時常聚焦於這個成長的危機，他也常借題發揮，帶領不同階段的讀者上路。所以，他期盼的是更深入的成長（最後，上達天堂）；他追溯較早的階段，那時這人開始認真看待天主，追溯到天主努力地把他引誘過來，遠至他受造時，「離開造物主的全能方舟。」（靈歌34·4）

更重要的，在成長的危機中所發生的事，顯示出天主的全程臨在。

如果我們抬頭觀望夜空，見到一顆流星，我們可能有各種反應。一個反應是說：「看！有顆流星。」這是真的，但卻不會讓我們深思，另一個反應是認出：「看啊！宇宙在動！」

30. 譯者按，作者在此指的是若望幫助靈魂達到默觀的教導，當人在祈禱上逐漸進入默觀時，要在適當的時候停止推論默想，以愛注視天主。

這也是真的，而且非常重要。

若望亦然：當他聚焦於某些非我們直接經驗的事時，各種的反應會呈現在我們面前。一個人會說，看發生在十字若望身上的事——多一樁存入神祕博物館的奇事。另一人會透露了解其深意和現象而說，「看！這就是天主的方式」；這些是我們旅程的地平線。

在我們內恩寵的事實——天主的子女、聖神的宮殿、羔羊的新娘——我們發現，在聖人身上展現無遺。

轉向若望時，靠近我們的是一位聖人，也是一位神祕家。一位聖人，因為他極度順從天主的行動；一位神祕家，他經驗的（天主）行動，就某種程度而言，是明顯的。他的聖德提供給我們基督徒的實踐方案：願意要天主所要的。他的「經驗」預告神性的自由——對於顯然的行動自由、對隱藏的行動自由，以變化無窮的方式，展示美麗。³¹

關於這些說法，我們可能不是這麼的「聖」——天主的旨意和我們的意願相碰，敲出的音調並不和諧。也不是這麼的「神祕」——天主的行動對我們的覺悟，碰撞得比較少。不過，獲知若望的生命事件，是個極重要的事，因為揭示出我們內的真相，雖然是萌芽期和隱藏的。

這是若望的最大天賦：不說很多我們該做什麼，也不精準立定我們在地圖中的位置，而是拉起簾幕，敞露整個旅途的真相。

31. 參閱山 2·5·7；2·16·6。

所以，若望有一句話要告訴我們，那話恰當又微妙。不過，也是緊急的話。如果他的寫作目的是燃燒愛火，他親身經驗的火焰，最後也會使我們著火，他視我們的潛力而定。關於他的散文，他是個勉而為之的作家。他因別人的堅持而寫（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³²）也為了他們的需求：「促使我著手這麼艱難的事」，不是因為「自認為有能力，而是信賴天主，祂將幫助我解釋這些事理，因為這對很多的靈魂非常必要……。」（山序·3）

若望活在篤信宗教信仰的年代。宗教事物什麼也不缺，然而，若望確實看出來，缺乏的是深度。他關心的不是添加什麼事物，而是幫助人碰觸已隱藏其中的活力。他寫道，加給自己非凡苦行的人，一事無成；如果他們能試著，以那些能力的一半，用在正確的地方，「他們在一個月內所得的神益，遠超過多年所做的所有操練。」³³（山1·8·4）其目的在於：不是榨取更多的力氣，而是打開道路，使所需求的達到真實的滿足。

他個人的故事，使他對這些需求很敏感。他感同身受，而使事情變得非常簡單。對若望來說，只有一個目標。對此目標的說法，他不大說「成全」這個語詞，這樣的說法，好像是讓我成為我自己；他偏愛的，是稱之為「結合」——「與天主結合」、「愛的結合」。他故意選用這個說法：人們所說的「成全，我們在此稱為靈魂與天主的結合。」（山·主題）他的整個重心在於不屈不撓的追尋：這人應該充滿這位天主。除非這位天主成為生命的心，否則生命是渙散的。

32. Testimony of Magdalena del Espiritu Santo, BMC 10.325.

33. 參閱山序·6、8。

無論人是否明白這事，他渴望著這樣的結合：為了達到這結合，「天主按祂的肖像和模樣造生她」（靈歌39·4），為此，以我們的本性，及得自天主的恩賜，我們經常渴求著，「其他非天主者」，都不會「使她的心得到滿足」（靈歌35·1），「總之，我們受造是為了這個愛的目的。」（靈歌29·3）

談到這事，若望不只分析類別。他辨識出一種真的可能性。他視之為存活的問題，當人對此事無知時，他感到「遺憾和同情」（焰3·27）；痛心、同情及某種的不信：「靈魂哪！你們受造是為了這些尊高崇偉，也是為此而蒙召！你們在做什麼呢？」（靈歌39·7）

上述的篇章中，我們會晤的是個沉靜的人，他和我們分享個人生命的歷史，且急於對我們的生命深談。現在，我們要來聆聽他說的話。靠近他時，我們知道他不會壓垮我們，不過，我們也知道，他的話要求很高，因為他已洞悉我們有成為尊貴偉大的潛能，而不願看我們受騙。他的迫切要求，可能使人氣餒。

無論如何，我們無法進入其著作，不是因為在成全的等級上太差勁。對若望而言，開始上路是覺得需要，及徹悟（「完全覺悟」）我們的生命不會圓滿，除非天主成為生命的中心。（靈歌1·1）這推動他在托利多的牢房開始寫作，他寫下來，也深入尋找：「祢

隱藏在哪裡？……我追隨呼喚，卻杳無蹤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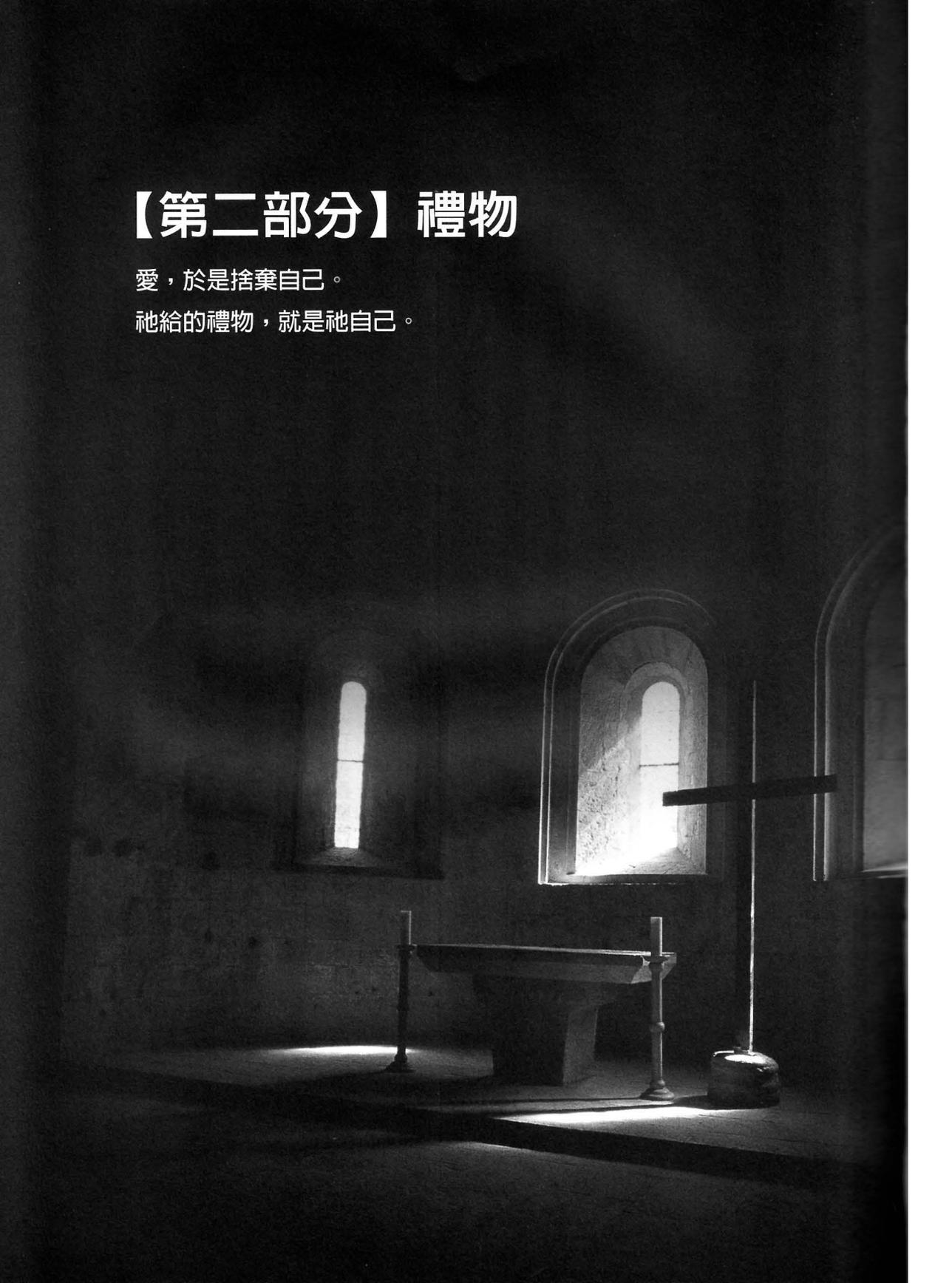
進不去，理由不是我們在哪裡，而是我們不願走遠。當我們願意尋找、改變、被改變時，我們是受歡迎的。我們能聆聽若望的回答，如果我們和他一起問：

「心愛的，祢隱藏在哪裡？」

【第二部分】禮物

愛，於是捨棄自己。

祂給的禮物，就是祂自己。



第四章 靜默的人說話

「天主教是愛」，說這話是容易的。不過，我們也知道有很難的話，基督說到十字架和窄門，祂要求死亡，祂的口舌是雙刃的利劍，祂的雙眼冒火。這位不只仁慈，而且是生活的天主，祂怎樣感受我們世上的血與肉、罪與美呢？天主宇宙大愛的理論是清楚的；然而，我們的問題多半是比較實際和特定的。既微不足道，又錯綜複雜的我，在與全聖天主之間的關係上，到底是站在哪裡呢？

我們轉向若望，因為他的回答具有權威。他敞露在天主的靠近（the Divine approach）中，他的話從中而來。現在我們必須找出來，在什麼地方，他以最濃縮的方式，對我們訴說他的天主經驗。他的著作多半是指導性、牧靈性的；不過，我們尋求的是，帶動一切的原始撞擊。

在他的作品《愛的活焰》中，我們找到這個撞擊。這首詩及其註解，可說是若望的孤島曠野之書，意即，如果所有的書都得拋棄，只能留下一本，那就是這本了。檢視他在這本書中說些什麼之前，首先我們要說明這個事實：在此我們擁有的，是最私密的若望。

自從他逃離監牢，下到南方安大路西亞之後，若望開始增寫且分享他在監牢中寫的詩。

他的加爾默羅兄弟姊妹們，學習他的詩，譜成樂曲。他的詩甚至遠傳達及大德蘭，傳回北部，大德蘭欣然聽人吟唱。他們要求詩人解釋其中的一些詩節，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他把一些註解寫在紙上。

他也寫下一些靈修指導的卡片和信，這是在亞味拉期間（一五七二—七七），他已經做過的事。有位在那裡的修女，懷舊地追憶說：「他具有一種本領，藉著他的話和所寫的卡片，安慰來找他的人。我個人得到一些（話和卡片）——還有些是談及靈修之事的便條，直到現在，我極其珍愛擁有它們。」³⁴

時候到了，不只是些小註解和字條，而是四部接續不斷的註解：《靈歌》——註解獄中寫的詩〈靈歌〉：「心愛的，祇隱藏在哪裡？」；《攀登加爾默羅山》和《黑夜》——註解名詩〈黑夜〉；還有《愛的活焰》——註解他寫給聖神的頌歌〈愛的活焰〉。

四部著作的著重點不同，風格互異。後來的篇章中，我們會探究其強調的面向。至於寫作的風格，《攀登加爾默羅山》比較是論文，談論基督徒的成長；《黑夜》是生動的敘述，描寫成長中最痛苦的部分；《靈歌》是抒情的，有時是寓意的，其成長的進程，是愛人在旅途中的尋找和相遇。不管怎麼說，所有的詩歌註解中，《愛的活焰》還是最靠近詩人的這個撞擊。《愛的活焰》書中有實際和指導的部分；不過，大部分的篇章，湧現詩節的深切涵意，字裡行間，蕩漾著詩般的畫面。這正是處在最悠閒中的若望，也因此能夠是最專注的。

34. Testimony of a nun in BMC 10.131 ; cited in John of the Cross obras p.92 ° (*San Juan De La Cruz Obras Completas*, edited by José Vicente Rodrigues and Federico Ruiz, Madrid, EDE 1993), 以下引用此書的地方，簡稱 obras °。

這是一首驚嘆的詩歌，真的是「不為」什麼，就只是驚嘆。

《愛的活焰》是若望最私密的著作，其記號是他寫作時的至極信任。他承認，有的讀者可能覺得困惑，有的會認為難以置信，不過他完全不以為自己言過其實。（焰1：15；3·1）

儘管若望的工作繁重，他信心十足，快速地寫下這部書。托利多（牢獄）經驗後的十年，是他生命中最忙碌的日子。在培亞城（Baza）充滿神恩的大學區，他建立了加爾默羅會學院後（一五七九-八四年），被調到革拉納達，該地會士的會院位於美麗的伊斯蘭教王宮旁，俯瞰全城，景緻壯麗華美。在那裡，有幅牆頭畫，代表瞎子乞丐說：「夫人，請給他施捨，因為生活有如革拉納達的盲人，不識悲傷。」這裡就是若望未來六年的家。

據說，若望很忙碌，在那段時期，他行走的旅程估計約八千六百英哩（等於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公里），尤其在西班牙南部，擔任德蘭隱修院和男會院的長上時（一五八五-八七），創下最高的紀錄。一封一五八六年六月的信上說：「這些日子，天主給我們這麼多要做的事，我們不能完全趕得上！」³⁵

正是在這樣不可能的環境下，他寫了《愛的活焰》（按現代小號字體印刷是六十頁）。根據他的朋友伊凡哲立斯大的敘述，著作本書時，他「任職代理省會長，由於安納夫人（Doña Ana de Peñalosa）的請求，他在非常忙碌的兩個星期內寫完，在此（革拉納達）會院。」³⁶

35. 信5，1586年6月寫給Ana de San Alberto。若望行程的細節來自Girolamo Salvatico，見*Dios Habla en la Noche*（多位作者，Madrid, EDE 1990）p. 303。

36. BMC 10·31。

以兩週的空檔時間寫完，整部書似乎展現出其靈感的湧現速度。

也呈現出信任，這部作品誕生於信賴的氛圍中。方才提及的安納夫人認識若望，是在若望首次抵達革拉納達時。若望陪伴八位修女，前來該地，希望興建一座修院。抵達時，他們發現總主教不願給許可，原本要給的房地產已經收回，導致修女們滿懷善志，卻無處可歸。安納夫人挪出自己的屋舍，收容他們。雖然不久後，總主教勉強同意（係歸功於一場雷雨燒了他的圖書室），合適的房地產來得更慢。安納夫人維持修女們的生計，必須延長到數月之久。

在此期間，若望會見安納的客人。安納發現若望是一位指導者，幫助她面對內心悸動的悲傷，賦予痛苦意義，因為三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和獨生女。

若望方面，他寫書獻給安納，視之為親密好友，尤其在若望生命末刻的那一年，遭受迫害，烏雲密布。有封寫於這期間的信，他承諾會記得她那快要聖為神父的弟弟：「雖然我健忘，他是這麼靠近他的姊姊，而他姊姊是我時常銘記心裡的人，所以，我也不能忘掉他。」³⁷

若望題獻《愛的活焰》給她：很明顯的，坦然的信任，使純真的分享成為可能。

到了最後，信任依舊存在。「明天我要前去烏貝達，治療低燒。」一五九一年九月，若望向她吐露（這是寫完《愛的活焰》後的五年）³⁸。這個低燒，顯示開始發作的丹毒不

37. 信 31，1591 年 9 月 21 日，寫給安納夫人。

38. 同上。

久將會感染全身，於是請外科醫師來。當醫師切除腫瘤，灼燒腐爛處，他的治療真的相當於善意的苦刑。這位醫師還是試著要治好他，嘗試中，他以獨特的方式認識了若望。病人懷著感激之情，送給他一份手稿，其中包括《愛的活焰》，彷彿是把給世界的最後遺物交託給他。

隨著這份信託和信任，《愛的活焰》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在此第三個記號是若望從容自在。

任何對經驗的談論，尤其是對神的經驗，總是會感到詞不達意。談說某一事件，畢竟，也只是「說」；所說的「火」這個字，絕不會燒到任何人。然而，在《愛的活焰》中，話語和真實之間的差距降到最低程度。至少對若望而言，他內的生命動力燒焦所觸及的紙張。「在愛內神化」，「於愛的火焰中燃燒」（焰A序·4）。言語可能很難領會，但他信任我們不致會錯意，不過，這好像也是若望真實對待自我的唯一方式。他等待著，直到他能夠是真實的：「談及心靈的深度，一個人必須回歸那些深度。」若望坦承解釋這首詩的抗拒之情，直到「此時，天主彷彿已揭示我些微知識，也惠予熱忱。」（焰A序·1）由於他的自承，他的祈禱，他的詩（表達祈禱），及他的散文（展現這詩），熾燃著前後一貫的熱力。在這裡，他的話語帶領我們，盡可能地親近他與天主的關係：「心靈的深度」，「揭示」。

最後的一個記號是，《愛的活焰》描寫經驗的方式是，話語無能為力，終至超越話

語。整部著作寫於托利多之後的多年，若望說，當愛有了時間時，達到「更深的特質」（焰A序：3）。他遠遠地越過邊界，深入人性和神性的領域，他承認，對他而言是新的，而言語必須延伸，配得上新的需求。

所以，當中世紀的神祕家說到內在的自我，如「心靈」、「中心」、「深處」時，若望願意說，「是的，不過更甚於此」。他形成新的組合語詞，表達那個「特別的超越」：「在靈心中」、「靈魂深處的最深實體」；甚至是「無限的中心」（焰2：10；3：68；2：8）。這就是那真實，必須使言語相符合。

使言語相符，或放棄：那也是個純真的標記。他伸展的言語，有時斷然無語，跟不上心靈的進度。假設的事能夠談論好幾個小時；但只有達到那裡的人會說：「我不會否認這事，雖然我無法予以解釋。」

「發生於靈魂，這麼崇高的天主事理，是沒有話語可以解釋的；對於領受的人，最貼切的表達是，他親自了解、體驗、享受它們，對所擁有的靜默無語。」（焰2：21）

《愛的活焰》是以這種自願的失敗主義結束的。關於天主聖神的噓氣，「我不想談論」；否則「必定會辭不達意……所以，為此之故，我就此停寫。結束。」（焰A 4：17）這是相當突然的結語，在後來的版本中，作者再做整理，然而他仍然選擇少說，而非多說。有

39. Dámaso Alonso, 「La poesía de San Juan de la Cruz (desde esta ladera) 」, *Obras Completas* vol. 2, Madrid 1973, p. 1015.

位評論家巧妙地說，若望的註釋「雖然風格不凡，卻是預知的失敗之作。」⁴⁰ 如果它們「成功」了，或它們的作者感到滿意，其內容會令人懷疑。

這是《愛的活焰》中的一些記號，若望是最真實的他——信任、親近、前後一致、沉靜。如果是這樣，在這裡，他對天主的見證，是最沒有防衛的，現在我們已準備好要來聆聽，首先是這首詩。

這首詩可能不會吸引每個人；可能不吸引「我們」。雖然這首詩有時用來作聖神降臨節的讚美詩，事實上，用之於祈禱，我們可能從未覺得自在。

只因一件事，這是情侶之間的話語。這位詩人在此受惠於世俗的情詩，不怕用來表達他與神的關係。更有甚者，他也受惠於傳統對《雅歌》的詮釋，這是雅威對以色列的情歌，也是羔羊對祂的教會、基督對靈魂的愛歌。若望之採取婚姻的圖像，不只是個文學巧思。這個比喻指出人神之間愛的本質連繫。根據聖經的描述，婚姻之愛本身包含超越自身的真實，如此神聖，指出並根源於基督對人類的愛。當聖十字若望使用這個語言時，他是站在教會的立場，「貞潔的新娘」許配給基督「她的唯一丈夫」（《格林多後書》十一章2節）。⁴¹

甚至承認了這事，我們仍然不認同若望的詩。不過，這裡的重點，不那麼在於對我們有用，而在於這是若望與他的天主之間的見證。重點是他說了，而「他」說了，就表示有

40. 參閱《瑪爾谷福音》二章19節；《若望福音》三章29節；《厄弗所書》五章22-32節；《若望默示錄》廿一章9節。

可能以此方式和天主建立關係。他願意作見證，不是見證容易的天主，而是活的天主，祂親近「我們世上的血與肉、罪與美」，若望認為這是以最不充分的方式說出的。

啊！愛的活火焰，

溫柔地觸傷我的靈魂

至深中心點！

既然祢已不再壓抑，

瞬即團圓！若是祢願意：

撕破此紗甜蜜相遇！

啊！溫柔的燒灼！

啊！歡愉的傷口！

啊！溫和的手！啊！柔巧的接觸，

永恆的生命得以品嚐，

所有的債務全部償還！

經歷死亡，祢以生命變化死亡。

啊！火的明燈！

在祢的光輝中，

感覺的深奧穴洞，

昔隱且盲，今放光芒，

完美絕倫地，

一起獻給心愛主溫暖與明光。

多麼的溫柔與深情！

祢在我的胸懷裡清醒！

在那裡，祢獨居幽隱；

在祢愉悅的嗑氣裡，

幸福與光榮滿溢，

祢多麼柔巧地傾心迷戀我！

如果這是若望對其生命與天主的最個人見證，這詩留給人什麼印象呢？可能是有多少讀者，就會有多少印象。如果在他的詩中，若望把自己交託給我們，他期許的是我們的回應。

不過，有個遍及整首詩的特點，如此地明顯，竟至幾乎被人忽略。那就是：詩節中，所有的初步行動都來自對方。

這是若望對天主的最純真見證。當若望最是他自己時，我們發現充滿他腦袋的天主，是一位至高無上的、行動的天主。

證據很簡單：從談及「祢」在做什麼的動詞，就可以看出來。祢穿透、償還、經歷死亡，給予生命、醒來、噓氣；祢所做的彷彿壓抑，然而，那是祢；祢可以撕破紗，然而那必須是祢。如果「我的」靈魂放射光芒，那是因為祢照耀她；而如果「我」愛，那是因為祢的愛喚醒了我。

當若望註解他的詩時，這個瀰漫全詩的特點是相同的。他的天主搶先一步，開始推動、給予、轉化；好像一道火焰闖入，達及「至深中點」。若望的宇宙沉浸在傾瀉自我的天主內。

詩的註解呈現出奇異的世界：若要倖存，我們必須吊銷不信。字裡行間充滿熱情的誇張，驚嘆連連：「啊！……多麼……！」作者明言，它們要說的是「情感和珍視」（焰1·2）。在《愛的活焰》中，若望驚喜得目瞪口呆，不是要解釋，而是說謝謝。

這個著作是他的「謝主曲」，就某方面而言，使之更難看懂——他的驚奇愈充滿，所

傳達的知識就愈少。就像有人無意中聽見瑪利亞的讚歌，會覺察出已發生了一些驚人的事，但卻不知道是什麼；在《愛的活焰》中，若望傳達的撞擊超過故事。那是要我們使這故事更充實；若望所做的是，提醒我們那些畫面是活的。

活的，也因此向無限界開放。他遇見的這位，不是拘謹、陳腐或疲憊的；他的天主是嶄新、大膽、充滿活力的。火焰、火、熾燃、燃燒——這基本的畫面有意說些什麼。

若望使之清楚詳盡。涉及天主之處，「愛從不愉懶，而是繼續不停地行動。」
(焰 1 · 8)

若望所認識的聖神是「無限的愛情之火」，能夠使心「著火燃燒，超越世上所有的熱火」。(焰 2 · 2)

祂的臨在是靈魂內的「宴會」，「彷彿詠唱一首永遠常新的新歌，其中蘊含著喜悅和愛。」(焰 1 · 9；2 · 36)

偕同像這樣的一位天主，旅途不會狹窄到陷入講究精緻、令人窒息的優雅；它展開，進入更廣闊的風景區，由此而衍生的更是真實，也更冒險。愛以幾何級數成長(2、4、8、16……)；以劇增的速度成長。(焰 3 · 79)

出神、無限的寬闊：這些特質取決於第三者，最根本的那位。就像這首詩悸動著另一位(即天主)的活動，同樣，註解的字裡行間，瀰漫的是覺察到自我通傳的天主，這位天

主的計畫，無非是以祂自己充滿我們。

這是天主的「話語」，說即是做，祂的行動，就是祂自己。（參閱 焰 1：5、7、4）火焰就是這一位，「妳新郎的聖神」，基督的嘔氣。這本書悸動著天主的熱望，要歸屬於他人。只有這樣，才能滿足「祂慷慨恩寵的大方」。祂給予，祂所給的是祂自己。（參閱 焰 2：16；1：3、6）

同樣，若望的謝主曲回應了「火焰聖神」，祂不是等著被靠近，祂盤旋上方要進來，強迫地進入，一旦進入，徹底燒透，直燒到這人的最深中心點。

這一直是若望的問題——「祢隱藏在哪裡？」他的思想取決於這個展望：不只是成全，而是在愛內結合，為此，他的話語頻頻出現：新娘與新郎、已婚的親密、聖經上基督的象徵，祂「愛了教會，並且捨棄了自己。」（《厄弗所書》五章 25 節）那麼，當我們以最純真的方式，回響若望的經驗時，我們發現他所知道的真相是：一位催迫著要給出自己的天主。

祂不只以普通的方式給予，如同陽光照射高山，卻特別把我留在幽暗的山谷。若望的天主進入面對這人，彷彿沒有別人。靈魂覺得，天主沒有要關心別的，「祂完全只為了這個靈魂。」（參閱 焰 2：36）天主以強勢進入，能夠協調對立，「以生命變化死亡」。祂的擁抱寬度，有如聖週五到復活主日，對他而言，沒有什麼是太過分。祂在靈魂內找到的不是重擔，或失望，而是「喜樂與歡慶」（焰 1：8）。若望敢把以下的話放在他的天主口中：

「我是妳的，也為了妳，我歡樂於我的所是，為能成為妳的，並把我自己給妳。」
(焰 3 · 6)

如果我們對《愛的活焰》的理解是正確的，若望真的有這個經驗。他知道，人們可能覺得那太過分而跟不上。他尋找解釋，他找到的唯一解釋是天主本身。

「當一個人去愛和善待他人時，以其本質與特性去愛和善待他；同樣，妳的淨配，居住在妳內，正如祂是天主，祂賜給妳恩寵。」(焰 3 · 6)

因為是印璽，所以蓋印；是火焰，所以燃燒；就像聖神渴望給——這是很大的「給」——所以「創傷也是很大的」(焰 A 2 · 6)。天主賜恩的尺度，是天主的渴望給予，祂的擔保就是祂自己。

此即若望最個人著作的氛圍：揭露出來的這一位天主，祂給予，並喚起喜樂和驚奇，祂是自己的保證人。最後，像這樣的一位天主，在給予時，祂轉化人。

然而，要跟得上若望的語言，有時很不容易，至少，他的天主不只是壓倒一切，祂的親近創造出多種可能性。關於天主的行動，祂最愛的動詞是「舉揚」：「天主的目的是為了舉揚靈魂。」（焰2·3；靈歌28·1）聖神不只來臨而已，祂「激發」、「邀請」，並且堅持地貫徹祂的親近，直到祂使這人「擴展、拓寬，且能接受火焰為止。」（焰1·23、28）聖神的親近是專家授課，而非表演節目：祂親自示範要怎麼做，把樂器放在我們手中，握著我們的手，和我們一起彈奏樂曲。（焰1·9；3·10）在給予時，天主使我們能接受，也能做出回應。

《愛的活焰》在此揭示人的尊貴，事實上，只有天主能揭開我們人性的部分，否則人性會一直處於休耕中。同樣，「靈魂的深洞」亦然，若望說，「充滿它們的無非是無限」。這個無限無量通常保持著隱藏（或許是令人感謝的事）——當圾垃丟進去時，卻會更形隱藏。不過，當這些洞穴「空虛又潔淨時，心靈感受到的乾渴、飢餓和切望是忍受不了的。……這些洞穴的容量是深奧的，因為它們能容納天主，而祂是深奧、無限的。」（焰3·18、22）

甚至連身體——模稜兩可、有時迷惑人、易於被濫用——也意謂著要承受「光榮」，而若望認為，身體已向著天主開放。他能說聖神喜樂地為全身肢體傳油，「甚至達及手和腳的關節末端！」（焰2·22）在神性的親近中，雖然有許多已經淨化，但似乎沒有什麼被丟棄。

對若望而言，聖保祿的話活了起來。他引述：「現在我生活，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焰2·34；《迦拉達人書》二章20節）這是復活，看起來，不只是歷史，也不單單是賞報，而是一個過程。《愛的活焰》開頭的第一節，描述的是成功的過程：這人「完全沐浴在光榮與愛中，在她的實體極深處，流溢出來的無非是光榮的河流。」（焰1·1）

在這個階段之前，我們可能覺得有點不在自己的深處內。若望的話——一位自我給予的天主，慷慨地布施自己給世界；人，被光榮環繞著——這是至極不可否認的。然而，無論以什麼形式，我們發現他的話是可以接受的，聆聽起來活力充沛。他的話說出天主和人的真理。如果不聽，會使作為人的我們受欺騙。

若望在此呈現的是一個奇異的世界，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它和我們的關係如何。不過，他已經堪受感恩，因為他已經做了最是基督徒的事：為復活作見證。分享他的信德經驗，他帶我們回到復活的清晨，讓我們瞥見聖父對其聖子之心的撞擊：

「啊！熱烈燃燒的愛，因祢愛的行動，祢按照我靈魂的最大包容力和力量，愉悅地光榮我。」（焰1·17）

第五章 福音有眼睛

想像一下，公園裡，坐在靜靜的長板凳，叢叢花壇間，背後有樹籬……正在寫一封相當個人的信，專注地寫著……有人在那裡——從你的眼角，你注意到——有人在那裡看著你；已有一些時候了……那是多麼曝光的時刻！

福音有眼睛——若望稱之為「我如此渴望的雙眼」——旅途到了此刻，新娘遇見那雙眼睛，一直以來都注視著她：「她覺得祂現在經常看著她。」⁴¹「這是曝光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在對方的生活和心中是個要素。在《愛的活焰》中，若望已經捕捉了那時刻，並傳達給我們。事實上，那時刻包含我們的整個存在。本章中，我們希望特別著重若望話語的廣博深意。

人們說，「一個人受光照」，並非「當他們得到想法時」，而是「當某人看著他們時」⁴²。一個人受光照，是當另一人愛他們時。眼睛是達到內心的窗：它們徹底穿透這人，有能力抽出生命。

41. 《靈歌 A》11·4。

42. 見 Henri de Lubac, *Catholicism: a study of the corporate destiny of mankind*, Burns and Oates 1950, p. 181。

同樣，福音也有眼睛，它們不是冷靜無情的，也不是被動的。它們的注視不是觀看藝術館的注視，驚奇地逐一瀏覽陳列品，看過之後，顯然什麼改變都沒有。福音的注視吸引所看見的，也發生影響：「天主的注視就是愛和施予恩惠。」（靈歌19·6）這些眼睛是有影響力的：「天主的注視賦予靈魂四種益處，就是：使她潔淨，給她恩寵、使她富裕、給她光照。」（靈歌33·1）

這句話是在〈靈歌〉快結束時說的，作者在此回顧他的整個歷程，並感謝天主，因為這是全然可能的（詩節32—33）。其中包含注視基督徒生活的完整方式。基督信仰是有效力的，這效力來自天主持續地注視我們，祂的眼睛熱切期待、放射光輝、貫穿滲透且顯出美麗。

當祢注視我，

祢的眼睛刻印恩寵於我；

所以祢追求我，

在其中，我的雙眼堪當仰望祢，

朝拜所看見的祢。（〈靈歌〉32詩節）

這些福音的眼睛，就是傳統上說的「恩寵」：天主，祂給予，祂的禮物使我們能夠答覆。

若望靈巧地解說這個道理：「由於天主把祂的恩寵放在靈魂內，就是使她堪當和能接受祂的愛。」（靈歌 32·5）這個注視是每位基督徒努力工作的基礎——「因為沒有祂的恩寵，沒有人能堪受祂的恩寵。」（同上）麻煩的是，因為這是基礎，如空氣般瀰漫，這個神性的推動可能被忘記，我們的宗教也就成了人的事業，紛亂、繁文縟節、沉悶至極。若望說，「在天主之外，事事都狹隘。」^④

神祕家靈敏地覺察，這是天主的事業，因而幫助空氣流通。《愛的活焰》辦到這點，彷彿是頌揚天主推動的讚歌，提醒我們，指出這不是現象性的機會，而是事情的恆常狀態。「我是你的，也為了你……」——這是已揭露並以大字寫出的恩寵。若望以「深受光照的信德」，也以「揭開的」面紗，經驗天主的自我給予。（焰序：1；3·8）然而，他說：

「天主經常這樣行動，如同靈魂所看出來的，祂引導和管理萬物，賜給萬物存有、德能、恩寵和恩惠，以祂的德能、臨在和實體支持萬有。」（焰 4·7）

《愛的活焰》透徹根植於天主本身的一個「經常行動」：在一種永恆的給予中，聖父給聖子，聖子給聖父，專注於聖神，向我們保證，有呼吸的無限空間：

43. 信 13，寫給一位加爾默羅男會士，1587年4月14日（？）。

「聖父只說一句話，就是祂的聖子，祂在永恆的靜默內，不斷地說這句話。在靜默中，靈魂必會聽到這句話。」（話語99）

對若望而言，有個完整的宇宙，其證據就是天主的涉入。這早在《靈歌》第五詩節就出現，是新娘尋求心愛主標記的最初答覆。受造界回答，祂確實路過，披戴著祂「以美麗……」所注視的樣樣事物。

「一個人受光照，是當某人看著他們時。」當天主注視時，渾沌受到光照。「新郎」投射祂的注視，穿越深淵的表面，跨越過去，灑下生命。此乃若望對創造的驚人領悟：宇宙，其中的每一因素、每一事件，那些事件的網絡都連結一起——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友誼、所有的歷史——全都經由另一位（即天主）的眼睛而給予，眼睛通傳存有給世界。像這樣的一個創造，其美麗是五彩繽紛的，就像天主聖言，仁慈又廣泛地匆匆一瞥，「傾下千般恩寵」，使整個宇宙充滿祂的形跡。（《靈歌》5 詩節）

在這裡，對天主創造的行動，有個令人驚奇的覺察，不只是原初的起始，而且是現在的事件。這事件是溫和的，就某種意義而言，是順應人的，而且也是充滿愛的，如同關心者的注視。

還有令人驚奇的一層含意，這宇宙也具有一個特質，當聖父注視時，祂透過祂的聖子

而注視。聖子是祂的聖容，對世界微笑。「天主看了祂所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創造含有「相似聖子」的色彩，一種「相似聖子」的模型，惟有聖子能夠填滿。

若望真正關心的是：聖子要來充滿我們。祂的雙眼不只以存有注視我們，而且以友誼注視我們，當祂以人性的雙目和我們相遇時，這友誼是可能的。人性之受光照，是當聖子降生成人，注視我們，吸引我們離開自我，高舉我們上達於祂，因此，整個宇宙得以更新。

「這事完成於祂降生成人時，在天主的美麗中舉揚人性，因此也舉揚所有在祂內的受造物，……：因祂聖子的降生，及肉身的光榮復活，在這個舉揚中，聖父不僅局部美化受造物，而且我們能說，替萬物穿上美麗尊貴的衣裳。」（靈歌 5 . 4）

這位天主，「祂的凝望，替諸天和大地穿上美麗和喜悅的衣裳」：這就是若望怎樣了解基督的事件，降生與復活，確認宇宙本身的真意。（靈歌 6 . 1）在《愛的活焰》中，也是用同樣的方式，他解釋最個人的經驗（環繞著喜樂和愛）。這裡的要點是：他的神秘經驗紮根在基督的奧蹟內。那也是我們的立場，無論對我們的撞擊多麼不一樣；所以，若望的話也是我們的話：他的訊息能再喚醒我們，使我們覺察自己是誰。

《愛的活焰》中有個段落，以強有力的方式，做了個轉變，從若望的個人經驗談到我們。

作者在註解第三詩節的「感覺深洞」時，不願中斷寫作的思潮，他之決定這麼做，是因為他必須說的話這麼重要，「這是非常要緊的，不只對這些非常精進的靈魂，對所有尋求心愛主者亦然。」（焰3·27）所以，在這裡，他轉換方向，囊括所有「尋找」天主的人——在某程度上，所有能和他一起問：「祢……在哪裡？」的人。這段話標示出書中主要的牧靈部分，談論祈禱的成長，（焰3·28 | 67）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作者以一種不尋常的權威語氣開始說：「我願意談論這事……」

「這是非常要緊的，不只對這些非常精進的靈魂，對所有尋求心愛主者亦然，我願談論這事。首先須知，如果靈魂在尋找天主，她的心愛主更是在尋找她」（焰3·27 | 28）

「天主更是」，因為天主先尋找，而且更進一步。這個訊息是：是天主祂在尋找，而且是一直都在尋找。祂執意繼續不斷尋找，達到極限：

「她的心愛主更是在尋找他。……這樣，靈魂必須了解，在油膏的傅抹和芬芳，所賜予的所有恩惠中，這個對天主的渴望，是在準備她接受其他更高貴和柔巧的油脂，使她更相稱天主的特質，直到準備好靈魂，達到這麼柔巧和純潔的程度，堪當與天主結合……。」

（焰3·28）

福音有眼睛；它們達到內心，予以改變。

我們必須做什麼？

在《愛的活焰》中，我們已經探究了若望最個人的經驗。我們發現其中最主要的想法，即覺察到一位撞擊的天主。現在他告訴我們，整個旅途中，這是天主的特質。這一切，要求的回應是什麼呢？

是一個去行動的召喚；下一章，我們要聽這事。不過，這行動基於一個態度，至於《愛的活焰》，就其尋求完全的答覆而言，和這個態度有關，最主要的，這個答覆要求我們相信。

相信，換句話說，就是信天主希望把祂自己給我們；信祂親自給我們，及祂立意給出禮物，貫徹其最終的結果。

相信是若望的要求，因為我們必須繼續的，可能全都是相信：天主的禮物對理智或感覺可能不明顯。相信天主的話，而非相信有證據的安全感，這必須是我們的至極擔保。

若望最早寫《愛的活焰》時，他說，紗是被揭開的。（焰A序：1）對他而言，這個假定的意思是，正常的情況下，紗是密閉的：聖神的行動通常比較隱藏。在那個情況下，我們所謂的他的「經驗」，本質上，是一個信德的真實，甚至在不明顯時，它仍是真的。

若望重新編寫《愛的活焰》，那是在生命末刻，處於痛苦的环境下，包括別人以有組

織的毀謗中傷他，這事件彷彿重擊他的靈魂，一封寫給安納夫人的信，暗示這點，這信寫自曠野的修院，遠避修會行政的風暴。

「我覺得非常好，願光榮歸於天主，一切安好。曠野的寬敞有助於靈魂和肉身。雖然靈魂感到很貧窮，應該是上主願意我的靈魂也有她心靈的曠野。」（信28）⁴⁴

若望靈魂中的曠野：即使如此，他能再確認《愛的活焰》中所說的一切。若望的聖神經驗，並非因為有感覺而受重視；其經驗之珍貴，因為那是真的，他能相信其真實，甚至當他沒有感覺時。

天主的行動，絕對是更深的，這位詩人（譯按，即若望）說：「達到隱秘的中心……」。缺少洞見或感覺——即使使人留處「乾枯、黑暗、被棄中」——也不證明「天主更加遠離」（靈歌1·4）。

在這些境況中，相信天主涉入其內，這是信任的非凡聲明。「天主解救我們脫離自己」，若望在他的一封信中這麼說：「願祂給我們祂所中悅的，當祂如此渴望時。」（信23）⁴⁵

就是這樣：依靠信德，而非證據。然而，這並非《愛的活焰》中，對信仰要求的主要

44. 1591年8月19日，寫給安納夫人。

45. 寫給一位受指導者，日期不詳。

面向。面對的危險，不在於我們信任錯誤的事，而在於我們停止相信；也許我們不會用許多話說出來，我們卻停止相信，不信自己是天主生命中的一個要素。

倖存要求某種懷疑論。我們都受過訓練，巧妙地應付世事，維持我們的渴望在現實的限度內。不過，在涉及天主之處，問題在於我們的渴望太少，而成長意指擴大我們的期望；或更好說，以祂的慷慨，而非我們的貧窮，來衡量我們的期望。

「渴望天主，就是準備與祂結合。」（焰3·26）像這樣的「信德渴望」，是若望思想體系中的發電機。當目標看似遙不可及時，他不建議我們勉強接受一些更易於應付的事。他同意，那是遙遠的，但他說，渴望會帶我們到那裡：

「靈魂必須懷著全部的渴望，切望那在今生不能知道，也不能進入內心的。」
（山2·4·6）

正是在這裡，接觸的確實性，即我們看見若望在《愛的活焰》中所敘述的，出現在面前：他從不撤回對天主的慷慨說詞。如果他預測讀者會搖頭（「這下子，你太離譜了」），沒有任何暗示他會答以：「是的，你對，我要改變說法。」他只說：「請相信我！」

這話，在《愛的活焰》的序言已經說了，基督的許諾——祂和聖父，要來住在愛祂的

人內（《若望福音》十四章23節）——確定基督的禮物：

「天主樂於賜給靈魂這麼崇高和奇異的恩惠，不必感到訝異；因為，如果我們仔細思量，祂是天主，且使靈魂如同天主，賜予無限的愛與慈惠，對我們而言，並非不可理解的。」

（焰序·2）

這個重點一再提出：「不要感到驚奇」；「並非不可置信，要相信，如同我們必須相信的……」；「我們無須驚奇……」（焰2·5、21、36）。在他修訂的最後版本中，有一段非常強而有力——好像反對的意見愈來愈大聲：「他豈不是太離譜了嗎？」同樣，他也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不疑惑會有一些人……無法了解……不知道它們……不相信，或認為言過其實，或以為不如其真實的本體……」（焰1·15）

他把所要說的話鎖定在自己的道德權威（我要回答），亦即根據天主的聖言：

「或以為不如其真實的本體。但是，我要回答這些人說：『光明之父（《雅歌》一章17

節），豐沛地普施自己，如同陽光普照，毫不小氣，天主不看人的情面（《宗徒大事錄》十章34節），無論哪裏有空隙，祂經常喜悅地沿著大街小巷顯示祂自己，既不遲疑，也不以為歡躍於塵寰之間，歡樂地與世人共處（《箴言》八章31節）不甚重要。」（焰1·15）

此乃《愛的活焰》向我們要求的：我們不要停止相信「天主渴望充滿我們」。這並非意指，如果我的相信足夠，某些神奇妙事就有希望發生。其含意，更好說是，一位慷慨的天主，祂毫不遲疑；在這個界限內，我選擇活出我的生命。

這是復活的信德（「沒有看見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若望福音》廿章29節））；這不在於我們得到復活主更多的顯現，而在於我們的主，祂在顯現時，表示現在祂是可以信賴的。這是信德，因渴望而堅強（雖然你們沒有看見祂，但是「你們愛祂」（《伯多祿前書》一章8節））；渴望，不是為了重覆若望的經驗，而是為了天主，天主銘刻在若望身上的印象，顯示出天主現在的生命力。

「祢先顯示祢自己，然後出來和那些渴望祢的人相遇。」（話語2）在另一位（即天主）先愛之處，我們方面的活力答覆是「渴望的信德」——相信先愛的是天主，祂的愛是有效力的。若望註解〈愛的活焰〉的這句話「爾醒於我心」時，他為我們祈求這個答覆。這個祈求連接作者和讀者，現在一起在那「經常」自我給予的天主內。

我主！

請祢喚醒我們，

光照我們，

使我們認識和愛慕祢常賜給我們的福分，

使我們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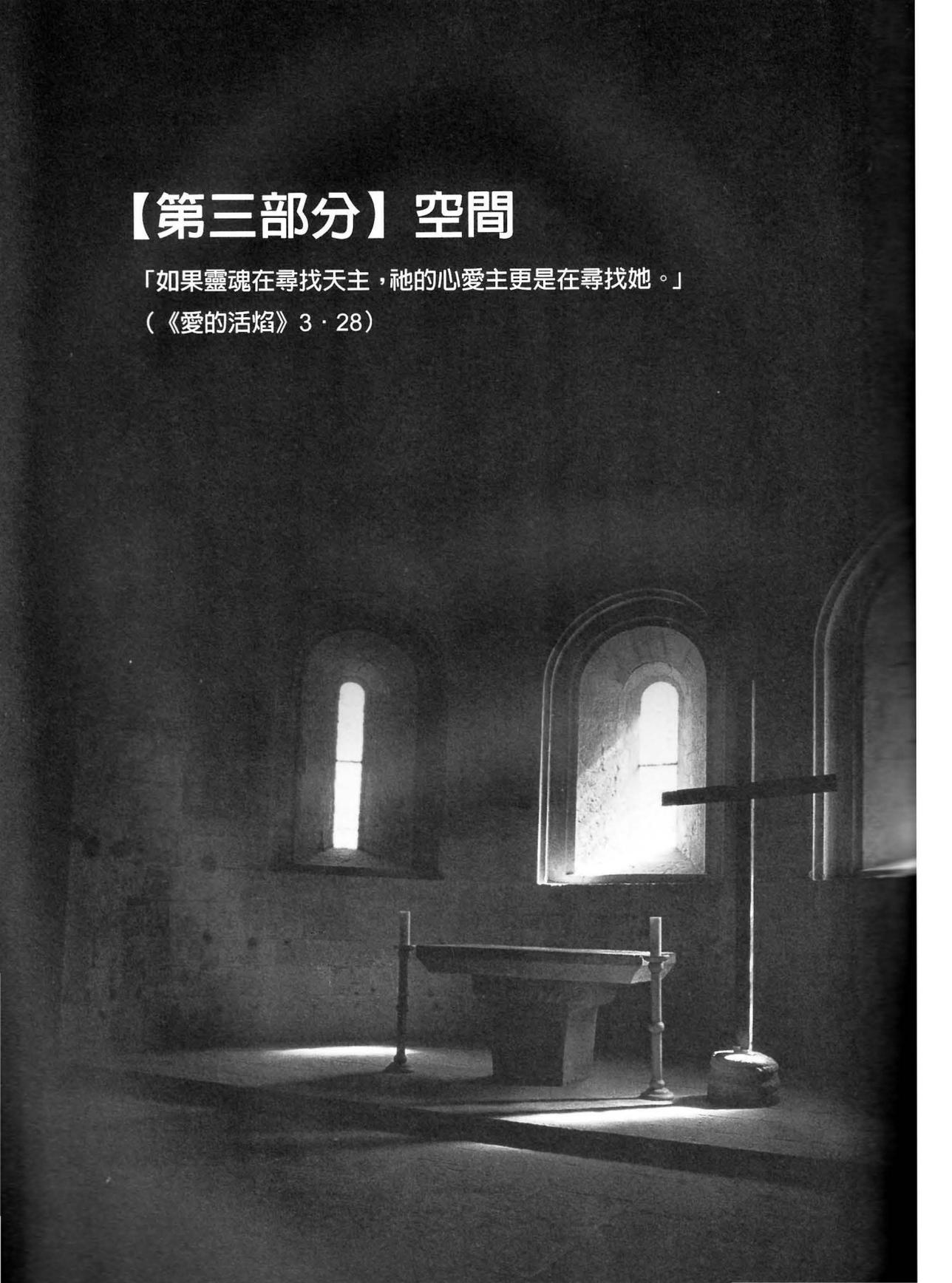
祢要來惠賜我們恩寵，

祢也一直記得我們。（焰 4 · 9）

【第三部分】空間

「如果靈魂在尋找天主，祂的心愛主更是在尋找她。」

（《愛的活焰》3·28）



第六章 正確的空虛

若望向來被稱為「世上最單純的人之一」⁴⁶。一旦在他的《愛的活焰》中，清晰無比地聆聽了天主在他靈魂的撞擊，我們的論題隨即轉換角度：他的見證——證實一位撞擊的天主，執意要把自己當作禮物，廣施於人——容許我們以他的觀點，來看他的其餘著作。一個人可以從上俯視林木成排的莊嚴街道，而不必置身於錯綜街道的交叉路口。這個旅途是值得，也是可能的。

「如果靈魂在尋找天主，祂的心愛主更是在尋找她。」（焰3·28）這是事實，這個事實要求我們在理解自己的角色上，做一個根本的修正。

當人身處困境又挨餓，必須打包上路，前往未知之地尋求食物，帶著剩餘的水，從灌木叢中開闢一條小路，希望有些可能打開一條通路，去到某地獲得一些什麼。但就在這時，傳來直升機的響聲，救援靠近了。一切都變了，現在需要的一件事是空間，使要來的能來。

這是修正：對若望而言，天主是一位靠近的天主，而我們的主要工作，不是建造，而是

46. Hans Urs von Balthasar (quoting H. Delacroix), in *The Glory of the Lord* (Edinburgh, T. & T. Clark 1986), vol. 3, p. 133 n. 124.

47. 參閱焰2·27：|11·5·2。

接受；關鍵字不太在於「成就」，而在於「空間」。「為了接受，要騰出空間給天主。」^①這是若望對基督徒工作的觀點，可能需要做些詳細說明。

若望使用兩種畫面來探討我們的角色。第一個畫面意味著依靠認真的努力去到達。攀登一座高山……

若望逃脫（托利多牢房）後，尚未開始培亞城和革拉納達的忙祿歲月之前，在塞古拉（Segura）山脈下的小山丘，他度過了幾個月，在那裡，他的服事包括每週走五、六英里，越過山丘，到貝雅斯隱修院（亦即，當初抵達該地時，沒有很肯定他的隱修院）。追溯這條往返的路程，一個人可以走迂迴曲折的路線，多花些時間，避開炎熱又有些難走的路。顯然，難走的路是比較直的路線。很有可能，若望特別找了出來，行走這條直路。

若望寫卡片給她們每一位修女，幫助她們在他離開時繼續學習。散布最廣的是「登山圖」（估計約有六十張），圖中有兩條寬路是行不通的絕路，及一條直達山頂的窄路（若加上喀擦喀擦作響的砂地與石頭聲，我們就是和他一起走向貝雅斯）。在中央的窄路上，寫著「nada」——虛無。一路上寫滿這個虛無、虛無、虛無……，在廣闊、寬敞、陽光普照的山頂，仍是虛無，但上面寫著：「至此已沒有道路，因為義人沒有法律，他本身就是法律。——在圖的下方，有些較長的文字，更進一步說明「虛無」：

為達到享受一切，不要渴望享受什麼。

為達到占有一切，不要渴望占有什麼。

為達到是一切，不要渴望是什麼……

為達到你未有之知，你必須經過那無知之路……

為達到你未有之有，你必須經過那無有之路。（山 1 · 13 · 11）

那麼，這是一個「前進」的畫面：攀登。這畫面的要求很高、徹底，又總括一切。在此，我們接近福音中的耶穌，祂要求所有的一切，也清楚地相信祂堪當這代價。我們也接近愛的本質，因為，除非愛的動力受挫，愛會朝向整全（totality）。

同時，正確地了解「虛無」也是很重要的。這個虛無，所說的不是：

「基督徒的進步，意指拋棄所有能給予喜樂的事物。」當然不是。

「基督徒的進步，意指努力追求成全。」也不太是這樣，雖然若望能運用這話。

除此之外，若望有意打開一條通往喜樂的道路，其優先並不在於自我實現（成全），而是關係（結合），如果從那些觀點來看這旅程，會使人以為基督徒精神無非是資優的測驗，在讚揚首席女歌手時，告訴大家不要以試音干擾她。如果天主是這麼遙遠，而且是這麼難，對福音的要求及其承諾，最好置之不理。

再來看看，「基督徒的前進，意指尋找給我生命喜樂的這位，祂似乎相信我，祂使我活力充沛。當我和祂在一起時，時時刻刻都是新發現；沒有祂，則是了無生趣。」

這話多少是若望要說的。正為此故，他動筆書寫，首先寫詩，也因此，他的詩呈現出愛人的追尋。心愛的——創傷我——我追隨——杳無蹤跡……。

如果前進是攀登，那麼，這不是基督徒運動員的孤單勞動。若望的走出去是活力充沛的，因為另一位愛人（天主）已「創傷」他，現在要牽掛的，也只能有一件事。

攀登、愛人的追尋，兩者屬於同一組的畫面，責任的所在是，這個人要走向相遇。

然而，另一種畫面則居首要地位。我們已經在「火焰」的象徵中看過了。在此情況中，是火焰進入；本質的活動，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另一位，即「淨配的神靈」（焰1·3）。在《愛的活焰》中，進入是擋不住，也是輝耀的。先前，當若望描寫旅途時，比較覺得這靠近是侵略性的——就像燃燒的火進入木頭，首先使它劈啪作響、滲出溼氣、烏黑並發出爆裂聲，直到木頭焚化成火。（焰序·3；1·3—4、22、33）然而，無論火焰是淨化或光榮，同樣是「愛的火焰」在靠近，在進入。（焰1·19）

這個推進一再發生：照射的陽光、凝視的眼睛、餵食的母親、湧流的水，這些天主的畫面，指出祂的開始推動和侵入。在這一組畫面中，強調的不是我們艱辛地開路，而是離

開這路。衡量進步，比較不在於占有土地，更在於使天主能調動的空間總額。「空間」、「空虛」是關鍵字；或，如若望說的，*nada*（虛無）。

帶人上達高山的就是這個 *nada*（虛無）。也必須是這樣。如果若望的寫作湧自一位侵入者天主的撞擊，「無論哪裡有空隙」（焰 1·15），祂慷慨地給予自己，那麼，唯一有意義的克修論，應該是這種：清除地面，讓路給突擊。所有若望必須說的「我們的工作」，都必須以此觀點來解釋。

寫給貝雅斯團體的信中，若望提及人們「不保持空虛，使天主能以不可言喻的愉悅充滿他們；因此他們離開天主，就像他們來的時候，雙手已經裝滿了，無法接受天主所要給的。願天主拯救我們脫免這麼壞的阻礙，它們阻擋了這麼甜蜜又令人愉悅的自由！」⁴⁸

保持雙手空空，承接天主所要給予的：顯然是基於若望的第一句話：一位自我給予的天主。否則，空間留給你的只是空間。「*nada*」會成為獨自唸出的悲傷字眼。相反的，這是一個祝福，因為「*nada*」總是在宣告，換得所給予的「萬有」。

所以，在若望的「登山圖」中，山頂是個極廣大的空間——「甚至在山上，也是虛無」——因為是天主的全然臨在：「只有天主的榮耀和光榮居於此山。」《愛的活焰》中有一段話把握了這個意思：「在天主的眼中，千年好像剛過去的昨天。」（《聖詠》八九首 4 節）

48. 信 7，1586 年 11 月 18 日。這句引言的英譯和原文略有出入，在此按原文譯出。

及「萬民在祂的面前好像烏有，在祂看來也只是空虛淨無。」（《依撒意亞》四十章17節）
「在靈魂面前，這些事物的輕重是一樣的，所有的事物都是虛無，她在自己眼中也是虛無。
對她來說，只有她的天主是萬有。」（焰1·32）

這個空如是福音，而不是法律；是詩歌，不是散文。是歡迎一位要來填滿的天主。

這是若望的視野，具有直接的影響。決定性的問題不是「我必須成就什麼？」而是「有什麼擋在路上？」我們要在下一章中探討。

第七章 障礙

有什麼能打開我們，迎向一位湧流的天主呢？這是若望所關心的：不只是重整碎片，而是使真實的接觸成為可能。《攀登加爾默羅山》的宗旨在於處理這事。首先來談點這部著作。

《攀登加爾默羅山》分成三卷，指出我們怎樣尚未備妥，然後建議我們如何劈開一道隙縫。閱讀此書是極費力的工作，書中系統井然，作者本人也覺察，因重視方法而導致的壓力（「我自知常過於長篇大論……」）。（山 2 · 14 · 14）

這本書很難讀；或更好說，閱讀容易（句子寫得夠清楚），只不過要正確讀懂就難了；我們很容易自認掌握了書中的真諦，實則不然，自以為是的把握，並非書中真正所說的。與作者同處的人有相同的問題：當中有一位說，若望常常為他們講解這部著作，「因為這麼難懂。」⁴⁹雖然書中的結構清楚，卻要等到對全書有整體概念時，書中的智慧才會顯露出來：「如果他繼續閱讀下去，一定會更明瞭前面的部分，因為後面的部分，將逐步解釋前面的道理。」（山序 · 8；2 · 1 · 3）若望熱切地建議，要多讀一遍。

49. Testimony of Baltasar de Jesus, in Eulogio Pacho San Juan de la Cruz y sus escritos Madrid, Ediciones Cristiandad 1969, p. 222.

如果本書是「這麼難看懂」，而生命是短暫的，我們是否該為此書而大費心思？如此的存疑是可以體諒的。我們讀這書是否取決於時間或品味呢？但若望毫無疑問地強調其內容的重要性：所談論的，「對很多的靈魂非常必要」，提出「實質的道理」，這是「很好的，而且相當要緊」（山序：3、8）。在此所提出的，不僅只是重整碎片而已；作者提出的道路，是徹底打破我們平庸的圈子。

那麼，是什麼阻礙了天主的進入呢？天主強行進入某人時，爭論點更在於這人的態度，而非他擁有什麼。

一個人有可能極端地放棄事物，以之餵飽自我，這真是無異於「野獸的補贖」（夜1：6：2）。對若望而言，創造的美麗是很美的——如果這是基督雙目的反映，必然是這樣。若望的同伴毫不懷疑他對美的欣賞，他帶他們去革拉納達周圍的山丘，高山峻嶺的芬芳瀰漫，使人沉浸於遠非思想和言語能表達的境界。他們也不懷疑他對藝術和高山形式的重視；顯然地，他的詩，既華美又充滿視覺的畫面，精心雕刻，有如藝術精品。在實際關係方面：如有所懷疑，若望會使這些質疑一掃而光：他寫給心情沮喪的華納說，「現在，我想做的最後一件事，是忘記妳，但請看，對像妳那樣在我心中的一位，又怎能做得到呢？」

（信19）⁵⁰

若望對哥哥方濟各的愛是個例證，顯示他對情誼的重視。方濟各的履歷實在很不起眼。

50. 1589年10月12日，寫給 Juana de Pedraza。

方濟各向來貧窮，有個妻子安納（Ana），生了七個孩子，只養活僅存的一個女兒。若望很喜愛哥哥在他身旁。在階層嚴明的社會中，若望對來訪的顯要人士炫耀說：「這位是我的哥哥，他是我世上的最大寶貝！」⁵¹

對若望而言，創造的美麗是很美的——人、藝術、自然界。他比較在意的是一顆愛的心，而非所愛的人或事物。那是展現自由或奴役的關鍵所在。

「我們所談的不是事物的缺乏，如果靈魂對事物懷有欲望，剝除事物並不能使靈魂赤裸。我們所說的是剝裸靈魂對事物的愛好和欲望，這才是真正的使靈魂即使擁有世物，仍能處於對世物的自由與空虛中。由於世物不能進入靈魂，世物本身並不能侵佔靈魂，也不能傷害靈魂，而是居住在靈魂內，那些對世物的意願與欲望才能危害靈魂。」（山 1：3：4）

焦點是在欲望上：如果欲望出了狀況——「錯亂」（山 1：9：3）——蜷縮於其內，堵塞了向對方的開放。那時「擁有的事物」「占據心靈」（山 3：15：1；靈歌 3：5）。所以，我們愛的的能力就會有問題；而這問題極為嚴重：

「靈魂只有一個意志，如果這意志被阻礙，專注於某個事物上，他會失去神性轉化須

51. Quiroga, *Historia* 1.1.369 (in Crisógono p. 281)

有的自由、孤獨和純潔。」（山 1：11：6）

當人、事物、事件在天主內被愛時，是和諧的。若是把天主放在一邊——亦即，「把世物和天主相提並論」（山 1：5：4）——情感活動受傷害的歷程就此展開，因而加害自己。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描述此傷害的畫面，淋漓盡致。首先是既熱心又迷人的——某一角色、某種關係、某個方案——繼而有了需求，必須賴以維生。開始要求這人專心致志。視野狹窄起來，觀點漸漸迷失，使人只看見眼前的東西，其他則一無所見。平安開始失去，理智得設法寬慰（「這是相當正常的」；「不做的話，有失公平」）。當連結的關係愈來愈緊密，到了必須做選擇時，好的事物就得犧牲掉……直到最後，犧牲掉這人的自我價值。這人終於痛心地震察，一切都錯了，然而，改變的可能性早已放棄。這就是所謂的奴役。（山 1：4：6）

若望點出問題的關鍵：當欲望出了狀況，逐步造成疲累、焦慮、混亂、罪惡感，終至陷於無能為力、束手無策的下場。（山 1：6：5）這是上癮的畫面，這人的沉迷害死了他。

說得含蓄些：

這個小組開始得很好。他們熱情洋溢，我也熱心幫忙。有時覺得我應該放手，讓他們自己來，但那有點說不過去。他們需要我；不管怎樣，在那裡我真覺得很爽。事實上，每一回到家，我就開始煩燥，等到和他們相處的另一個夜晚，我的心情才會好轉。現在，我們中有些人已開始非正式的聚會，每星期兩三次，我深信，彼此愈熟識，一起工作得愈好。

唯一有問題的，可以說，就是我的太太。她好像很氣我的行事。她為什麼小題大作呢？我理當有自己的空間，不是嗎？不管怎樣，只要我更投入些，我相信事情會更順暢——現在最要緊的是，不要破壞這個小團隊的平衡；這會使他們敗興的……。

失序錯亂就在於此，雖然帶來滿足，最後勢必扼殺喜樂。這關係開始時，好像是健康又有活力，不過，如果被占有欲主導，焦慮也隨之潛入（「她會怎麼想呢？」「我該道歉嗎？」），情況必須巧妙處理，這個「關係」必定擠掉其他的價值，而生活就在愈來愈緊繃的圈子裡，繞著這關係打轉。「他們生活在憂心痛苦，和其他許多的不幸中，導致死亡。他們不讓任何喜悅進入內心。」（山3·19·10）至於毫無貪戀之愛的自由，帶來「更多的歡樂和娛樂」；「如果他懷著據為己有的貪戀來看它們，他不能歡樂於其中。」（山3·20·2）

如果問題的關鍵是欲望，而非對象，同樣的毛病也會發生在最神聖的事物上。忽略自己的孩子是人們的通病，無論是為了他們的運動，或為了他們的祈禱團體。對於具有舉足輕重的人士會有此種失序，無論他是辦公室或教會團體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些是很不對勁的，當我們需要一直都有情緒高潮的感受時，無論來自社團或教會。沉迷：所沉迷的可能是時尚、地位、被需要、覺得安全、或心靈的幸福。若望尋求的是徹底的治癒，表面的改變是不夠的（山 3·35；6；38·25）。

關鍵點是內在專注的欲望，這欲望封鎖了人與人共融的空間。這就是當別人成為偶像，或成為威脅時。繼續前述的情節：

最要命的是，團體中有這麼一位，他自以為是什麼領導人物。至少有幾位告訴我，我應該在某晚讓他滾開。他們好像不懂，整個計劃都已準備妥當，如果有人插入一大堆好主意，數月以來所建構的，一夜之間就會化為烏有。在他沒有闖進之前，事情進行得多麼順利。我最好告訴他退出去，或滾走。

我們變大或變小，和我們所愛的對象有關。（山 1·4·8）當我賴以生活的界限

(horizon) 是天主時，我會有呼吸的空間。若是小於天主時，世界變得令人窒息。

這裡有個可行之道，在此，若望的讀者必會說，是的——請告訴我！

他的回答如下：藉著說「不」，建立你的自由。不！我不需要這個。我需要祢。

我不需要它，不是因為它不好，而是因為它處在中心而不好，而我要祢在中心。所以，今天對於這個情況，我說「不」。我不需要寫這封信，或打那個電話。今天我不需要收看這個節目。我不需要尋求這個人的肯定，或告訴那管事的人。我不需要做這些事，不是因為那些一定是壞事，而是因為我需要祢，當我表明自己真正想要的是祢，那時我能還給他自由，而非做個奴隸。

若望稱此為「棄絕」(denial)：以說「不」來獲得釋放。這是棄絕，所棄絕的不是人或事物，而是一個人對人或事物的依賴，因此清理出一個空間，以接受純真的共融。

在什麼地方說「不」呢？在我們的欲望最牽掛之處，在我們不準備去解決之處，就在這樣的關鍵點上。超越自我會打開一個空間，然而在別的領域素稱英雄者，在此真的不會有什麼成就。在那些領域，我已經自由。不過在這裡——在此控制、愉悅、成就或感情的領域——我被捆住，而選擇天主則會給我雙翅。(山 1: 11: 4)

若望說，小鳥被細線「綁住」，和被粗繩捆住沒有兩樣。細線容易掙斷，但除非掙斷它，

否則還是飛不起來。大致而言，其含意是，凡欲望失序之處，我們又願意順水推舟，這不是僅有的一次，而是成為習慣，那麼，這個情況就必須處理。（山 1·11·2）

在此，若望並非完美主義者。他說的不是連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一絲不苟。他的天主是界限廣闊的天主，而非拘泥小節者。若望不是完美主義者，但他是極端主義者。他是愛的極端主義者，當愛是全部時會「放下所有」。Nada（虛無）意指「無條件」；不是「無條件除了……」。如果愛是驅策的力量，任何我承諾說：「好」的生活領域，都不能是留待討論的領域。如果有像這樣的領域，愛應該把它放在台面上。

問題在於：肯定更大的愛，為了愛而超越個人的熱望。若望的著作有些例子指出什麼是必須超越的：講閒話的傾向（話語 140，146 | 147）、「令人膽怯的害怕」（信 3）⁵²、需要靠別人的肯定來支撐的幼稚（話語 145，152；信 19）⁵³，選擇迎合有吸引力的人，卻遠避笨拙和有臭味的人。（山 1·10·4；3·25·4）使人留守狹小格局的方式有這麼多。不過，無論處於生活的哪種領域，都能夠是個人的戰場，人整個生命的特質都牽涉在內。若望借用聖保祿的話說，有兩種特質或層次：「感官」的層次，及「心靈」的層次。值得我們對此一再深思。

52. 1582年，寫給 Ana de San Alberto。

53. 信 19，1589年10月12日，寫給 Juana de Pedraza。

觀光旅遊是極好的事，能讓人神奇地振奮精神。新的環境、不同的氣候、各地的食品，還有人群！最重要的是自由——擁有完美的自由去品味、嘗試、相遇及輕鬆度日，因此而重新振作，再返回日常的工作。

觀光旅遊是很棒的休息，不過，卻是悲哀的生活方式。這意指從不卸下行李，因此也從不明白「家」的含意。意思是，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感動的事成千上萬，內在的成長卻掛零；充其量，對所曾有過的事物，其懷舊的渴望是能否多待些日子。

麻煩在於一股催眠的魔力，讓人動個不停（keeping moving）⁵⁴——沒有一個地方像機場那麼緊急的。不停地動令人著迷，但卻愈來愈怕必須停止。所以，要有勇氣「留守」；當我不再喜歡動時，不要繼續動個不停，相反的，要留守，讓不再新奇的事物顯露其意想不到的深奧。

拒絕你的渴望，就會找到你的心所渴望的。你怎麼曉得自己的欲望如同是天主的呢？⁵⁵

靠著喜不喜歡——即享受、欲望、滿足、情感驅力——來過活，使人一直做個觀光客，做事多而又多，經驗卻少而又少。這是生活在「感官」的層面上。這話指出的不太在於感覺官能——身體、情緒，而是指一個人成為他或她自我需求的抵押品。這人的感官部分能

54. 動個不停（keeping moving）：表示一直停不下來，不斷地旅行，不斷地遷移，不斷的行動。

55. 《話語》15。最後一句的意思是，不要把自己的欲望和天主劃等號，以為凡內心的欲求都是從天主來的。

夠是：當身體和情緒處置合宜時，象徵豐盈的祝福；不過，當它們稱王，又主宰這人時，使我們成為「沉迷於肉欲」的人。「沉迷於肉欲的人」亦即，每個接下來的時刻，這人都 是被奴役的。

然而，如果一個人選擇，不用感覺來填滿空洞，不飛快地掠過另一個關係，或另一項計畫，而選擇透視當前的這個，生命會轉化，而活在一個嶄新的層面。若望稱之為「心靈的」。

起初會覺得這像是饑餓。若望說的是一種「語言」、「品味」、「質感」，一種「自由」、「平安」、「生命」尚待去發現，而非找到了，這些是無法獲悉的。「為達到你未有之知，你必須經過那無知之路。」（山 1 · 13 · 11）不用別的新奇事物來填滿空隙，會讓人覺得好像是饑餓，不過，卻讓純真的嶄新得以顯露。這使得人不像活在事物當中的消費者，而是活在人群中的人——適合於溝通共融，也合適以開放的手掌彼此相擁的愛。

這就是活於心靈的層面：一個人隨時待命，能夠溝通共融；對於另一位⁵⁶的恩賜備妥空間。這樣就不只是重整碎片而已。

56. 另一位（the Other）意指天主。

第八章 醫治的良方

「不，我不需要這個，我需要你。」若望在他最不被人了解的篇章中，搶眼地呈現這話。

繁瑣地敘述受（欲望）奴役的人之後，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三章，若望有意提供「一些良方」（山 1 · 13 · 1）；亦即從感官轉換到心靈的一些方式。就是說，一些有幫助和實際可行的良方，但卻使人感到洩氣，也覺得古怪。這一章值得我們更進一步來探索。

基本上，這裡的訊息是：選擇基督，習慣以祂做為行動的終極基礎，而非你的感受。「不是你的感受」，這話表達得相當清楚：

「為了克制和平息……情緒……經常努力傾向：

不是最容易的，而是最難的……不是那最多的，而是最少的……不是企盼什麼，而是什麼也不企盼……渴望為了基督，在世上的諸事中，進入完全的赤裸、空虛和赤貧。」

（山 1 · 13 · 5 — 6）

「不是……而是……」這是警戒式的說法，不過，應按其上下文提出三個要點。

第一，本章強調的是「辨識和審慎」，及「恰當地」行動。（山 1·13·7、4）⁵⁷除非一個人想要很快的讓人受不了，否則他總是會「恰當地」去做比較容易的事，「審慎地」選擇休息。這話和「努力」這個語詞相關連（「努力經常傾向……」），是若望的用語，表示很有意義的努力，及健全的步調。若望並非把這一切定為瘋狂的規則，要人盲目服從；他點出一個重要關鍵，值得去理解並付諸實行。

第二，所提出的勸告是暫時性的：這不是若望的重大貢獻，而是「一些良方」，是在達到內在自由的半路上。雖然一路上總有新的門檻，可是一旦獲得自由，就不必持續不斷地重新建立。學會游泳的人不必老是學游泳。若望告訴我們，其目標是「很快地」達到「很深的愉悅與安慰」。（山 1·13·7）

第三，所以若望不是說：「經常做那最難的……」，而是「努力經常傾向……」這似乎意指兩件事：要察看其價值，並取得裝備。

要「察看」空虛、較少、較差的「價值」。如果空虛的意思是，自製基督徒⁵⁸孤單攀爬，一個人不可能會「傾向」空虛。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一直聽到若望說的，天主是預期、提升、轉化、強行進入來填滿所有給祂的空間，那麼，空虛就有明顯的價值，我們也確實會「傾向」空虛。

57. 參閱《勸言》（Precautions）6；及信 21，1590 年 6 月 20 日，寫給 María de Jesús。

58. 自製基督徒（self-made Christian）：意即全憑自力成為基督徒。

如果我們有過相反的經驗，也會傾向空虛：精疲力竭於對自我形像的過分要求、「充滿自我」的幽閉恐懼症⁵⁹；而新鮮的活力來自有人告訴我們，不必那樣。

要「取得裝備」：那不是說要「經常去做」，而是要「能夠去做」。生活中會有挑戰，靠著這些挑戰，我們長大成。如果我們跌倒了，沒有人會責怪我們；這只不過意指，我們失去了機會，沒有達到經常真正想要的。好機會來了、擦身而過、不見了，我們仍然坐著，緊抱著自己。如果我們做出回應，這會是很棒的事，良心告訴我們要回應，不過，突然湧現的「從多方面而言」，使得我們癱瘓無力。當（大司祭）的使女窺探伯多祿時，使伯多祿癱瘓的，正是像這樣的缺乏內在的自由。當人們開始提到凱撒時，使得比拉多驚慌失措。這也使基督宗教（Christianity）高雅有禮，善意十足，但卻抵消其改變世界的力量。

為了保持靈活，以應付某天會來臨的挑戰，若望說，要習慣於超越自己。他指出，不要只做最令人輕鬆適意的。不要一直不斷地跑，而要保有適應力。這就是「取得裝備」。

如果這是《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三章的學習計畫，這確實是深遠的，而非古怪的。

關於「醫治的良方」，已說了許多不要靠個人的衝動生活，然而，還有更多的「良方」要說，從「是」，而非「不」開始說起。

59. 幽閉恐懼症（claustrophobia），是精神醫學的名稱，意指厭惡幽閉場所引起的恐懼症。

60. 效法基督的經常「欲望」，是單數的欲望 *apetido*。

「第一，在所做到一切事上，要懷有效法基督的經常欲望^⑥，相稱於基督的生活。必須仔細思量祂的生活，為的是知道如何效法祂，且在諸事中，像祂那樣行事作為……為了愛耶穌基督……保持空虛。在祂的一生中，除了滿全祂父親的旨意，祂沒有其他的愛好，也不希望有，祂稱之為祂的食物……」（山 1·13·3—4）

「不」的意思是：為了基督，確定一個更大的愛，一個「經常的欲望」。如同已訂婚的男女，如果現在只有兩人相偕外出，卻有人覺得他們可憐，這會讓他們感到好笑。同樣，對若望來說，他的合理化顯然是來自擁有以基督為中心。選擇祂，即是要求給祂空間，並賦予意義去剝除生活中任何的牽掛。

生活中已有很多的合理化。留守於令人不滿意的獻身、忠信於一位困難的人士，在不誠實的環境維持誠實，面對灰色的日子——生活總是迫使我們超越自我。問題是，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沒有選擇，或是以之做為我們的選擇呢？生活的需求，或許只是機械式地導致一連串的痛苦悲劇，但也能是對更大的愛不斷地說「是」（*Yeses*，複數形式）：

「應該以全心接納這些格言，且努力克服意志對這些事的反感。因為，如果全心修行，很快地，會從中尋獲很深的愉悅與安慰……」（山 1·13·7）

對於我們的工作，這是若望極為實際的洞見：做你所做的，但為了悅樂天主而做。⁶¹ 我們被邀請再觀看我們的活動，包括其艱辛的一面，為了天主，每天重新獻身於它們。這是單純的；這使我們轉移，達到心靈的層面，並且打開接受禮物的空間。

為了更大的愛，對經常的滿足說「不」；或對更大的愛說「是」，甚至得付出代價：那就是「一些良方」，來治好我們的自我封閉。不過，還有最後的一點。

如果這另一個更大的愛，是一個人生命中的要素，這個「不」和「是」，會是十足的欣然應允。但如果不是呢？如果真正的理由，是我不要擺脫被奴役，無論奴役我的是什麼，是我不想要呢？或我只部分地想要呢？

這不是若望費時述說的境況。他認為我們理所當然地贊同他的確信——對他來說，這是世上最明顯的事——天主是具有無限魅力的主題。如他以「火焰」的熱情所寫的，我們幾乎不能為此責怪他。當他在〈活焰〉和〈靈歌〉中詠唱天主的美時，他這麼做，因為他愛頌揚天主，不是因為他必須為天主爭論什麼。

不過，事實是，對若望沒有疑問的事，我們可能不太確信；或許在理論上確信，但我們並不渴望實際地投入。我們可能覺得比較像年青的奧思定，他聰明地解析自己沒有能力

61. 參閱山 3 · 28 · 8 ; 3 · 30 · 5 ; 3 · 35 · 7 ; 夜 2 · 19 · 4 。

獲得釋放，他的案例是要擺脫以「牢固的鎖鏈」捆住他的情欲。「我幾乎做到了，但我並沒有完全做到。」他自問：為什麼腦袋不服從自己的命令？他的回答是：「這不是整個意志出的命令；因此，不是全部的命令。」⁶²

這裡的處方「為了接受，騰出空間」，或許會引來一句無奈的「我做不到」。

然而，把東西留在那裡，對十字若望而言是不真實的。他的話起初是在軟弱中說出的：他在天主的撞擊下說出，他的天主是找到 (search out)、進入並創造可能性的天主。他的天主不是有點兒像叔伯那樣的長輩，親善又常在面前，不可能翻轉一個人的優先順序。相反的，他的福音有眼睛，有能力創造一個嶄新的工作表，使我們的生命施展魅力十足的能量。

正為此故，當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描述我們基督徒旅程的初步時，他不能不指出天主是真正的主角。這人離去，即天主帶她離去，是「因天主的吸引，只為了愛祂，燃燒著愛火。」(山 1. 1. 4) 她移動，因為「燃燒著愛火」及「被帶出」。同樣，在《靈歌》中，新娘出去，是因為被另一位創傷。整個事件是個回應。

要擺脫被奴役，我們需要一種充滿我們的愛，就在我們以為被奴役的愛充滿我們時。要超越我們的平庸，我們需要一種愛，這愛就在我們害怕的門檻處，碰觸我們。若望所呈現出來的天主，正是如此。此即《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三章達到的結論：如果通常使我們著火的，是我們的渴求和衝動，我們需要「燃燒起另一種更猛烈的愛火，就是愛(我

62. 聖奧思定，《懺悔錄》第八卷第 5、11 和 9 節。原文取自 translated F.J. Sheed, published Sheed and Ward 1951, pp. 129, 139, 137.

們)的淨配」——因而從中尋獲我們的「滿足和力量」，我們就「易於」有力量，棄絕其他所有的一切。(山 1：14·2)

「擺脫被奴役。」「我做不到！」那麼，試著讓不同的愛來使你擺脫。愛所及之處，沒有所謂僵局這麼一回事。大災難不是我們的軟弱，而是避開更好的愛而孤立。接受這更好的愛，才是最有益的上策。

若望提出勸告，實際上，環繞著基督的肖像；要藉著「仔細思量祂的生活」，獲得對祂的熱愛。(山 1：13·3)藉著閱讀或深思福音中的耶穌，讓一道新光進入所處的境遇。福音的眼睛透過福音的頁面，放射光芒，在看似不可能的境遇中，能帶來清晰明光。

還有更實際的，讓一種新的愛相提並論。環繞著這位基督，這位復活的基督，祂的注視就是愛，祂的愛「從不偷懶」。(焰 1：8)其他的愛奴役我們，或我們的平庸囚禁我們。有一條向前的道路：請求祂，把那我們在別處尋求的愛給我們。「把我在他們中尋求的愛給我。」這是徹底的「醫治良方」：找到一個地方，我們能和祂在一起，為了我們所有軟弱無力的混亂，請求祂，容許祂，這位「主要的愛人」(靈歌 31·2)來愛。

此乃若望的靈修方式，這個論斷來自他的一個祈禱，他從自己的掙扎中，尋獲其望德的根源。

我的天主，如果你不提拔人，在純潔的愛內，上達於你，誰能脫免卑劣的模式和限度呢？

上主，如果你不以你造生他們的手提拔他們，在卑微中出生和受養育的人，又怎能上達於你呢？

我的天主！你必不會從我奪去，

在你唯一聖子耶穌基督內，你曾一次給我的，

我所渴望的一切，你全給了我；

為此，我深感欣喜；如果我懷有望德，你必不會遲延。（話語26）

【第四部分】醫治

近年來，人們喜歡新酒：新鮮、嘶嘶起泡，且容易變質。
成熟的愛就像陳年醇酒：酒的殘渣已經發酵，沒有半點新東西，
都是相同的成分；不過這酒可持續存放，喝起來很可口。



第九章 那「夜」

上主，如果你不以祢造生他們的手提拔他們，
在卑微中出生和受養育的人，又怎能上達於祢呢？

一位慷慨自我給予的天主：這是事實。由此而生出我們回應的一句話：騰出空間來接受禮物。現在則是發現：天主親自下手打造空間。是天主，祂騰出「空間」——對若望來說，這是我們旅程的真正劇本。他稱之為「夜」。

夜：我們不能停止夜，也不能加以催促；夜來臨了，夜教導我們，每天二十四小時，我們不能完全操控。

若望真的認為，其中有些重要的事。別人說成長、痛苦、淨化，不過，「我們則稱為夜」；（山 1 · 1 · 1）稱之為「黑暗的夜」是非常恰當的。（夜 · 序）

到此為止，若望顯示自己是一位個忠誠的借用者。他的克修要求可說是耳熟能詳的老

調⁶³；祂對天主「慷慨給予」的覺察，是純粹的復活節（復活的聖子，清楚顯示出慷慨的聖父）。

若望的傑出之處，在於他始終堅持這個論點，即使有極大的誘惑做出不同的解釋。當事情轉變為辛酸苦辣、衝突、糾纏不清、翻轉事實、當事情不該是如此——在此，若望提出「誠懇的話語和教導」；一個新發現⁶⁴。

在今日，他的話很重要，因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沙土世界，瞬息變化萬千，地基能遭到突然的毀壞。生命看似充滿希望，又有意義；接著一場不測風雲，完全崩潰。工作受貶又患病；一位朋友好似漠不關心，或一份友誼受挫；我的宗教使我覺得更加孤立，甚至是愚蠢，尤其是在一次碰巧的交談之後，那時，我視為當然的原則受到質疑，甚至被嘲笑。祈禱死氣沉沉。這些全部或部分湊在一起，整個推翻了我們賴以生活的信德框架。生活本身彷彿爆裂出諸多關於天主的假設，我只能頹喪地守住其他的一些假設，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假設是比較實際的。

問題不只在於事件，還在於令人不安的暗示力量：逐漸毀損希望，或造成恐慌。那麼，生活的負面，那像夜一樣的黑暗，真的有待探討。

若望對夜晚特別著迷，這好像始於他的家庭。有時他的哥哥方濟各深夜仍留在野外，

63. 耳熟能詳的老調：原文是 as old as gospel text 直譯是「像福音書那麼古老」。

64. 參閱夜 1·13·3：1·8·2。

躺臥在卡斯提的星空下，伸開雙臂，成十字架狀。同樣，天黑後很久，會士們偶然會看見若望仍留在外面，在靠近樹林的地方祈禱，或者他會倚窗凝望黑夜。看來他和他的會士都相當靠近大自然，讓大自然的世界發言。

若望發現的第一個觀點是：「夜」的象徵特質，即在我們試著解讀之前，先傳達的一個象徵。如果若望最早說的話是他的詩，而他的詩又滿是象徵，那麼，我們很可以根據他個人的洞見，沉浸在象徵中。「火焰」的象徵，告訴我們一些有關天主的事；「夜」的象徵，則說出有關旅途的事。所以，我們的第一步是，讓「夜」說話。摘錄一些得自若望教導的要點，這值得讓夜晚給我們的回響浮現。

有些語詞會出現在腦海：黑暗、孤寂、害怕、未知之境、不能活動、靜止、休息、平安、靜默、睡眠、做夢、月光、冒險、貓頭鷹、星星、涼爽舒暢、友誼、愛情故事、洞察力。

如果這些是回響，那麼，這也是信德的旅途。「夜」的象徵給我們的提示，不是刻意安排的幽暗（「我認為那是黑夜」），而是臨於我們，且是神祕、美麗、恐怖和新生。

若望身為詩人，他的部分天才在於能巧設意象，而不失其神韻。所以，現在我們轉向他的詩〈黑夜〉（*noche oscura*），這個「發現」保存其（創造）第一天的新鮮（*its day-one freshness*）。如已說過的，我們也許對詩覺得不自在。詩對我們不一定「適用」。不過，當

我們探索十字若望的靈魂時，這不是重點。這裡的重點是，在基督徒的旅途上，他是個拓荒者，他喜歡這樣的說法：當我們問他：「請告訴我們你的信仰故事」，他要說的是：

1. 在一個黑暗的夜裡，

懸念般般，灼燃著愛情，

啊！幸福的好運！

沒有人留意我離去，

我的家已經靜息。

2. 在黑暗和安全中，

攀上隱秘的階梯，改變了裝扮

啊！幸福的好運！

在黑暗中，潛伏隱匿，

我的家已經靜息。

3. 在那幸福的夜裡，

祕密地，沒有人看見我，
我也毫無所見，
除了焚燒我心者，
沒有其他的光明和嚮導。

4. 引導我的這個光明，
比中午的陽光更確實，
導引我到祂期待我的地方，
我深知祂是誰，
在那裏沒有人出現。

5. 夜啊！你是引導的夜！
夜啊！你是比黎明更可愛的夜！
夜啊！你結合了

愛者（天主）和被愛者（靈魂），
使被愛者（靈魂）在愛者（天主）內神化。

6. 在我那盈滿花開的胸懷，

唯獨完整地保留給祂，

祂留下來依枕臥眠，

我愛撫著祂，

香柏木扇飄送著輕柔的微風。

7. 城垛的微風徐徐吹拂，

當我撥開祂的頭髮時，

微風以溫柔的手

觸傷了我的頸，

使我的所有感官頓時失去知覺。

8. 我留了下來，處於忘我中，

垂枕頰面依偎著我的愛人（天主），

萬事皆休止，我捨棄自己，

拋開我的俗塵凡慮，

忘懷於百合花叢中。

當若望讓夜的象徵「說話」時，那就是夜對他說的話。他發現的是什麼回響呢？我們可以特別注意這些：幸福好運（blessedness）和奧祕（mystery）。

夜來了，剝奪了控制，這個夜卻受到喝采：「啊！幸福好運！」（*Oh! dichosa ventural*），是有福的夜。夜的黑暗容許人追尋，最後回應了愛的要求，「懸念般般，灼燃著愛情」（詩節1）。那是最真、最深也是最期待的地方：這內在的明光，比中午的陽光更確實，比黎明更可愛（詩節4、5）。最主要的，若望認為夜為相遇的地方——這裡，在夜裡；不是夜過了之後。「夜結合了愛者（天主）和被愛者（靈魂）」。「是在此黑暗中，若望的追尋獲得應允，所以，夜不能不是「有福的」。

不過，這是奧祕中的有福——毫不俗氣或平庸。若望讓詩節處於浮懸狀態：長母音及低語反覆⁶⁵，靜靜地出走、偷偷地，前三段詩節宣告自由的追尋……第四詩節發出清楚的微光：這是在尋找另一位，不過是間接提及的：「我深知他是誰」。的確，這是個夜間的旅途。這是雅威的祝福，祂的天使穿越在兩個夜之間，祂創造了那「從來沒有聽過，也不知道」的，而祂決不將祂的光榮讓給別人。（《依撒意亞》四十八章8、11節）

我已說過，若望覺察這些特點對他別具風味。逃出托利多後，平靜的幾個月期間，他

65. 長母音及低語反覆（Long vowels and whispered repetition）：是指詩句原文的優美韻律。

寫下這首詩，好似豐富地使用《雅歌》的比喻；然而，詩中卻瀰漫著在托利多的體驗。

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無止無休的看不見、黑暗，幽禁在令人窒息的陰暗穴洞，這原是一間訪客的廁所。牆壁高處的裂縫擠入正午的光線，好似在嘲弄囚犯，午時一過，再度把他推入多於二十三小時的無情黑暗中……。

有過這番經歷的人，當他說「黑夜」時，其意境之深遠，是他人無法領會的。

換了個守門人後，有了些微的改善：若望可以每天到附近房間倒馬桶，他趁機透過窗子觀望，有了許多內心的記錄和盤算⁶⁶，然後，再回到牢房。在黑暗中，做了個選擇。若望小心翼翼地鬆開鎖的螺絲釘，輕輕地，每天鬆開一點點；他準確計算被單的長度，預備撕成條狀連接起來，能從窗口達到底下的矮牆；當他的身體逐步衰竭時，他已拿定主意。此時此刻，不容有半點的優柔寡斷。黃昏、夜晚、十一點、十二點、一點、二點、二點半。推一下已鬆開的鎖，這位內心激動的會士說道：「天主祝福我！」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復歸寂靜，赤著瘦骨嶙峋的腳，墊著腳尖，走在睡覺的客人中間，到了窗邊，這就是自由。

66. 有了許多內心的記錄和盤算：原文直譯是「內心的記錄和盤算辟啪作響」，a crackle of mental notes and calculations。

曾有這番經歷的人，以一種別人做不到的方式，能夠說：「在這麼黑暗的夜裡，我的家已經靜息，沒有人留意我離去……啊！幸福的好運！」

若望在托利多的監禁和逃脫，賦予「夜」這個象徵十足的分量。他的註解中，夜的象徵能夠背負人類的痛苦，甚至也能包容人對天主的疏離感，即內在自我感到的崩離析「相似那被關在地牢中的人，手腳都被綁起來，動彈不得，既看不見，也感受不到來自上天下的任何恩惠。」（夜2·7·3）⁶⁷。

甚至也容納托利多帶給他的「心靈復活」（夜2·6·1），是「結合的夜……」，這首詩貼切地回響復活前夕教會詠唱的「*Exultet*」（復活宣報），在那禮儀中，復活蠟的亮光穿透黑暗，是復活基督的標記。復活宣報開啟了復活之夜，宛如上天下地的連合，逃出埃及之夜，是最「幸福的夜」，天主所揀選的，「為看見基督從死者中復活！」夜蘊含基督逾越死亡的全部深義。

對若望而言，這就是夜這個象徵的回響。夜意指那臨於我們，卻又使我們無法掌控的；夜宣告，這就是復活的地方。一位在黑暗中治癒人的天主，在動蕩不安的世界裡，若望的話充滿希望。

最重要的是，不要讓夜這個象徵失去活力，接下來的幾章，我們要進入此治癒的黑暗。若望逃出牢獄後，來到貝雅斯修女處。據說，看到他還是虛弱又消沉，修女們試著用

67. 參閱夜2·7·4；2·1·1；2·14·3。

歌曲來振奮他的精神。⁶⁸她們選擇一小段描述愛和痛苦的歌。若望激動地請她們停唱。他顫慄、哭泣，靠著格窗，靜默長達一個小時。雖然修女們不了解——怎會這樣？她們靜靜地陪著他。

若望的著作籠罩在這樣的靜默內。如果我們過於強加解釋，就會削弱他的象徵含意。那時「神秘」會變成只是「俗事」，如果太特殊，又會變成高高在上，因而和許多人毫不相干。這情況可能發生於若望的兩個典型用語：「默觀」和「黑夜」。兩者都談及人與天主間關係的發展。它們可能聽來很玄妙。然而，事實上，它們傳達的是奧秘。它們真的意指讓天主成為天主。

默觀：這祈禱是，我不再是個旅客，感官必須轉換成靈性——在那裡，滿滿的洞見和靈感被取代，已不是生動迷人的情境，卻更是與天主合一的完整形式。

「默觀無非就是從天主來的，一種祕密、平安和愛的灌注，如果有此默觀，靈魂會在愛的心靈內燃燒起來。」（夜 1 · 10 · 6）

如果天主是自我給予的天主，那麼，祂的禮物有可能吸引我們。如果祂是主動的，那麼，在祈禱時，如果我們留守在旁，祂有可能採取行動。

68. Testimony of Francisca de la Madre de Dios, BMC 14.169 : cf. Crisógono p. 181 .

夜：如果天主超越我們，祂的靠近，也能讓我們感到離開自我的深處。當天主更深入我們內活動，我們的腦袋和感受也失去掌控，通常它們操控日常事務，以它們的觀點，按照它們能操縱的部分，來和天主相遇。更深奧的禮物讓人覺得根本不是禮物。祂那愛的「灌注」是「祕密」的；這是夜。

如果事事都有感受，這可能是我們自己的自私和狹窄（當火開始燃燒，木頭辟啪作響和扭曲）。當天主親自靠近我們，我們可能感受到自己的真相。正如成長的痛苦是身體成長的標記，同樣，天主的禮物，其標記是被擴展的痛苦。這是夜的祝福，是天主，祂希望給予，祂在我們內騰出空間，為接受祂的禮物。

那麼，「默觀」是個專用的語詞：即來自天主的愛的灌注；是夜；是對祂的愛感到痛苦。

至於若望使用這些語詞描述祈禱的新境況，他所說的只針對某些人。閱讀他關於〈黑夜〉的註解，並非人人都能說：「是的，這是當我祈禱時所發生的。」不過，強調這個境況，若望指出這條路，是天主橫跨整個的旅程：天主是自我通傳的天主；祂的禮物改變了人。這境況（默觀、夜）是世上復活之前的徵兆。

以下是這麼囊括一切的說法，夜向我們保證：有某個地方要去；只有天主能帶我們去

那裡；祂真的有意帶我們去那裡；在黑暗中，祂帶我們去那裡；而且在那黑暗中，必須以信德生活。

接下來的幾章會詳述這些說法。不過，「夜」已經是若望最搶眼的特色。有人可能以為若望是個靈修高手，他有時間做「那類的事」，為了進展靈修高境，而忽略基督徒生活的平凡事務。然而，對於那些日常生活方式失去功能的人，那些根本無法「進展」的人呢？若望選擇「夜」——來臨、突然來到、奪走控制權——做為他的象徵，預備地方給喜愛行動的天主，他提供的靈修包括那些無法進展的人。這個無能為力、難以言喻及任人擺佈是——如果若望深入天主的洞見是真的——聚焦於天主在世上的行動。在此，他好像福音中的耶穌，歡迎那些處在錯誤地方的人回家，甚至打從一開始就歡迎。若望的立足點是：天主的自由、耶穌親近窮人和心靈破碎的人。

所以，夜不是帶我們去什麼社交晚會的地方，成為自我中心的靈修高手，而是進入世界痛苦的中心。宣稱世上的創傷是備好的空間，天主能夠充滿慈惠地進入其內。若望的詩觸及宇宙的心弦；這是復活節清晨受苦耶穌的歌。

在這一夜，耶穌基督摧毀了死亡的鎖鍊，凱旋地走出了陰府……

此神聖之夜的大能，消除邪惡，洗淨罪過，恢復失去的純真，帶給悲傷者喜樂，驅逐仇恨，帶給我們平安，除掉世上的驕傲。⁶⁹

這真是幸福的一夜：天上與人間又走上合一之路，天主與人類再和好如初。（復活

宣報）⁷⁰

69. 這一段和中文的禮儀經本略有不同，復活前夕「復活宣報」譯為：「這真是神聖的一夜：它為我們驅逐邪惡，滌除罪過，使墮落者痛心悔改，給憂苦者帶來了喜樂。」

70. 參閱主日彌撒經書《感恩祭典（一）》頁（192）。

第十章 有某個地方要去

「在一個黑暗的夜裡……我離去。」這是若望打算說的第一件事：有個目的。時間看似停滯不動（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或疾促過去，完全無法控制（我連想一下的時間也沒有）。無論覺得毫無目標，或一片混亂，若望鼓勵我們，將之解讀為有目標的旅程。

以色列子民離開埃及，這是若望的一個模式。某方面說來，他們是沙漠的犧牲者，陷入其中。⁷¹《聖經》雖然承認這是無望曲折的飄泊，卻也看得出來是雅威帶領的朝聖之旅。夜意指：時間不只是漫無目的的遊蕩。夜是個旅途，邁向天父。

《攀登加爾默羅山》與《黑夜》的註解告訴我們相同的事。若望承襲士林哲學，分類繁複，不過，他對人的基本分析卻是單純的。我們已看過這事：人性是感官和心靈。

感官意指身體、想像、情緒。心靈：才智的會合處、選擇的源頭、良心、自我。這些語詞都是動態的。當感官稱霸時，整個人成為「感性的」，把他自己生命的需要都交給了感官。如果一個人會從內而生活，他就會成為「靈性的」，也因此，他的感覺官能返回本家。

71. 參閱《出谷紀》十四章3節。

這一切蘊含一段旅程：使感官順服心靈，並使心靈順服聖神。由於順服給人的感覺好似死亡，若望稱之為「夜」的旅途。

如同感官和心靈，若望也區分主動和被動，即我們所做的，和不是我們能做的。由此衍生出相當結實的四重方式：主動的感官之夜、被動的感官之夜；主動的心靈之夜、被動的心靈之夜。

這聽來好像過於專業用語，而顯得不真實，若望警告說，閱讀時，不要太死板。因為一方面，我們的努力和天主的行動，打從一開始就並駕齊驅。另一方面，只有當最深的自我已受淨化，我們的情緒生活才會井然有序。（夜2·3·1）

「感官而後心靈」（the sense—then—spirit）的專用術語仍然是重點。這表示順序與成長。顯然地，如果生活交替於睡覺和狂歡作樂之間，那麼，在步上靈修之前，會需要更多的教導。不過更廣泛地說，整個來看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這證實基督信仰不只是維修，而且也是轉化。我們今日的人類學，或許真有較多的微差。然而，無論我們用的是什麼樣的人類學，若望說的是，人的每個向度都必須致力於歸向天主，同時也發現其努力的不完備，必須屈服於天主轉化的手。

這已是令人鼓舞。若望生活在探險的世代，他稱他的天主是「奇異奧妙的海島」（靈歌14詩節），年少時聽到水手遠洋歸來後的傳聞，必然影響著若望。若望開始寫作時，英

國「海盜」德雷克 (Francis Drake) 掠奪西班牙，佔領美洲西岸，這是大約九十年前哥倫布所占有的。當哥倫布航行進入不知之處，據說，全體船員恐懼萬分，瀕臨暴動邊緣，是的，暴動隨時會一觸即發。身處危險的境況中，哥倫布在每天的航海日誌上只記下：「繼續航行」。

若望表達相同的對未知之處的探索精神，當一個人懷有目的時，即使其他的人可能暴動，他仍能「繼續航行」。他的旅途是向內的，所達到的愛，彷彿是無限增長的愛。(焰序·3) 他寫出與基督的關係如同冒險，「啊！幸福好運！」對他來說，生命的負面因素是冒險中的一部分。

這旅途必會令人覺得好像夜，因為帶人進入不知之境。

「這就好像一個旅行者，要到一個不知道的新地方，他不能以先前所知道的來引導自己，反而要懷疑，並尋求其他人的指導。」(夜2·16·8)

如果基督信仰的含意，只是維修，那麼混亂和黑暗也就成了災難。不過，如果真的有某個地方要去，那麼，黑暗，即生澀不熟的那一面，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常態。

「進入此路，意即離開自己的路。」（山2·4·5）⁷²實際上，一個人可能必須放棄目睹在成長時的成長，放棄這個看見的滿足感。也許經年累月之後，一個人清楚明白，有個極嚴重的軟弱不再是問題，即使在那時他知道軟弱仍在，尚未消失。在那時所感受的是高度覺察自己的軟弱——就像愈覺得風吹得猛烈，則愈強加抵抗；我們的軟弱感，也會引發渴求解脫的焦慮。

在成長時，可能不會覺察到成長，因為若望提供給我們的不是新的因素，而是最真實屬於我們的那個香醇和圓熟。他把我們比喻為酒。近年來，人們表示喜歡新酒：新鮮、嘶嘶起泡，且容易變質。成熟的愛就像陳年醇酒：酒的殘渣已經發酵，沒有半點新東西，都是相同的成分；不過這酒可持續存放，喝起來很可口。（靈歌25·9—11）

再者，我們可能覺察不出成長，因為我們的成長不是以直線，而是螺旋狀進行。當若望追溯旅途時，同一現象——黑暗、不安寧或內在的平安——以不同的深度一再發生。「我和二十年前的我完全一樣。」但也可能不是如此：一個人可能以螺旋的方式成長，而更有深度，雖然外在看來毫無二致。

「為達到你未有之知，你必須經過那無知之路。」（山1·13·11）成長可能不讓你覺得是成長，而如果我們要「繼續航行」，我們需要這個鼓勵：有某個地方要去。

72. 參閱夜2·10·6。

拯救黑暗的是嚮導的擔保：「除了焚燒我心者，沒有其他的光明和嚮導。」（〈黑夜〉第三詩節）

若望極看重靈修的方向：簡言之，若有人與你同行，會比較容易再站起來。（話語 519）至於那些把人裝進箱子裡的指導者，若望很不以為然。每個人的旅程都是個別的，沒有指導者會有一張人人合適的地圖。

雖說如此，促使若望這麼說，並非要在一個如宗教法庭般審問，且又奉公守法的團體裡，關心人類的自由。若望這麼說，是因為他確信在每個人的旅途中，已經有一位嚮導，其他的指導者都不可阻礙祂的引領。

「這些指導靈魂者要覺察和細想，在這件事上，靈魂的主要行動者、嚮導和推動者，不是他們，而是聖神，祂絕不會疏忽靈魂；他們只是工具，藉著信德和天主的法律，按照天主賜給每個人的神恩，指導靈魂達到成全。」（焰 3 · 46）

若望的神職服務，就像他的生活，在於相信天主介入他的生命。這使得他做為一位牧者，不但認真誠摯，而且也放心輕鬆。「信德和天主的法律……」：他指導人達到的地方，是他相信在那裡，聖神會自由地噓氣——這是指聖經的話，及其團體，即教會的話——那

時會明白，他並非絕對必要的。

這完全適用於執行神職的任務。因此，福傳不只是我們的工作，受一位現已退休或筋疲力盡的救主委託。福傳繼續是祂的工作；祂的跟隨者則是有時幫幫祂的忙。如果在某些個案中，他們幫不上忙（「我不懂在這人身上了什麼事」），這也不必成為災難；「聖神是主要的嚮導」；要緊的是，祂的幫手至少不要擋在路上。若望繼續說下去：

「所以，神師的全部關懷，不是讓靈魂適應他們自己的方法和境界，反而應該留意，他們不是知道天主要帶領她們到哪裡；如果他不知道，就要放開她們，不要擾亂她們。」
（焰 3 · 46）

使命（mission），就像成長，是進入黑暗的旅途。而黑暗中的安息是信賴，有時我們可能看不見出路，聖神卻有其引導之路，而且「聖神絕不會忽視靈魂」。後來我們會再回來談這個信賴。這就好像觀看壁毯的背面，一團混亂。只有主要的編織者知悉整全的圖樣。夜要求我們依賴聖神的靈巧。

夜的出谷經歷有兩個方面：亦即，有某個地方要去；另一方面，地圖可能並不完整，

但主要的嚮導是絕對可靠的。第三，若望告訴我們，那超越的遠方，值得去抵達。他對天主之撞擊的見證，來自那超越者（《愛的活焰》）。在《黑夜》書中，若望指出超越者的闖入，就像破曉時曙光出現。我們要來看看夜的一些果實：在看似一成不變之處，有了真正的成長。

首先，夜是進入真理的旅途。夜處處呈現出人自我的真相。（黑夜 1·8·3）我們的辦法用盡，沉沒在一籌莫展之中，最後，能迫使人以自我的真相站立在另一位面前。另一位若是天主，此時得到的名稱是「謙虛」（humility）。意即，不再是過分要求的自我形像；這個獲知，不是因為我們曾被告知，或曾讀過，或努力去讓自己信服，而是因為我們真的知道，認清自我，知道我們什麼都不是。

這就是自由。約伯達到此一自由，經過了三十七章的賣力辯解，聲稱他自己的重要性。最後，天主回答：祂所做的一切，溫和且非常輕微，掀開祂——天主本身——的薄紗。之後，約伯幾乎無言以對：「以前我只聽見了有關祢的事，現今我親眼見了祢。為此，我收回我所說過的話，坐在灰塵中懺悔。」（《約伯傳》四十二章 5—6 節；夜 1·12·3）

這個自由就是，能夠站在聖殿的後面並且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吧！」（《路加福音》十八章 14 節）因為現在的說詞都不恰當。意即，這不是畏縮的屈從，而是承認自己附屬於那更偉大者，對更宏偉的這位，我卻未曾領悟過。一向被告知的這位，變成

真的（天主）時，我一下子覺得既敬畏、興奮又羞愧。若望說，對天主的認識，使人在和天主交往時，懷有新的「謙恭」和「禮貌」。（夜1：12：3）

由此而展現出對他人痛苦的活潑靈敏。夜使人溫和，軟化對待他人的冷漠；冷漠係出自人的完全自我中心。（山1：10：4）一旦我們認清自己的真相，我就能達到圓熟；若望說，使人對天主、自己和近人都很「溫良」。

「竟至使他不再以激動的忿怒對待自己和自己的過失，不會這樣對待近人的過失，也不會因為天主沒有趕快使他成全而不高興，或不禮貌地抱怨天主。」（夜1：13：7）

關係變得單純。遇有關係糾纏不清時，（「我真的該看這個人嗎？」），若望許給我們新鮮的空氣：「當靈魂置身於黑暗的夜中，這一切（的愛）都會合乎理性。」（夜1：4：8）

所以，夜展現出個人立足的真相，且覺察近人的真相，最重要的，由於愛，從真相中得到釋放。

「你們應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們的天主。」（《申命紀》六章5節）這個古老的誡命，在今日的猶太教和基督宗教⁷³的禮儀中，依舊響亮。困難在於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並非擁有自己的全心、全靈或全力，所以也無法那樣地去愛。神祕家的經驗證實，人類心靈的深處，有極大的部分未曾被觸及。

夜之旅程的作用——夜所到之處，取走我們的操控權——就是恢復人分散的潛能，將之放在我們手中，最後，使我們能在愛內運用它們。這樣會釋放巨大的能量。這或許可以稍微說明耶穌和某些聖人的不凡效應。關於人的這個不凡，若望有個獨特的說法：

「（經過黑夜），天主集中靈魂內心靈和感官的所有力量、官能和欲望，致使這整個和諧組合的能力和力量能運用在這個愛上。靈魂因此能真正實行第一條誡命——既不輕視屬人性的事物，也不將之排除在這個愛之外——說：你們應當全心、全靈、全力愛上主，你們的天主……」（夜2·11·4）

對於愛者和被愛者，愛能夠是個驚喜。「我從來都不曉得，我竟然能這麼地深愛任何人！」若望是確實曉悟此愛的人，他呈現給我們新的視野。

73. 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及基督新教（即本地慣稱的基督教）。

確實，夜使我們認清自己的真相，緩解我們的自高自大，釋放我們，投入完全的愛內。最後，夜帶來另一位：

「在這些黑暗的愛和憂苦中，靈魂在其內感到某種的陪伴和力量。這些內在的感受，這麼地陪伴靈魂……」（夜 2 · 11 · 7）

這幫助我們了解若望的牢獄經驗：是空無所有，也是造訪之地。他說到和基督的友誼，不斷增強的支持，像光一樣地滲透瀰漫，然而卻過於微妙而無法捉住。

觀望明淨的夜空，無數的小星星，閃爍著微光，忽暗忽明。如果我們只凝視一顆星星，整個夜空會彷彿消失不見——眼睛常是只在光中才能專注。一個普遍的觀望，呈現出夜空閃爍微光，然而，當我們只凝望某顆星時，則會消失不見。許多的美好事物正是如此：當我們尋求別的什麼時，好事物來臨。和平來臨：如果我們尋求的不是感覺和平，而是為正義工作。團體得以形成：如果我們希望的不是要有大家同在一起的感覺，而是服務。獲得安慰：如果我們尋求的不是得到別人的安慰，而是忠誠信實。當我們容許自己死去，復活也會來臨。「在這些黑暗的愛和憂苦中，靈魂在其內感到某種的陪伴……」

因此若望說，帶領我們超越自我，即進入夜的旅途是值得的。夜的果實是，獲知基督

的友誼蘊含的無限福祐。

關於夜的最後一個重點是，夜是旅途。一五九一年夏天，馬德里召開的大會，暴露德蘭革新修會中意見的嚴重分歧。若望認為總會的某些決策相當嚴苛，予以強烈的反對。雖然有許多事情並不清楚，事實是，大會結束後，若望喪失在總會裡的職權。同時，他將被派到傳教區墨西哥，即當時所謂的印度地方（the Indies）。若望徵求志工（其實就是找尋「友伴」），看有誰樂意與他同行。

幾個星期後，志工同伴都簽了名，然而若望的行程卻改變了。若望有封寫給志工同伴的信（「這信極其安慰我」）說，他要前往「另一個、更好的印度地區」，那裡的寶藏是「永遠的」，他正為此航程準備自己的行李。⁷⁴

若望的整個工作都緊密地朝向永恆，朝向這「另一個、更好的印度地區」。當會士們在若望的床邊開始唸助善終禱文時，若望阻止他們說：「這個不需要，請唸點《雅歌》給我聽。」⁷⁵ 若望把他的死亡解釋成愛的奧秘。他曾描述死亡有如：「愛的河流行將傾注入海，在此，這些河流已是這麼的浩瀚無垠又被堵住，看來已經如同海洋。」（焰1·30）對他而言，永恆即是愛的釋放。這就是夜的引導所達到之處。

分享這個方向感，並非輕視每個當下的美善。這個世界及人性是美的；使命即是在當下；天主今天就在這裡。不過，橋是要讓人穿越的，不只是為了享受。確知橋真的和彼岸連

74. Testimony of Juan de Santa Ana, ms. 8568 fol. 404 (see John of the Cross, Obras pp.1115f) .

75. Testimony of Catalina de San Alberto, (Crisógono p.403) ; see BMC 14,399 .

接，這個認識對於此刻我們在做些什麼極有關係。永恆不斷地開展今天的視野（horizons）。「當人長途跋涉抵達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見他最愛的人。」（靈歌 37 · 1）關於基督徒精神所寫的一切，全都會集朝向與復活基督的絕對相遇。

儘管若望的經驗輝煌燦爛，若望強烈地覺得對永恆詞不達意。的確，著作愈輝耀，他的不足感愈強烈。如果經過十年後，我們計劃次年返家，若聽到飛機的航程必須慢一天，這個消息不難處理。如果我們已經著陸，飛機已在機場的跑道上，我們所愛的人在機場內等待著，此時宣布延遲一個小時，會讓人感到忍無可忍。所以，《愛的活焰》中光輝的信德，所強調只是這個張力：

「在今生，靈魂與天主密切結合，直到天主的光榮顯現（《聖詠》十六首 15 節）之前，她的欲望絕不會有滿足與安息，尤其是現在，她已嘗到其中的美味和甜食。」（焰 1 · 27）

無論對信德的感受像是「歡樂的佳節」，或更像隱約的頭痛，我們和若望一樣，都是在過程中。這個過程從未來得到活力。受到聖神的推動帶領，聖神「帶領」整個宇宙——靈魂、肉身、受造界、人際關係——進入「基督」。因為「天主給予靈魂的恩惠，無論是先是後，是大是小，祂這麼做的動機，始終都是帶領她達到永生。」（焰 3 · 10）⁷⁶ 這世界和歷史

76. 參閱焰 1 · 28：「引領他進入此光榮。」；靈歌 26 · 2：「使她收斂於親密聖愛內」；靈歌 14 · 1；22 · 6。

對那浩瀚、神性又隱藏的工作表來說，是被動消極的，因為復活帶領我們「進入基督成全生命的心靈中心。」（焰3·10）這是夜——在生命中，及死亡時——所做的，也就是說：時間不只是漫無目的的遊蕩。夜是個旅途，它有個目標。

第十一章 必須是天主

「我覺得好自私，在我裡面有這麼多的垃圾！」若望的回答大概不是：「你絕不可這麼想！」或「你必須學會愛自己」。他可能會說：「是的，你說得對；不過，天主要來釋放你。」如果夜首先告訴我們有某個地方要去，夜也同時表明，我們不能憑己力到達那裡。「進步」意指承認我們不能醫治自己。

這個說詞近乎陳腔濫調；但要在生活裡真的掌握它，對我們而言是困難的。若望發揮他的所有才華，如同心理學家般地幫助我們。

若望描繪的本性之愛造成損害的畫面，我們已經見到他的走極端。那畫面呈現於《攀登加爾默羅山》（1·4-12），即〈黑夜〉詩的第一篇註解，在這部書中，他的勸告是「邁向自由；說不」。然而，他顯得急於繼續下面的論題（「不必在此耽擱」）⁷⁷，因為使我們獲得自由的過程，才是他真正關注的。此即〈黑夜〉詩的第二篇註解，靈修旅途中「被動」的方面。這裡他再次走極端，不過，這一次是使我們確信，我們不能靠自己完成這工作。（夜1·1-7）

77. 山3·2·15。參閱：山1·1·2；1·13·1；2·2·3；2·6·8。

我們所玩的自我保護和提升的遊戲，即使在修會的環境中亦然，世世代代都不一樣。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背景，喜愛奇特的敬禮和補贖，這是若望直接關注的焦點。今日的症狀則大有不同：可能是需要增多提案和討論會，而害怕靜止或靜默；渴望被了解，當個人的感受不被認可時，非常驚慌不安；需要保留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厭惡獻身的承諾，因為那會關閉變更之門。無論是什麼症狀，若望瞄準那最根本的不適之處：在我們內的自我深處，仍留有一條生命的通路，使我們卷曲在子宮裡。這個更深的不適，看來存留得夠長久的。

自我中心：若望關於嫉妒所說的話是個好例子。

「他們中有許多人（即剛開始走上靈修之路的人），當看到別人有好的靈修時，往往感到心情沉重，注意到別人在神修的道路上領先時，就會有感覺上的難過。他們不願看到別人受讚美，他人的德行使他們悶悶不樂，有時候，他們不能自抑地出言反駁，盡所能地破壞這些誇獎。」（夜1：7：1）

我們不能治好自己，至少不能深度地療癒。我們自認為事情都很妥當，那時偶然一句論及某人的話：「她是個那麼好的人，經常面帶微笑」，可能惹起我們的一個反應，其實是我們老早就有的：「要是你做的事像她那麼少，你不也會一樣嗎?!」

嫉妒、忿怒、驕傲，好似不知從何而來。

若望能寫下人們「隱祕的自我重視和驕傲」，他們從來沒有真的弄清楚，因為「他們渾身傲慢，已到極點！」（山3·9·2）這些態度緊緊包圍我們，使我們自認為是誰，也認定自己在世上的地位，我們雖然張眼觀看，對這一切，我們什麼都看不見。

問題不太在於「做錯事」。這些是傾向，而非選擇，它們需要深度的治癒，而非只是改善行為。

若望給我們一個例子，那懷有強烈情緒經驗的人（指在祈禱方面，同樣，也指熱心提出新建議，或組合新的小團體），若得不到捧場，他們會覺得乏味。「這個乏味無趣使他們做起事來怨聲載道，為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很容易大發雷霆，竟至有時，沒有人受得了他們。」（夜1·5·1）

這是個夠常見的情景：避靜回家的第一個晚上，緊張的情緒衝突，還有幫不上忙的觀感，「如果這就是你的結果，我不懂你為什麼費神去避靜！」然而，這個不愉快的本身，我們沒有必要翻滾於其中，這並非責怪的理由：

「只要這些靈魂不讓沮喪影響他們，其實這並非罪過，這是一個不成全的毛病，必須經過黑夜中乾枯和磨難的煉淨。」（夜1·5·1）

面對這個本有的軟弱，一個解決的方案是更加認真努力。這可能真有幫助，不過若望認為，這麼做無法治癒。沒有人能以跑得更快來逃避影子。跑得更快是多一項我們專業的修練；然而，甚至連我們的專業都受汙染時，治癒必須從別處而來。治癒必會「來到」，我們必須學習期盼它的到來。這份等待即是治癒的一部分。

為此，若望為我們描述想要「一天之內成聖」的人，他們生自己的氣。

「他們中有許多人，立下好多的計畫和偉大的定志，然而，因為他們既不謙虛，又仗恃自己，他們的定志愈多，跌倒也愈多，發怒更多。他們無法耐心地等到天主願意的時候，賜給他們所需要的恩寵。……」（夜 1 · 5 · 3）

治癒是不能被人巧心策劃的；治癒一定會來到，就像夜那樣，而且是來自天主：

「他們的（灰心）態度相反心靈的溫良，除非經過黑夜的煉淨，不然不得痊癒。」
（夜 1 · 5 · 3）

作者最後詼諧地說：

「不過，有的人在渴望前進上卻耐心十足，天主多麼不願看到他們這麼有耐心！」
(夜 1 · 5 · 3)

撇開最後這句巧妙的話，若望所說的不外乎，不要諷刺（「你想會在生活中看見什麼改變嗎？」），也不要灰心失望（「是的，這是個不錯的主意，可是你根本就達不到標準。」），更好說是帶領我們達到坦白承認。⁷⁸

不用驚訝，我們很慢才會達到坦白承認：大部分的以色列歷史就是在學習這事。首先是把血和殘殺相混——達味對培肋舍特人說：「戰爭是屬於上主的。」（《撒慕爾紀上》十七章47節）經過失敗和流放的淨化，愈來愈純淨，達味稱頌上主，祂「舉揚窮苦的人」。（《聖詠》一一三首7節）對我們來說，這個坦白承認終究是救恩必須來自天主。

如同以色列，對我們亦然，這個教訓可能隱匿在看似過分嚴苛的環境中：與家人斷絕關係；所愛的人有了毀滅性的上癮；由於過度的要求，備受神經抗拒的痛苦。這些環境當然需要處理。不過，這也能夠是個放開和覺察的機會：放開我緊緊抓住的另一個人；覺察困境中的更高境界。這些終究會帶我們達到這個坦白承認：我不是拯救者；我不是我的救主，我也不是他人的救主。天主是我們的救主。

《黑夜》中有一段毫不妥協地說：

78. 坦白承認：英文是 admission，除了承認的意思，還有接受的含意。

在靈魂方面，應盡其所能地致力於成全，為使他堪當被天主安置在那神聖的治癒中，靈魂憑己力無法痊癒的一切，都會在那神性的治療中康復。可是，無論一個靈魂如何使盡全力，他仍然無法主動地淨化自我，以達到成全聖愛中神性結合的最低等級。除非天主親自下手……（夜1·3·3）

湯普生（Francis Thompson，一八五九—一九〇七）（詩人，有時吃鴉片上癮，被「天上的獵犬」追趕⁷⁹）寫自己的墓誌銘說：「在我自覺一事無成之處，反倒有許多的成就。」⁸⁰ 所謂的「夜」正是這樣。治癒來自天主。

這就是為什麼治癒必須來自別處：我們太自以為是，而無法做自己的解放者。另一方面，即使我們是自由的，最終極的治癒仍然遠在我們的掌握之外。真正的「創傷」是我們需要天主，天主本身即是治癒。不過天主——尤其是若望的天主——不能是被征服或達到的；祂必須給，也必須被接受。在科學的時代，處處講求可以達到的目標，這個教訓也會很慢來到。

「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間，所能表達的相似，無不包含極大的不相似。」⁸¹ 這是相當堅定的一句話，來自一二二五年的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和我們談論天主的方式有極大的

79. 此話一語雙關，因為「天上的獵犬」（Hound of Heaven）是湯普生最出名的一首詩，幾乎是家喻戶曉的不朽名詩。

80. 「Discovering Francis Thompson」, Gregory Allen, *Mount Carmel* 49, 2 (1992) pp.81-92.

81. Denzinger-Schönmetzer 806 (see *The Teaching of Catholic Church* ed. Karl Rahner, New York, Alba House 1971, p. 99)

關係。言語所能做到的是，為我們指出方向。不過在論及天主的事上，是全然相異的，語言的描述那麼不足，無法達到目的，任何的「相似」都必須視為極大的「不相似」。

那麼，我們說天主是大能的。我們知道能力是什麼：它蘊藏在風和海洋中；在騎馬和快速開車中。我們知道很有權勢能力的人。因此我們知道能力，所以說天主是大能的。「嗯！……是的。不過天主與那能力不相似，遠超過相似。」

天主是愛。我們去愛，而別人也愛了我們。所以我們知道愛是什麼，因此說天主是愛，這是很正確的。「嗯！是的……不過，天主的愛是這麼的宏偉大量：其間的相異遠超過相似。」

雖然知識和操控是好的，然而我們蒙召歡慶的，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也是我們無法操控的某一位。神祕家的任務是提醒我們這事。他們毫不推測天主，神祕家說：「我們不知道」。若望寫道：「關於天主，沒有人能說有什麼是像祂的。」（靈歌 26·4）

被派去捉拿耶穌的差役空手而回。「為什麼你們沒有把祂帶來？」……「從來沒有一個人如此講話，像這個人講話一樣。」（《若望福音》七章46節）雖然福音說了許多有關耶穌的事，他們歡躍於所不能說出的。「這裡有比聖殿更大的」，大於約納，大於撒羅滿；凡遇見祂的人都「驚奇」。（《瑪竇福音》十二章6節、41—2節；《馬爾谷福音》十章32節）

這就是聖十字若望的基督：深不可測的礦源，「層層的新礦脈，蘊含層層的新富源，處

處皆是。」（靈歌 37 · 4）這位基督是個窗口，連繫深不可測的聖父，接近基督使得若望說：「我們不知是什麼」。使他「清楚明白一切有待被理解的事」（靈歌 7 · 9）這位天主是邀請、美和永恆的驚奇。天堂也不會解除這份神祕；這會使我們自由無礙，完全享有神祕。若望說，聖人和天使們發覺，天主「使他們永遠感到新奇，永遠愈發驚奇。」（靈歌 14 · 8）

那麼，若望讚頌的是天主的「殊異性」（otherness）。如果天主是這麼的「殊異」（other），那麼祂的友誼必須是由祂賜予的，是不能被征服的。基督徒必須是等待者，「等到天主願意的時候」，賜給他們所尋求的。（夜 1 · 5 · 3）是有某個地方要去，必須是天主親自帶我們去那裡。

第十二章 醫治的黑暗 (一)

我們說，夜特別地指示祈禱中的成長，不過，這話透露出更廣的真相。我們得看兩方面：一是有某處要去，一是只有天主能帶我們去那裡。在此，我們到了若望見證的核心：天主真的下手帶我們去那裡——祂是在黑暗中轉化的天主。

若要忠實於若望，我們應該說，不是每個痛苦都是夜。然而，任何痛苦都能成為夜。因為要成為夜，必須有三個因素。由於夜是個「純粹的恩寵」，在黑暗中，導向結合，所以必須是：

* 一道天主的湧流。

* 黑暗——亦即痛苦，強調的是慌亂失措的痛苦。

* 一個創意的回應——信德，接受。

第一，一道天主的湧流。坦承我們不能醫治自己，雖然這可能會引起某些的緊張不安，

導致灰心失望。使「夜」得到祝福的是，更加確信那位能治癒者真的要來醫治。只要天主找到空間，他就進入。這是若望的第一句話：一位強行進入賜予恩惠的天主。就是這樣，使夜變成不是什麼災難。

若望被關在牢房時，逮捕者為了挫敗他的士氣，故意在門外捏造不實的對話，除了聽到這些話語，他還聽見一些聲音。有個他聽得見的聲音是達吼河（river Tajo）的流水聲，這條河彷彿舌頭，環繞托利多城。若望被拘禁處就在靠近河流的城牆上方，河水流動，有時疾速奔流，有時默然無聲。對若望而言，這些成為天主創造活動的象徵——經常疾速奔流，卻在聽不見的信德中獲知。一道在夜間湧流的泉水。這就成了他獄中寫的另一首詩歌的反覆疊句。

我多麼清楚知道這泉水，疾速奔流，湧流不息
雖然是在夜裡。

這首詩歌訴說的是宛如海洋的瀑布，聖父委順於聖子，聖子向聖父空虛自我，聖神如水一般流溢出來，創造一個宇宙；宇宙啜飲著，雖然所有一切——天堂、人、地獄——都已經沉浸其間。若望知道，也相信這事；若望看到，在生命之糧（即主基督的聖體）中這

一切受到歡迎、盛在杯爵內、給予他。

湧流不息的泉水

隱藏在此生活的聖體內，給我們生命

雖然是在夜裡。

這首詩〈泉水〉(La Fonte) 為若望敞開另一條大道，因為當他在牢獄時，他認為最寶貴的一切，都被損毀了。此詩傳達他的經驗，在黑暗——即夜、信德——中，他獲知這麼一位天主，祂的愛像潰決的堤防。在這首詩中，愛所呈現的是聖體和團體，當若望被囚禁時，他既不能領聖體，也不許參與團體。

若望屬於一個運動，一個修會，由團體來宣佈解決問題。其會規制定「互為兄弟」的共同生活。⁸² 然而友善的若望痛苦地知道，兄弟能分裂成惡毒的派別。若望被關進托利多牢房，就是為此之故。對團體的猛烈抨擊，往昔如現今，是造成冷嘲熱諷的大好機會。

這事件使若望深入他基督信仰的根源，他在其中找到了確實的根據，不致淪為憤世嫉俗。他的希望就在於〈泉水〉——聖父委順於聖子……宇宙間存有一個合一(unity)，係來自聖三。若望聲明：你們對團體的渴望不是錯覺，因為這是從天主來的。

82. 亦即《加爾默羅山榮福童貞隱修會的會規》，為耶路撒冷宗主教聖雅爾伯頒賜，時為1206-14年。

他的〈泉水〉詠唱的天主，是一位團體的天主。聖父、聖子在聖神內：活水在無限的相互交往中。天主是團體，且具有大量的移民政策。就像親密的朋友能共同對他人深表同情，而不會覺得受到威脅（已結婚的夫婦能歡迎朋友的方式，未婚夫妻卻辦不到），同樣，聖父和聖子的狂喜聖靈（Spirit—rapture），使祂們發出全然開放的邀請。祂們的愛是安全的愛，以致毫無防禦。若望因而知道，有一種活水，就是喜愛湧流傾瀉，為聚合其他的一切於其湧流中。

在〈泉水〉這首詩中，若望也分享他對感恩祭的信德。對他而言，感恩祭不只是促使我們同在一起的儀式而已，而是聖三把我們擁入其內的行動。感恩祭也不只是朝拜一個被動的對象，而是基督的主動祭禮，強而有力地召喚「祂的受造物」達及這水，（12詩行）⁸³ 若望認為在這裡的基督是主動的、洶湧的，領受天主的所有威能，敞開其湧流傾瀉於我們——在生活的聖體內所釋放的「永恆泉水」，「賦予我們生命」。（11詩行）⁸⁴

那麼，這首〈泉水〉詩給我們的是，多一個若望的說法，表達他喜愛的如潮水般的湧流：天主是一位湧流傾人的天主。對若望而言，這是實際的靈修。這使他能歷經苦難而倖存。在他生命的末刻所遭受的最後貶抑，支撐他的無非就是這個湧入的泉水。在此值得詳述若望的經歷。

83. 英譯本為10詩行。

84. 英譯為9詩行。

我們曾提及若望反對自己德蘭修會的新政策（在大德蘭逝世後幾年，也是若望逃離托利多後十年），雖然他對所見到的不義反應很強烈，面對情緒的壓力，他並非專橫傲慢。

他曾經向瑪利納（Marina），一位塞谷維亞的隱修女，吐露心聲說，在他去參加總會參議的會議之前，他要用時間祈禱，無論會議的情況如何曖昧含糊，他會堅守祈禱給他的光明。當情勢惡化時，瑪利納問他：「您仍然順從祈禱時天主所給的明光嗎？」她繼續說：「我能目睹他的難過，他的眼裡滿是淚水，無法自抑，我對他說：『神父，您碰到很困難的事。』」⁸⁵

一旦若望明確地失去管理上的影響力，他的敵人趁機任意妄為。開始展開一連串毀謗若望的行動；到處搜尋毀損名譽的見證，歪曲事實。人們感到憤慨，因為若望幾乎就要被趕出修會，而這正是先前若望幾乎為之致命的修會。

現在，一五九一年，死亡真的介入整個事件。當他的身體被丹毒襲擊時，他的心和名譽受到更猛烈的抨擊。他前往烏貝達接受治療，那個會院團體的院長對他心懷宿怨，使得他的死亡相當艱苦。醫藥被視為浪費金錢，發臭的繃帶不予清洗，訪客被限制……若望的看護伯納多（Bernardo）形容這事，以現代人的語氣說：「所發生的事真是令人不可置信！」⁸⁶ 最後，伯納多自己也被禁止照顧若望。關於這位病人的忍耐，伯納多完全一目瞭然：他寫信申訴，更高的當局介入，且及時改善事情，使若望在團體中平安過世。

85. Letter of Marina de San Angelo, ms. 8568, 458-63 (printed in John of the Cross, Obras pp.1126-7)

86. Testimony of Bernado de la Virgen (Crisógono p. 396)

經歷這一切——被排擠、毀謗、死亡——若望汲取的能量，似乎來自不同的根源。一封發自烏貝達的信函這麼寫道：

「要愛那些說話反對你不愛你的人，因為這麼做，會在沒有愛的人心中生出愛。這就是天主對我們所做的：祂先愛了我們，好使我們愛祂，經由祂所給予我們的愛。」

（信 33）⁸⁷

這就是若望見證的天主：先愛的天主，懷著在我們內創造美善的愛；強行進入，在我們內釋放新能力的天主。當他談及痛苦的愛時，這是若望的超越視野。

如果夜的第一個要求是天主的湧流傾入，若望不說：「在某些經驗中，天主給予祂自己，別的情況祂就有所保留，而我們的興趣只在於前者而已。」的確，神性的湧入可能被抗拒，這是真的；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體驗出來，這也是真的。若望的最大貢獻是不予以區別（「天主已經開始湧流進來，如果你看見以下的記號」）；這是個擔保：「天主經常湧流傾入。」比這些記號更重要的是陽光，陽光使每個記號情楚可見。如同若望說的，如果我們完成我們的部分……

87. 1991 年末寫給一位聖衣會修女。

「天主不可能不做祂的那一部分，把祂自己通傳給靈魂，至少以隱秘的方式。這是比陽光不照耀晴朗和無障礙的大地更不可能的；就好像太陽一大早升起，照耀妳的房舍，如果妳揭開窗板，陽光就會照射進來，同樣，天主『守護以色列，不睡眠也不瞌睡』（《聖詠》一二〇首4節），祂要進入空虛的靈魂，使她充滿神性的美善。……」（焰3·46 | 47）

一道天主的湧流：這是經常唾手可得的。不是天主不在，而是祂臨在的方式，可能帶給我們困難。這困境帶我們來到第二個因素：黑暗，或說痛苦，尤其是慌亂失措。

第十三章 醫治的黑暗 (二)

聖十字若望並非強加痛苦⁸⁸。即使他立場堅定，他知道損傷人的痛苦是怎麼回事，也流露出對此事的關懷。據說，當他注意到有同會的弟兄悶悶不樂時，他會陪伴他到花園或田野間走走，直到那位弟兄開懷展顏才返回。⁸⁹這顯示出若望與其團體之間的特殊融洽。

瑪定會士 (Fray Martín) 的評估是，他們每個人「愛他超過愛自己的父親」。他描述說，每當若望回到修院，「看見他的人都會急忙衝出」去迎接他，見到他回來，兄弟們的「喜樂如此之大」⁹⁰。直接行使職權時，若望毫不嚴厲，而嚴厲的態度是他那時代的特色，若望將之形容為「專屬野蠻人的惡行」。⁹¹

當若望開始談夜，也就是那臨於我們、又奪去我們控制權的夜，他並非強加痛苦。痛苦是個事實，若望的用意是鼓勵我們，要懷有創意地去承受。

若望顯然具有一個信念，痛苦對天主並非陌生或不相容的。如果這樣的氛圍充滿這泉水，其中的一切都是通往泉水的渠道。如果天主的注視支持世界存在，祂也會支持其中一切的存在，包括世上的痛苦在內。

88. 譯者按，這話的意思是：若望的道理，對黑夜、被動淨化的解說，不是要強加給人痛苦。

89. Testimony of Gabriel de la Madre de Dios (see *Crisógono* p. 266) 。

90. Testimony of Martín de San José, *BMC* 13.378 。

91. Testimony of Eliseo de los Martires, Dictámenes 15 (printed in John of the Cross, *Obras* pp.1125) 。

處在生命最後的幾個月，當別人的作為真的令他痛苦不堪時，這個信念使若望在他的信中說出驚人的話語。他不只尋求以天主給他的愛來面對敵人；他甚至想要見到敵人帶著天主的愛來對待他：

「女兒，至於我的情況，不要讓這事使你痛苦……不是人在做這些事，而是天主，祂知道什麼最適合我們，安排好一切帶給我們祝福。不要想別的，而要認為是天主安排了這一切，在那沒有愛的地方，放進愛，你會引出愛來。」（信26）⁹²

「天主安排了這一切……」，當然不是；至少不是指希望痛苦而安排痛苦，或故意創造痛苦。

以基督徒的立場而言，天主尊重自然法則，把世界交託給人的自由意志，經常透過第二因來工作⁹³，而不是顯奇蹟。若望對此很堅持⁹⁴；而且他如同大部分的聖人，看待自己生命的細節，視之為天主對他的旨意。

不但是「自然的法則」，而且也是「天主的眷顧」：這是基督徒的「不但／而且」，我們可能從不設法予以解釋，然而只當人努力以信德生活時，才會顯得有意義。遇有殘酷的痛苦時，「不但」是可怕的、無法承受的，往往是別人罪惡的後果，是應該治療改善的事，

92. 寫給 Maria de la Encarnacion, 1591年7月6日。

93. 譯註，天主是一切事情的第一因，「一切事物的起始原因，是一切變化的起源；在基督信仰中指天主。」第二因是指「依靠第一因的其他原因，如受造界中的人力、自然力等。」（《神學詞彙》）天主通常透過第二因來工作，而不是直接干涉。

94. 參閱山2·22·11；3·31·9；話語43-45。

有危險使我們只顧自己；「而且」也是掌握在天主的愛內，能夠說是此時天主對我的旨意。

那麼，走捷徑，全盤接受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且要認真堅持，若望鼓勵我們，在生命的負面經驗中，看見天主充滿其內。他鼓勵我們，把生命中所有的「困苦和磨難」，看作「如同來自天主的手，是為了她的益處，也是良藥，不要逃避，因為它們會給她健康」（焰2·30），而且會帶來「很大的祝福」。這些話來自《愛的活焰》，若望在那裡，要求的是能使人獲得自由，接受天主的撞擊。在《光與愛的話語》中，這個訊息以更簡明的方式呈現：

「當你肩負重擔時，你是在親近天主，祂是你的力量，因為祂與憂苦者同在。當你卸除重擔時，你是在親近你自己，那是你的軟弱。因為在忍耐的磨練中，靈魂的德行和力量得到成長和堅定。」（話語4）

「夜」呈現痛苦，但夜不只是痛苦的地方，也是天主湧流傾人的特許之地。在夜裡，愛不只來臨，愛也為其來臨打開一個空間。這是充滿天主的痛苦：在那我無法解開自我之處，它有力量釋放我們。那麼，這說明了第二個信念：治癒尤其來自無法自我操控的處境，來自慌亂失措的痛苦。我們隨從若望使用的最溫柔比喻說明這事：被母親喂養的小孩。

若望的牧職生活中，服務孩童的工作不多——雖然若望對小孩子覺得自在親切，如亞

味拉街上孩子們喜歡這位年輕神父，從這事上可以看得出來。

最接近的是，若望經過相當長的獻身生活，在革拉納達時，有位陌生的婦女帶著一個小男孩，貿然前來搭訕，向他要錢，說是要養育這個孩子，她說，因為若望是他的爸爸！這位會士感到莫名其妙，設法不理睬這位女士，但她堅持不休，若望於是問她：「這孩子的母親是誰？」她說：「是一位年輕的貴婦。」「她是哪裡的人呢？」結果是，這個母親一直都住在革拉納達。「這個孩子年紀多大呢？」「剛剛一歲多。」「那麼，這是一個奇蹟：我來到這裡還沒有滿十二個月！」若望顯然多次善用這件趣事，當他想讓人開心時會提及此事。⁹⁵

無論關於孩子的什麼事，若望對一位母親的困境有滿滿的切身經驗。我們看到，當若望還是個嬰兒時，他的母親佳琳為尋找更好的環境，必須在卡斯提長途跋涉。十二歲的方濟各走在她的身邊，她帶著小若望，若不是背在背上，就是抱在懷裡。後來，若望六歲和九歲時，他們又搬家（阿雷巴羅，梅地納）：這時不再是抱著嬰兒，三個都得一起走路。

得到一些不定期的收入：佳琳除了紡織，還當奶媽賺點錢。貝拉斯克先生（Señor Velásquez de Mirueña）很有意思地提到，他：「願意每月多付給佳琳·葉培斯四分錢⁹⁶，而不會給別的人。好使我的女兒能被這麼有德行的婦女餵乳！」⁹⁷

佳琳給嬰兒餵乳、斷乳；佳琳帶著她的小嬰兒長途跋涉。若望使用兩這個比喻：母親

95. Testimony of Jerónimo de la Cruz and of Beatriz de Jesús, in *Crisógono* p. 290.)

96. 四分錢（four reales）：西班牙的錢，意指多給一些小費。

97. 這段話出現在 *Dios Habla en la noche*（various authors, Madrid, EDE 1990）p.12.

讓小孩斷奶，使他能夠長大；一位母親扶起小孩，帶著他走，使他們都能確實走到某地。對若望來說，兩個比喻說的都是天主：它們傳達了天主的行動恆常不斷，祂的愛像似母親，富有創造力；這份恆常不變的愛會使人覺得慌亂失措，就像不給斷奶的孩子吸乳，或如同母親放開學走路的小孩時，無法穩穩地行走。

這段話是這麼說的：首先，天主如同給小孩斷奶的母親，為使他能長大。

「當靈魂決心立志事奉天主之後，通常天主會餵養他的心靈，愛撫他，就好像一位慈愛的母親，以胸懷溫暖他的小嬰兒，用美味的奶和柔軟甜蜜的食物餵養他，雙臂環抱他，愛撫他。可是，當嬰兒漸漸長大時，母親……放下臂膀中的小兒，讓他自己走路，好能除掉小孩子的習性，承受更大和更重要的事。」

天主恩寵的運作彷彿一位慈愛的母親，從靈魂內再生新的活力和熱情來事奉天主。這在靈魂方面無須費力，恩寵促使他品嚐甘飴和愉悅的奶，實行神業時體驗到強烈的滿足。

(夜 1 · 1 · 2)

(可是，) 當天主覺得他們已經有點長大時，為了使他們強壯有力，遂解開襁褓，讓

他們離開甜蜜的胸懷，把他們從雙臂上放下來，好能習慣用自己的腳走路。他們對這一切極感驚奇，因為一切都轉變成相反的一面。（夜1·8·3）

（在這裡，）靈魂開始享用堅硬的食物，在此感官的乾枯和黑暗中，開始賜給心靈這個食物……就是使所有感官的美味枯燥和空虛。」（夜1·12·1）

其中的一個比喻是：母親幫助小孩成長。若望如此明白這事，視之為天主教在人生中的行動：他們與天主的關係不再是溫柔的安慰，而是失去回饋的感覺，也許是不再覺得羅曼蒂克。這人可能用福音祈禱；或反覆一首最愛歌曲的歌詞；或想像耶穌，並向祂傾訴自己的感受。然而，祈禱的結果是，這些都不再餵養他了，唯一適當的姿態是，面對更偉大的那一位，保持留神和愛的靜止。

對這人來說，彷彿在他修道生活的視野中，失去了唯一的色彩。此即慌亂失措——我做錯了什麼嗎？為什麼我失去了顯然賦予我生命的要素？而若望聲稱，此一情況是果實，而非天主棄置不顧，反而是祂慈母般的愛更加靠近。

第二個比喻肯定以下的事：母親攜帶小孩，讓嬰兒自己走路，這個小嬰兒滿是挫折，可以誤解母親的用意，流露出不妥當的反抗：

「也會發生這樣的事，當天主執意要她留守在那靜默的寧靜中，靈魂卻執意使用理智和想像，想要靠自己來工作，這麼做，活像一個小孩，當他的媽媽要用雙臂帶他時，他拳打腳踢，哭號不已，就這樣，他寸步難行，又不讓媽媽帶領。」（焰3·66）⁹⁸

慈愛的母親：比喻天主不間斷的關愛；不過，這也是進入天主的愛必會有的痛苦。所強調的不只是痛苦，也有慌亂失措：「……他們對這一切極感驚奇，因為一切都轉變成相反的一面。」（夜1·8·3）

當若望想以最輕描淡寫的方式描述這個翻轉時，他談及神祕祈禱；這祈禱是，當神性的靠近登入心智和感覺時，然而在這裡的登入，是痛苦的對照。當神靠近人時，這人會完全不知所措；若是罪人，對於他的真相，和他所呼吸的愛之氛圍，其間的對比會令他痛苦。整個場景是互相對立。（夜2·5—7；焰1·22—3）

這就是神祕的「夜」，天主直接（臨現）的黑暗。可是，正如若望堅持的，所有的事件都植根於天主，所以任何的翻轉都能帶來神的靠近。若望親身經歷的夜，包含不公道的囚禁，那時他三十五歲，到了四十九歲時，遭遇一連串的刻意毀謗。在別人的案例中，他可以把夜應用在最不神祕的苦難：經濟困境、孤獨無靠、對朋友失望、被當權者誤判、團

98. 參閱山序·3。

體發生衝突。⁹⁹ 憂愁沮喪也包括在內。

在這個清單上，大概能加上我們自己的翻轉：對我們重視的事物做不必要的改變；壓抑已享有的新自由；夥伴們嘲笑或漠視我們的信念；相信的困難；未來的不確定；生離死別的極大翻轉：生病、衰老、死亡。這些就是若望說的：「普通的考驗，這是人類日常生活中的的一部分。」（焰2·27）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見解，這是對的，能擴大胸襟：

「身體、道德及精神上的痛苦：如疾病、饑餓、戰爭、不公義、孤獨、生活沒有意義、人非常脆弱的存在、對罪的痛苦認知、天主彷彿不在，這些對於有信仰的人，全是淨化的經驗，可以稱之為『信德之夜』。」¹⁰⁰

夜是正確的用語：黑暗，在黑暗中，視力派不上用場，人只能靠觸摸牆壁的感覺，摸索著前行。在此提出三個場景：

我們一直辛辛苦苦地工作，教育子女，就是說犧牲。有時是超多的犧牲，更換工作，降低生活品質，沒時間同在一起；生活愈來愈沒有樂趣。生活艱苦；不過，我們都甘心情願。那時，來了一封校長的信，相當簡略的私密信函。「令媛因涉嫌重大的吸毒偷竊而被

99. 參閱信 21、15、19、22、20；*Precautions* 15；*Counsels* 3-4。

100. *Master in faith* (Apostolic Letter for the fourth centenary of the death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14. (English translation, (L'Osservatore Romao 24/12/1990). On what follows, see Federico Ruiz, *Místico y Maestro*, Madrid, EDE 1968, pp. 525f。

逮捕；事態嚴重……」這是夜的痛苦：這就是「慌亂無措，因為一切都轉變成相反的一面。」

孩童流浪街頭的報導，終於點醒了我：「我對外面的世界負有責任。」由於教區的鼓勵和資助，我辭掉工作，接受覺察窮人的訓練課程。生活清苦，也覺得失落原先工作時的聲望。不過，我完全了解，並接受現況。雖然有不安的感覺，卻是拿定主意……：結果消息傳來，教區對此事不再有興趣。我不只更窮困，而且徹底翻轉。

若是照我的決定，我並不想回去。可是，我不曉得自己是怎麼回事。我的生活向來空洞，慣於塞滿亮麗的人際關係，這只是些虛有其表的交往而已。那時，我加入了一個不同的團體，開始祈禱，不再放蕩不羈，有了目標和活力，足以真實地改變我的生活。從那時起，我告訴無數的人我的歷程，似乎幫上了他們。可是現在，我自覺是個騙子。我去祈禱，做了許多祈禱，什麼臨在感都沒了。這使得我無法專心致志。這個樣子並沒有什麼變更；我整個地被擺平了，非常洩氣。起初我以為只是一天不對勁罷了，（我知道心境會影響祈禱）。可是，日復一日，情況依舊，已成定局……不只艱難，而且完全翻轉。

這就是夜，不僅痛苦，而且連我面對痛苦的立足之地也動搖起來。

這顛覆翻轉能發展到什麼程度呢？可能會愈演愈烈。若望論及「心靈之夜」。那時，可能襲擊我之為人的最深處。

如果這是真的，我們的中心點不是自我，而是天主——「靈魂的中心點是天主」（焰1·12）就是說，為了這個另一位（即天主），藉著交出我們的「自我」，而使我們成為「中心點」。這聽起來很不錯，不過實際上，我們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傾向自我，而剝除自我無非是死亡。竊盜罪、考場失敗、讓人虛脫的流感，這些都是夠擾亂人的事。不過，其中存有寶貝，緊包在我們對自我的意識內，失去對自我的意識，就像是受到侵犯一般。

針對此侵犯感，若望舉了一些例子。一個希望度正直生活的人，會因心窄病而受折磨，每個動作都像可能犯罪。一個希望身體和心靈都聖潔的人，能覺得被性的幻象壓倒。有人盼望自己專注於信仰，能察覺自己被褻瀆的思想降伏。（夜1·14·1—3）這些人的安全深受質疑，且徹入整個生活的根本意義。

這個質疑可能直接貫穿終極的意義，即一個人與天主的關係。如果天主是活生生的，不是我們以形像造設的天主，祂要來填滿人心靈的空虛，那麼，即使那個形像——我們用來達到天主本身的最靠近之物——也必須拆除。「我不是我所想的自己，天主也非我認為的天主。」

若望形容這樣的心靈剝皮為「破滅」感。（夜2·6·5—6）他說到「靈魂至極的痛苦，

乃是憂慮地認為他已經失去了天主，也遭到天主的捨棄。」（夜2：13；5；焰1：20）

在此亦然，若望確實是引申其生命史而寫的。在托利多的牢房中，或許首先浮現他腦海的是後背的傷¹⁰¹，及革新計劃的失敗感；不過，更深入挖掘後，出現的是那位靜默陪伴他的天主，祂的陪伴使若望徹悟自己的不配，天主的靜默使人覺得好像被拒絕。

後來，當若望有機會講述他的經驗時，他體悟「天主是充滿恩寵的慈愛母親」，為了重新再造他而毀掉他。他確定此事，甚至寫下相關的詩詞。然而身處夜中，他覺得自己觸及「地獄」的邊界，他感到混亂不堪的黑暗（夜2：6：2、6）

若望的最忠實門徒之一是里修的小德蘭（一八七三—一九七）。德蘭·瑪定（Therese Martin）二十四歲時，患了結核病而緩慢地死亡。在生病的一年半期間，她的姊姊們記錄小德蘭說的話語；處在一個可能真的很潮濕的修會氛圍中，這些文件證實她的英勇和幽默。小德蘭能以明亮的接觸，深入地面對，因為她活在更廣大的領域裡——她的整個生活都已朝向那裡——那是愛的圓滿之境，即她所理解的天堂。雖然如此，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事實是，對於死後會有什麼遭遇，她的望德受到逐步的侵蝕。她與修會長上分享她的經驗，她說那是一個「黑暗的隧道」。

101. 若望坐監時，每週一、三、五後背被鞭打，造成他長年不癒的重傷。

「現在突然間，包圍我的迷霧更加濃密了；濃霧深深地沉沒我的靈魂，團團包圍，致使我再不能尋回我故鄉（譯按，指天國）的可愛畫面——所有一切都消失不見了。」

團團圍住我的黑暗令我疲累……我聽見其中嘲弄的聲調：「全是一場空夢，所謂的天堂，沐浴在光中，聞到美妙的香味，有位創造萬有的天主，祂是妳的永恆產業！妳真的相信，是嗎？那些糾纏妳的迷霧後來會消除嗎？好吧！好吧！繼續渴望死吧！但是，死亡會使妳的希望毫無意義；那只意謂著前所未有的，更黑暗的夜晚，只不過是空空如也的夜晚。」¹⁰²

小德蘭害怕說了太多，但卻又覺得沒有說夠。她修道世界中的一切全被推翻，阻擋最赤裸的信仰。

我們能做什麼來幫助人穿越夜呢？朋友的臨在能是個重要的支持。然而，可能說的一切都派不上用場。所做的解釋會造成更糟的孤立：「如果他們的看法如此，我是越不過去的。」「大致上，他們可能對，但並不適用於我的情況。」根據若望的觀察，「無論什麼道理或哪一位神師，他都找不到安慰和支持。」（夜2·7·3）這人的體會是，沒有任何有效的適用方式。甚至連祈禱也變了天，成為靜默的淌血，滴滴流入心靈。看來此即不能祈禱的祈禱：「這不是和天主談話的時候」（夜2·8·1），而是「該把自己的口貼

102. Thérèse of Lisieux, *Manuscrits Autobiographiques*, translated by Ronald Knox as *Autobiography of a Saint* (Collins Fontana 1958, 1960) pp. 200-1.

近塵埃，這樣還有希望。」（《耶肋米亞哀歌》三章29節）

十字若望關注的焦點是：夜包含驚慌混亂的深意；車輪的所有輪輻都指向內，輪轂則將之帶出。若望帶我們到界外之地（outer region），那裡超越我們能力的界限，是有關生與死的不熟識之地；這樣的地方，他不叫作混亂，而稱為轉化。

比聖殿更大，比約納更大：天主大於我們對祂的感覺，大於我們對祂的觀念。當我們的光明（譯按，指認知）不再予以支持時，當我們的價值感、地位感或進步感逐漸暗淡時，當事情不該如此時，這其實就是，那位比我們大的天主，有了侵入的空間。

如果基督信仰是供天主觀看的人類企業，事情就不會是這樣。黑暗也只是黑暗罷了。如果這企業是神性的，而天主要強行進入，使之充滿，那些界外之地能夠成為治癒的地方。它們呈現空虛，天主需要把自己完全傾注。

在寫《黑夜》時，若望想說的不是：「很好，你看，這就是解釋。」他想說的是：「不是很好；而是一團混亂。不過，你並非孤苦伶仃，天主臨在其中。現在正是時候，不要失去對祂的信德。」

這是夜的第三個因素。一道天主的湧流，慌亂的痛苦，其回應是，不要放棄對祂的信任。

第十四章 超越同情

同情可能會很離譜。

「我看這好可怕——我不知道你怎麼受得了。不！我真能了解，你必定感到恐怖……」
然後，「我明天會再來聊聊……」

「不！真的……我很好。」

有種同情會讓受苦者受不了。

「夜」這個字意指「我知道你的遭遇」，但也含有「……重要的是，要正確地做出回應」。若望關心的不只是慰問，而且是要幫助我們創意地承受痛苦。

我們了解，自己的軟弱能引領我們承認：我們不是自己的救主。那麼，根據《黑夜》這部書的寬容格式，我們明白，黑暗能夠是天主靠近的先兆，斬除我們的自我，使我們向祂開放。這能適用於祈禱，但處在張力的深淵時，我們幾乎不認為可能。對那使得每日生活常常緊繃的發怒，這個格式同樣非常適用。（夜 1 · 5 · 3）這些經驗是痛苦、混亂、

覺得不稱心，而像這樣的感覺，能被人視為理所當然地保有。不過，要使夜成為 *nictosa*，意即幸福好運，也需要「順服」。

為明白這事，一方面可以想，有個我們盼望得到釋放的傾向——那些根深柢固的軟弱，夜這麼巧妙地使之曝光。可能是忿怒；或令人癱瘓的害羞；或扭曲的性欲；或無論說什麼，總把話題扯回自己身上，使自己成為同情或誇獎的焦點。我們祈求天主釋放我們。「但是，我們知道祂不會；已過於根深柢固；過去常是這樣，祂無處下手來釋放我。」改變看似不可能，得到釋放的希望漸漸消失，終至絕望。

另一方面，我們可能想到負面的事，即惹火、刺傷、或感到痛心。它們不是我們的作為（它們像夜那樣來臨），這些也一起構成生活的底層：困窘、侮辱、貶抑；同伴超越我的某個強項；失敗或被逐出的屈辱。這些事令人驚慌；如果我從一開始就不當一回事，又認為自己強壯到足以駕馭，我們的下場會是，覺得被壓碎，我們冒著增加痛苦的危險。

我們把情緒的許多能量擺在兩個地方：渴望獲釋的個人軟弱；意外臨於我們的負面處境。像這樣，處在軟弱和怨恨受傷的境況中，它們成為絕望的不二法門。

因此，「夜」給出一個轉換（*alternative*）。當負面的事臨於你，那時要記得你的渴望被釋放——獲釋於令你癱瘓的軟弱。這正是天主下手之處，重要的是，不要驚慌，或逃之夭夭。

那麼，如果我們不顧自己去幫助別人之後，卻得不到感謝，自然的反應是暗自傷痛，並決志「這是最後一次；再不幫他們了！」此時此刻要回想起，我們一直渴望能消除自己的小心眼和敏感；所以，要為此感謝天主。

覺得傷心，採取適當的立場，尋求改善，當然是對的。不過，同樣重要的是，不要去在黑暗中蘊含的天主。給出的代價是獲得釋放，讓天主來填滿我們。信賴——天主臨在於當中——能夠轉變痛苦，在那必會痛苦之處，使死亡的劇痛，化為誕生的產痛。

信賴是成長的關鍵。若望論及成長的一個畫面是攀登高山——《攀登加爾默羅山》，深入閱讀之後，會看出他的高山，如同厄里亞在以色列的加爾默羅山，或梅瑟在埃及的曷勒布山，是一座修道的山。書中談到共融（communion），其目標不是在山頂插上孤獨的旗竿，而是「使自己成為一座祭台」，奉獻「純愛的祭獻」。（山 1·5·7）

攀山能有各種的方式。有個攀山法是每走一步都要安全緊握，又要看清前方。這是個緩慢的攀山法。當峭壁更形陡峭時，害怕使人的腎上腺激素劇增，結果寸步難行。那時，遲早會整個垮掉：「我不行了——覺得非常微小。」

另有一種攀山法，即陷入上述的僵局時，會迫使我採用的這個方法。這就是信賴方向，握住登上高處者的手。

因此，是在夜裡攀上了加爾默羅山。一個人可能在每個下一步前尋求絕對的安全。這

使得生活緩慢、害怕，而這個進程也早晚會垮掉。成長意指轉換到一個源頭：握住另一位的手，信賴那一位看得見，雖然我現在可能看不到。

這個旅程，如果是離開自我，進入不可知的天主，是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前進的。不過，我們求生的本能，再加上擔心年紀一把，哪會有什麼成就，也覺察不出有何意義，更使這樣的轉換困難無比。

再者，若望的著作不容易被人了解：他的系統和圖解會讓人誤以為他在製作靈修的地圖，認為他關心的是畫出路上的每個轉彎，極力排除不知的部分。然而，比成長的圖解還獨創的，是他對生活天主的見證。他給我們圖解，不是要幫助我們預測，而是鼓勵我們降服。

他的一些要點——默觀祈禱的記號（山2：13；夜1：9）、愛的階梯（夜2：19—20），顯然是採用（前人作品）的例子。它們是有幫助的；不過，若望的聲音更真實地回響於他的確信，「如果我懷有望德，祢必不會遲延。」（話語26）

那麼，說出所有能說的——逃出托利多，帶這位悲傷的人到山上走走，格外細心地照顧這位病人。回復他的活力，使他的人際關係、計劃和祈禱朝氣蓬勃。同時也看看有什麼不忠之處，可能削弱我們旅途上的愉悅。這麼做，還是有個不是來自背信的黑暗，這黑暗，就算使盡全力也揮之不去。

此情此景，若望的邀請繼續下去，不要為你曾經擁有，而現在已失去的什麼掙扎。相

反的，「鼓起勇氣、堅心忍耐、不要憂苦；信賴天主」，懷著「愛的注視」。

此即若望對天主說「是」的綱要，這位天主「不會離棄尋求祂的人」；拒絕驚慌（堅持到底）；知道不要過分痛苦（不要憂苦）；轉換到另一個根源（信賴天主），換成新的交往方式（愛的注視）。（夜1·10·3—4）這段長句中的每個因素都值得留意。

堅持到底

當我們的能量根源快耗盡時，自然會質問：「我到底做了什麼？」或「現在我該做什麼？」

也許我不必去「做」什麼；至少，沒有什麼能開鎖的鑰匙，就算找到了，也不能完全打開。夜的根本真相是一位捲入的天主——而我所必須「做」的，就是不要逃跑。

這深深融入了我們的流浪文化，以致每遇有困難，我們的傾向是遷移。這（即旅遊的生活，屬感官的層面）可能安撫某些形式的痛苦，不過，必會產生一個世代，忘記寂靜是怎麼回事。對於那些「花時間不斷改變聖召，變化生活方式」，從來不會恆心留守某處，以進入其內的「生活實體」者，若望認為他們是很有問題的人物。（山3·41·2、1）忠心去愛一個月，是好的；忠心去愛三十年，也是好的。但其間有所不同，這個不同，只

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對若望來說，「不要逃跑」是令人興奮的事。

不要憂苦

當有些痛苦的事發生——如離開所愛的人，到一個陌生的環境——這時真的會有縈縮在自己內的危險。痛苦是真的，誘惑則是尋找一個「既與又」(both and)：既住在新的環境，又用鄉愁餵養故居。很不幸，這個「既與又」很容易導致反效果。一個人不能既沉迷於自憐，又能打造新局面。如果打造新環境的條件是，別人認同我們的價值，撫慰我們，那麼，新環境真實給予的機會，我們恐怕永遠也見不到。這是一個轉換，或對「自憐」說：「是！」，繼續纏縮起來，或對未來說：「是！」，放開過去。若望稱後者為「讓天主來帶領你」。不給天主帶領，造成不必要的哀愁：

「雖然天主真的來帶領——因為沒有他們的合作，天主也能來帶領——他們也不接受祂的引導。就這樣，由於反抗領導他們的天主，他們的進步非常小，也沒什麼功勞，因為他們沒有交付意志，結果必須忍受更大的痛苦。」(山序·3)

有時候，新環境對我們珍愛的事物威脅太大，致使不容許對未來做出愉悅的轉換。

若望面對最後的迫害，他本人相當爽直。在一封信中，他描述和團體如何打收成的雞豆（chickpeas），他說：「處理這些靜默的受造物，是很愉快的，比被活人惡待好多了！」（信28）¹⁰³痛苦可能會漸漸侵蝕，使得人完全不覺愉悅。然而，如果我們拒絕過度不當地受苦，這是有幫助的，一個人的內在平安需要下個決心，或下多次的決心，拒絕那不適當的痛苦。這要求的，不是孤單的英雄行動，而是轉換另一位的手，做個跳躍，也許是多次的跳躍，躍上不同的生命視野。

「我必須離開朋友們，我覺得孤單又空虛……」

「天主帶領你來到這裡，是因為祂愛你，祂知道什麼為你最好，你能信賴嗎？」

「信賴」，懷著「愛的注視」

在第四部福音中，耶穌顯得憂慮門徒們未來的苦難。他們會被驅逐，甚至被殺害。耶穌知道這事；不過，祂憂慮的不是他們的苦難——這是會發生的，祂也沒有提出避開苦難的方法。祂憂慮的是，他們會驚慌失措，內心突然間垮掉，使他們的信心「動搖」。（參閱《若望福音》十六章1—2節）為此，耶穌最常說的勸告，不是「躲避」，而是「不要害怕」。

103. 1591年8月19日，寫給安納夫人。

十字若望把這個信賴的反應改編成：「讓天主來帶領你。」這話聽起來美妙。然而，這是放開自己「被天主」帶領；這能使人覺得彷彿是最大的力量。

就像實際學習游泳，意指離開游泳池的岸邊，同樣，信賴天主，在實際修行時，會體驗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為了發現祂真的支持我們，我們必須像祂在支持著我們那樣生活。

我們說過，雖然若望說「被動」的夜，可是被動和主動是並行的。的確，他的「主動之夜」（山2—3），談論的是處理超性的經驗，這當然不是個人（主動）的作為；至於「被動之夜」（夜1—2），包含去面對困境，這些困境要求我們傾全力（主動）去克服，否則我們會被它們毀掉。在面臨失敗或背叛時，信賴；當伴侶醉酒或漫罵時，忠貞；處在充斥謊言的工作場所，正直；這些就是「讓天主來帶領」。也可以說，這無非是留守原處；不過，這彷彿屹立在強烈暴風中，能覺察出是最大的力量。

讓一個人只是「被帶走」，是很容易的，例如，當祈禱似乎是白費力氣，那時很容易說：「沒有必要拘泥細節，祈禱不是一直盯著錶看，過了十分鐘、十五分鐘，當然好……總之，有人開始去工作了……。」然而，「被天主」帶領，不是逃避空虛，讓空虛顯露更深的共融。若望稱被天主帶領為「純心靈」的境界，在這裡，天主「親自通傳」給靈魂，（夜1·9·8）一個更單純的注視，遇見一個更整全的禮物。

當一個人或團體失去開始時的吸引力時，會很容易只是「被帶走」。當快樂或感受轉

變成厭煩，或意見衝突時，很容易被其他的想法迷惑（「至少別的人欣賞我！」），或渴求虛假的陶醉（「開始時，我們是多麼快樂！」）「被天主」帶領，不是逃避寂寞孤獨，而是使之顯露更深的合一基礎：不是度蜜月，而是度金婚的基礎。

我們提到里修的小德蘭，對她來說，這個合一，意指彷彿一條銀線，象徵毫無掩飾的信賴，要求絕對少量的回饋。處在黑暗的數個月期間，她寫的詩沒有絲毫流露對神的不信。小德蘭解釋自己詩中的光輝，她說：「我詠唱我將要相信的。」¹⁰⁴ 依靠這個基礎繼續向前，對小德蘭而言，就是讓她自己不只「被帶走」，而是被天主帶領。

我們也詳述了若望最後的失寵遭遇。如果只是被帶走，意指當政策改變時，三緘其口（「畢竟他們都是既聰明又神聖的人。」）被天主帶領則是留守於真理，當他感到真理被挑戰時，開口反擊。他的同伴伊凡哲立斯大描述若望怎樣開始寫信投訴。

「我記得當中的一封信，措辭強烈，當我看了這信，我設法不要他寄出，因為會惹出麻煩的；可是，他不同意。他說，身為總會參議，他有責任寄出；而這會取悅天主。」¹⁰⁵

在若望的生活中，他的牧職生活亦然，他持守相同的口號——讓天主來帶領你。他的離開革拉納達，對女僕華納（Juana）是個痛苦的劇變。華納顯得慌張害怕，開始尋求確認

104. 'Manuscrit C' in *Oeuvre Complètes*. Cerf, Desclée de Brouwer 1922, p. 244: 'je chante ce que je veux croire'.

105. Letter of Juan Evangelista to Jerónimo de San José, 1630年7月2日, Quoted in John of the Cross *Obras* p. 1114.

她的任何靈修指導。若望的回答既充滿同情心，又清楚：「妳似乎覺得天主辜負了妳，其實沒有什麼辜負妳。妳不必到處尋求勸告。」繼續不斷地問問題，這就是讓她「被帶走」。然而，所有若望曾告訴她的話，並不會突然間失去效驗。被天主帶領，意指不要因失去支持而驚慌過度，而要容許此事帶她達到成熟的新境界。

「除了天主之外，無所渴望的人，不會走在黑暗中，無論在她自己看來，是多麼的黑暗與貧乏……妳做得很好。讓事情順其自然，要喜悅。妳是誰呢？怎能指導妳自己？最好停止這麼做！」（信19）¹⁰⁶

若望的洞見，要是能簡化成一句，或跨越整部書，那就是：一道天主的湧流；騰出空間接受禮物的黑暗；歡迎進入的信德。

另一封信完美地說出了。這信（信15）¹⁰⁷是寫給一位隱修女萊奧納（Leonor de San Gabriel）的。萊奧納感到孤立和混亂。她被修會當局（若望是當中的一位）調派，要離開她所愛的塞維亞（Sevilla）團體，前往她最不看好的遠方——科道瓦（Córdoba）。雖然修會的服從願約束她，她卻很難平心服從。若望為了幫助她，在信末對她的誇讚，毫不吝惜：

106. 1589年10月12日，寫給 Juana de Pedraza。

107. 寫於1589年7月8日。

「由於妳是這麼一位老手，經驗十足，妳清楚了解這些新隱院會發生的事；為此我們選擇您擔任院長，因為，如果只是找個修女，這裡多的是，恐怕會沒有地方裝得下她們。」

無論是怎樣的說服，若望的溫良使他進入深處。他說，這不是人，而是天主做了這事。

顯然，那不是真實的；這是人做出來的事，那些人對萊奧納的生活知道得很少，他們的決定可能相當武斷。不過，若望認為，那充滿恩寵的慈愛母親——天主——支持萊奧納，甚至利用這事來養育她。所以是天主所做的。天主這麼做，是因為祂有個禮物：就是祂自己，祂的親自「陪伴」，為了這份禮物，必須要有空間——空間即是萊奧納的孤寂。不過，為使禮物能進入，她必須處在黑暗中，對禮物說：「是」。這封信是這麼寫的：

「我在基督內的女兒，願耶穌在妳的靈魂裡。

謝謝妳的來信，也感謝天主樂於善用妳於新修院，這是天主的安排，為使妳獲得更大的益處；因為，當祂希望給予更多時，祂也會增加我們更多的渴望，直到使我們空虛，而為福祐來充滿我們……只有在那空虛和孤寂的心內，天主的無限福祐才進得去，裝得下。為此之故，上主願意妳好，喜愛妳完全孤獨，祂渴望親自作妳的全部伴侶。」

這是禮物——祂的陪伴；在那由人造成的環境中——她的孤寂。不過，接下來的是信德的回應：

「……祂渴望親自作妳的全部伴侶。

可敬的您必須傾心留神，唯獨滿足於祂的陪伴，為能在其中找到全部的滿足；因為，即使靈魂到了天堂上，她的意志不安於盼望這些事，她也不會滿足的。」

這就是把痛苦變成夜；憂傷、說出所有能說的、不寬恕引發事端的罪行；然而，深信天父手中掌握這件事，會將夜轉變成福祐。

「不要害怕」：這個命令很有道理，因為夜確實令人害怕。害怕對單向跑道說「是」，因為這路可能終止於荒野；萊奧納的害怕是，科道瓦會結束塞維亞的舒適；配偶或獨身者的害怕是，感情會被冷落；門徒的害怕是，作了奉獻，卻沒有盡職。我們已說過，並非必須再選擇另一條路，而是這人可能從未完全選擇這條路。

若望探索出一個模式——是一個自我給予的天主、是一個為禮物騰出空間的黑暗——呈現出一個目的，值得人付出一生。不過，若望所許諾的相遇，並非保留給達到終點相遇的那些人。若望知道這個模式，當下立即有用——臨在於信德中，在耶穌內得到擔保，在祈

禱中得以蒙受。回顧了這模式，接下來我們要詳述這個「相遇」。其中並非沒有痛苦或混亂；然而卻有比痛苦或混亂更深入的、一個珍貴且更有意義的友誼。這是不要害怕的有效理由。

【第五部】相遇

感覺祂不在，未必祂就不在。

感覺祂很靠近，也未必意指祂靠近。

人或感受都會改變，變成不完全、膚淺或錯誤。



第十五章 天主的經驗 (一)

「孩子們，你們出於天主，且已得勝了他們，因為那住在你們內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若望壹書》四章4節；參閱《羅馬人書》八章35節；《路加福音》十二章32節）這話顯示出，不是安全的未來，而是比未來任何可能的遭遇更有力的陪伴，使初期基督徒有勇氣去堅心忍耐。

十字若望亦然：當他說「夜」時，他腦袋中出現的不是那麼多的痛苦，即使所出現的是救贖的痛苦。

他知道救贖的痛苦值得人犧牲。若望的道理為我們指出：祂是一位給出自己的天主（活焰）；我們要騰出空間接受禮物（攀山）；天主親自下手開始給予禮物（黑夜）；從天主的永恆計畫伸展，達及天堂最後圓滿福境的進程（靈歌）。這幾本書雖然各具風格，全都探索這個模式（Pattern），使用相同的語言：全都講述愛，或談信德，或信、望、愛（「三超德是一起增長的」）（山2·24·8），及你們得以蒙受禮物。這來自相會的地方；亦即相遇。在信、望和愛內相遇，這是以下兩章的主題。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所說的，大部分是描述行動中的信德與愛德。如果我得到一個凌駕別人的機會，我卻抑制這個壓倒性優勢的衝動，讓別人維持現狀，對天主說：「我不需要這些；我需要祢」，這就是愛德。如果有某人，他的善表是我信仰的依靠，是他帶領我接受福音，原本熱心的他，後來放棄了信仰，雖然如此，我還是堅心持守，這是信德。如果我面對根深柢固的缺點，不讓譏諷的心態（「永遠改不了的！」）關閉未來的門戶，這是望德。

在此，我們希望發揮的論述，不太在於修行信德、望德、愛德，而是呈顯其內在的生命力。我們要以解釋若望的一段話，及回答一個現代的問題來講解。若望的這段話相當驚人：

「基督徒應該留意，他們的善工、守齋、施捨、補贖（祈禱）等，其價值不在於它們的量與質，而在於引導他們行善的天主之愛……。」（山 3 · 27 · 5）

更明顯地，「不是愛天主的事，有什麼益處呢？在天主眼中又有什麼價值呢？」（山 3 · 30 · 5）

確實，愛真的使人更有能耐。快樂的施予者，比不快樂的施予者更好；在一天結束時，

必須做的工作，做得不漂亮，總比完全不做好。不過，若望毫不妥協地說，只有愛賦予價值。這需要做些解釋。

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恆常性的，但在今日卻有特別急迫的回響。這問題是：我怎能找到一個天主的經驗呢？

「給我一個天主的經驗！」人們有時用這句話來反對倫理規範，正確的虔誠行為；或反對效忠於制度化的教會。若是「過分反對」時，則需要給予教導。根據《聖經》顯示的天主，祂的愛要求人們有其行為方式，也要求有一個團體，樂意設立機構來支持他們的信德與使命。不過，就其本身而言，這要求是足夠正常的：給我一個天主的經驗——而非其他的替代品。

十字若望也有這個焦慮。處在這樣的焦慮中，他開始說：「祢隱藏在哪裡？」我能在哪裡找到祢呢？是祢，而不是其他的替代品。只有天主本身才能滿足他的需求。

當十字若望尋求一個「天主的經驗」時，他說，他的尋求是出於經驗。他的意思不是使「感受」和「沒有感受」互相對立；他意指「真實本體」和「純理論」是對立的。他不是尋找什麼令人振奮的事物，來使陰沉的日子明亮；他尋找的是某一位，在沉悶的日子裡，能使他滿足地與祂同在。他向我們保證，天主樂意「通傳祂自己」，再加上一句「至少以隱秘的方式」（焰3·46）所以，他尋找的不是一份相遇的「感覺」，而是「相遇」

本身。然而，設立這個條件，我們現代人的問題，也是他的問題：他想要的不只是成全，而是「結合」。「給我一個天主的經驗」。

這迫使他——尤其是他——陷入不可能的進退兩難之境。

兩難中的一端是：若望所尋求的天主，對他而言，是絕對的超越。若望強調這一點，因為他處身的文化，傾向於使神性界平庸化。

「我很害怕現今所發生的事，若有哪個靈魂，做了不值幾毛錢的省思後，如果在收斂中，有了些這樣的神諭，隨即會把一切施行洗禮，好像全來自天主似的，且用這樣的話說道：『天主對我說』，『天主回答我』。然而事情卻非如此……」（山2：29·4）

可是，若望說，天主是超越的，不只因為他所指導的人需要提醒，也因為這是他日益認清的明確真理。

如果要加以表達，他會畫分出兩個實體。一方面是宇宙的星星與太空、太陽與大地；動物與植物；微生物、微中子與夸克¹⁰⁸。還有心靈、肉身、思想和行動。還有人，及我們所有的關係、所有的選擇和機會，串連成我們的歷史。總之，所有的一切，是這一方面。

108. 夸克（quark）：一種比原子更小的粒子。

另一方面，是天主。

天主，祂不是萬有的部分，當萬有的每個部分都定位時，祂也不是更多的一個部分；天主，祂維持萬有，然而萬有之中，什麼都掌握不住祂。萬有源自天主，在祂內存在，指向祂，顯示祂，可是，當我們徹入所有最虔敬神聖的萬有中¹⁰⁹，天主仍是無限的不同。「『天主』依然是人無法述說的，這個輝耀的實體，對我們來說，仍然是絕對的奧秘。」¹¹⁰

為尋找一個名字來稱呼和天主相遇（相遇中的這位天主則涉及天堂），若望詳細地探索《聖經》，發現在《默示錄》和《聖詠》中，有個比喻告訴我們「一些什麼」。經上說得很好，不過，若望說，「完全不足盡言，所有的話語合併一起，還是不能言盡。」（靈歌 38·8）當我們用盡所有的名詞去稱呼時，天主仍然有待去命名。若望告訴我們，「沒有人能說有什麼是像祂的。」（《靈歌 26·4》）

這位天主全然超越；不過，兩難的另一端是，若望絕對必須和祂相遇。我們看到在托利多的這個火熱的傷痛，然而，這傷痛呈現在他所有的著作裡。他對人所懷有的狂喜觀點需要它。

若望寫作的期間（一五七八-九一），當時的西班牙帝國，作家們對人文主義的樂觀看法處於衰微邊緣。文藝復興對人的偉大觀點，也在泛黃的褪色邊緣。詩人龔果拉說，今朝有酒今朝醉，轉眼一切都化為「灰塵、塵土、煙霧、陰影、烏有」，巧妙地點出當時的心態。¹¹¹

109. 徹入所有最虔敬神聖的萬有中：原文是「penetrated into the deepest godliness of it all」，意思是說，即使是深度的祈禱，宗教的敬禮等等，最能顯示天主的一切。

110. Karl Rahner *Meditations on Priestly Life*,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73, p. 13. On the two sides of reality see his "The eternal significance of the humsntity of Jesus for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3,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67) pp. 35-6

111. Luis de Góngora, *Sonetos Completos*, Clasicos Castilla, Madrid 1969, p. 149. 龔果拉（1561-1627）是西班牙名詩人，文字瑰麗是他的風格。

若望則非如此，他毫不懷疑人性尊貴的真正可能性。宇宙是「一個愛的無限海洋」（焰2·10）；靈魂是「至極美麗又完美的天主肖像」（山1·9·1）；僅只人的一個思想，「其價值超越全世」（話語34）若望的樂觀主義是毫無疑問的。當人的能力沒有感到被填滿時，就會轉變成等量的飢餓：

「這些洞穴（即人的心靈）的容量是深奧的，因為它們能容納天主，而祂是深奧和無限的；這樣，從某方面來說，它們的容量無限，所以，渴望也無限，它們的飢餓也是深奧和無限的，它們的憂心忡忡和痛苦是無限的死亡。」那時靈魂處於警覺的準備中，「為接受她的圓滿」。（焰3·22）

這就是進退兩難：一位超越的天主，是若望的一個絕對需要。這個僵局說明人生活中多半的越軌——想要以別的什麼來填滿需要，或使天主平庸化，讓我們能把握祂。然而，若望相信，有個毫不妥協的答覆。

首先，我們獲知什麼不是「天主的經驗」；至少，是不確定的。乾枯的感覺，不能證實天主不在。神聖溫情的感覺，也不能證實祂的臨在。天主的實體絕對是更深奧的。我們引述以下的這段話：

妳做得很好！……經常在尋找祂，有如尋找一位隱藏者，因為，當妳認為，天主比任

何妳能達到的事物更崇偉，更深奧時，妳極其讚揚天主，也極親近天主。因此，不要局部或全部地，留意妳的官能能理解的一切。……千萬不要像許多愚蠢的人，按照他們對天主的膚淺想法，認為當他們不理解祂，也沒有品嚐或感受祂時，天主就是在遙遠之處，和非常隱藏的，其實，適得其反：她們愈不清楚分明地理解天主，則愈親近天主……那麼，妳做得真好，無論什麼時候，處於逆境或順境，是屬靈的或現世的，妳始終認為天主是隱藏的，這樣地呼喚祂，說：「祢隱藏在那裏？」（靈歌 1：12；1：4）

感覺祂不在，未必祂就不在；覺得祂很靠近，也未必意指祂靠近。由於我們用來觀測天主親近我們生命的計量儀，百分之九十五毫無關連，若望確實有些積極的話要說：

「如果妳仍想再聽聽這事，聽一句充滿實質、卻難於達到的真理：這就是，妳要在信德和愛德內尋找祂。」（靈歌 1：11）

兩難在此得以解決。若望尋求和一位超越的天主結合：他需要一個沒有阻礙的方法；是階梯，同時也是階梯的頂端。相信、希望和愛是唯一的方法，是人直接「和天主結合」的方法。

若望說得很清楚：

「人愈有信德，與天主的結合也愈深。」（山2·9·1）再者，靈魂的「望德愈深，也愈和天主結合。」（山3·7·2）

其他的經驗「都不是靈魂與天主結合的方法，只有愛德才是。」（山3·30·4）¹¹²

「靈魂的健康是天主的愛。」（靈歌11·11）

強調這些（他的每一本書都強調），他斬斷了後來神學家對靈修旅途造成的阻礙。開放給每個人的信德、望德、愛德，遠比看重超自然現象更富深意，他也徹底斷絕當代虔敬者的神祕觀。不要貯存那些現象、神見、內在的話語，「所有這些（領悟）無論是什麼，都比不上在空虛和捨棄一切中，以活潑的信德和望德，做出的最小行動，那麼有助於人愛天主。」（山3·8·5）換句話說，相信天主，祂在耶穌基督身上顯示祂自己：這是最真實的事件；除非顯示且存留在這個信德事件內，其他的經驗都不要接納。（山2·27·4）

若望寫下這事，具有神學家的確信，及牧者對於實際修行的洞見，同樣，在他的書中，當他想說些有助益的話時，他這麼說：

「唯獨生活在黑暗與純真的信德中，在確定的望德中，在純然的愛德中……要喜樂，並信賴天主。」（信19）¹¹³

112. 參閱信13，1585年4月14日（？），寫給一位加爾默羅男會士。

113. 1589年10月12日，寫給 Juana de Pedraza。

「要生活在信德與望德中，即使身處黑暗，因為在此黑暗中，天主親自支持靈魂。把你的掛慮交託給天主，因為祂一直在照顧你。祂必不會忘記你……」（信20）¹¹⁴

當若望陷於幾乎掐死他的環境時，對他而言，就是在那裡，有了生命、新鮮的空氣和釋放。他的同伴兼傳記作家亞龍索（Alonso）做見證，當若望的同會弟兄虐待他，把他逼進日益緊迫的死角時，信德使他發現天主在那裡，給了他呼吸的空間：

「上主的忠僕（十字若望）具有這種信德的一個指標是，看見他經歷令人窒息的磨難……（他的信德）給他力量，為他開門，使他能在天主的臨在下，甚至在通道彷彿全被關閉時呼吸。」¹¹⁵

無論身為神學家或牧者，或在他個人的生活中，若望不斷地回到相信、希望和愛。他堅持這麼做，使人接觸到天主。

114. 寫給一位加爾默羅會隱修女，於聖神降臨節。
115. BMC14.370。

信、望和愛把天主給你

對於基督徒的這些答覆，若望做出的敘述是有些非比尋常。

前人談論的方式，所強調的是展開行動，衝向天主。然而，當若望開始談論時，他強調消極。所強調的不是展開行動，而是放開 (letting go)；不是緊握，而是「在信、望和愛天主上的赤裸與空虛。」(山 3·10·2)

因此，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的第二和第三卷，若望列出光照理智的認識和光明，及愉悅的來源，甚至是虔誠的愉悅，使人心快活的愉悅——只說，充滿愛的信德會要求我們超越它們。再者，他對愛的定義是，完美地翕合天主的旨意，不過在修行時，意指不與其他任何的事物連結。(山 2·5·7) 書中直言不諱，「我願說服神修人」，這條道路「並不在於繁多的思慮，也不是方法、方式和品味——雖然初學者可能需要這些方法——，但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能真實地棄絕……獻身於為基督受苦和滅絕一切。」(山 2·7·8)

這個消極的衝力令人震驚。我們要怎麼解釋呢？

某種程度而言，其作用是提供保護，坐視不顧推動我的什麼 (what boosts us) ¹¹⁶，意指，如果內在的推動失效，我們的信德不必因之瓦解。內在平安的感覺，或覺察與更高超的世
界接觸，或覺得欣羨一位很有靈感的人，或感受小團體內的情誼：這些都是美好的。但它

116. 推動我的什麼，就是指內心很有感受的經驗，對我大有幫助的一切事。

們都不是天主，不把我們所有的希望緊釘在那上面，保護我們免於不必要的悲傷。人或感受都會改變，會變成不完全、膚淺或錯誤。

若望所處的文化背景喜歡靈異經驗。這使若望感到不安。在一個極虔誠的混合經驗中，神見、出神、訊息、香味、聖人、魔鬼、天使、天主，這些樣樣都有；人們的動機若是有個缺陷，就會使他們陷入無望的混亂中（山 2 · 11）。事實上，其間充斥的無非是自欺和自我投射：

「他們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天主說了話，實則不然，其實所發生的，只不過聊勝於虛無，或者全然虛無，甚或比虛無更虛無。因為所導致的不是謙虛、愛德、克苦、聖潔的單純和靜默……等，又有何價值呢？」（山 2 · 29 · 5）

若望透徹此事，他提出這些原則，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明確地敘述：使你與天主結合的是信德、望德和愛德，在基督內，復活的基督在祂的教會內，臨在於祂的聖言。「今生中，所有想像能構想，或理智能接收和理解的事物」，雖然可能是好的，但如果擾亂你的信德和愛德，其本身「都不是，也不能成為最近的方法，達到與天主結合。」

（山 2 · 8 · 4）

因此，若望消極地強調信德和愛德是相當明智的：解除能導致悲劇的依賴鎖鏈。還有，這個強調可能會令人沮喪，甚至是毀滅。（參閱山 3·2·1）然而，事實上，若望說的是「放開，離開這路。」只因爲他這麼確信，天主懷著真理和愛，祂要強擠進入¹¹⁷。若望的天主不是「在外面」，等著被某個幸運的旅行者碰巧遇上；他的天主是侵入的¹¹⁸，自我給予的，要進來做朋友的。當禮物是這麼的全部和立即時，那麼，優先的是騰出空間，而非展開行動。其結果是：

「因為這些德行（信、望、愛）具有隔離作用，使靈魂避開所有亞於天主的一切，因而能使靈魂與天主結合。」（夜 2·21·11）

若望的經驗，其完整的模式濃縮於此：為了接受而騰出空間給天主；（參閱焰 2·27）「由於靈魂獻給天主空間，當此事完成後，靈魂將在天主內受光照與神化。」（山 2·5·7）這是一種來自熱情甚於明智的「放開」。這是人們的緊急行動，當他們獲知遠在他鄉的愛人，已經上了電梯，不消幾秒鐘，愛人會從電梯的門走出來。

保祿對愛的理解——「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羅馬人書》五章 5 節）特利騰大公會議¹¹⁹採納這個觀點，這個法令在撒拉曼加公布時，

117. 強擠進入：原文是「is pressing to come in」，pressing 含有擠壓和強迫的意思，也可以說是要強擠進來。

118. 侵入的：原文「invasive」，除了侵略，也有擴散之意。

119. 特利騰大公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63，特利騰是地名，位於義大利北部。

若望是當地的學生。他們有力地講論信德、望德、愛德，視之為天主在人領洗時賜予的禮物，藉此，天主居住在基督徒的靈魂內，帶我們進入祂自己的內在生命。¹²⁰

這個論點繼續發展。信德是神性的禮物，我們藉信德而相信天主，如同天主推薦祂自己；愛德，是個禮物，我們藉著愛德選擇天主，願意祂所願意的。在這點上，天主聖神愛我們，把我們放進聖子和聖父間愛的洪流中。藉著信德，我們以天主聖子的認知來認識；藉著愛德，我們以聖神的愛來愛。

在基督徒內所發生的，是遠超越他的事：信德是天主高舉靈魂進入天主自己的生命。這是超性的德行（theological virtue）：是從天主來的（theos），且歸向天主。

這不是人必須懂得的深淵——雖然在神祕經驗中，多少已開始登入。不過，這（恩寵、天主居住在靈魂內、靈魂分享天主的生命、信——望——愛）是基督徒的最深奧真理。

天主對若望的撞擊，使他以新的眼光看見真理。他用這樣的眼光來解讀我們的答覆。凡天主這麼靠近的地方，我們的答覆根本上必須是接受；這個接受促使我們不能不與這位天主接觸。「除非受聖神感動，沒有一個人能說：『耶穌是主』的。」（《格林多人前書》十二章3節）換言之，說「耶穌是主」，你就已經接受了天主聖神的引導。相信、希望和愛，你就是在接受天主。

若望個人的天主經驗，鼓舞他這麼說，因為那是在信德內的經驗——《愛的活焰》中說，

120. the Council of Trent, session VI, decree on justification.

「受光照的信德」(焰3·80)——不是外表的信德。默觀的成長，進入黑暗中的熾熱，愛的認識，這是成長深入信德，而非深入與信德毫無關聯的事物中。¹²¹若望的確信不是來自學識或自覺有能力，而是在於相信耶穌基督的天主。他召喚信者達到「結合」，提出一個目標，這目標必會展現，也已經是我們的。

若望以相當美妙的方式述說這事，我們將在下一章探討。不過，他的兩難，絕對需要一位超越的天主，在此獲得解決。信德、望德和愛德的目的，不是我們要到神性的領域建立殖民地，而是天主收納我們進入祂的生命。只要天主是顯示和給予的天主，相信和愛就是去與祂相遇。

121. 參閱山2·1·1；2·24·4；3·13·2。

第十六章 天主的經驗 (二)

若望的字典中，「信、望、愛」所傳達的含意，最主要的是天主對我們的獻身 (commitment)。現在我們針對每個禮物加以探究，我們會發現，這個神性的獻身，是以難以抗拒的方式表達的。

「信德的深淵」

「在今世，我們靠信德而生活。」這話易於引發一種灰色距離的感覺，有些人相當幸運，能夠藉著一道神祕的閃光得以洞察；至於大半的人，則是一件無視困難當前，仍繼續前進的事。

不過，當若望說：「信德，不是現象 (phenomenon) ¹²²」，不是因為他希望我們習慣於靠定量配額來倖存。而是因為，信德是圓滿的，現象則不及圓滿。

信德，即相信天主聖言，「深入地」相信天主，是鮮活的接觸。在其中，聖神通傳的不是話語，而是祂自己，是天主聖言。「在信德內：聖神會在其中散發最多的光明。」一個

122. 這句話的意思是指信德超越現象。

人的洞見或經驗給予一些光明，不過，與在信德內的相遇比較，若望說它們就像鉛與純金，又像一滴水與海洋：它們給人「一個、二個、或三個等等真理的智慧；而在另一種光照中（即專注於信德），普遍地通傳天主的一切智慧，亦即，天主聖子，在信德內，祂被通傳給靈魂。」（山 2·29·6）¹²³我們的信德，即是聖神帶領我們配合天主聖子的推動。

因此，信德不是以灰色的距離穿越，而是以光明。

若望繼承傳統的這個定義：信德是「一種習性，對靈魂而言，是確實和黑暗的。」（山 2·3·1）他接受：信德是一種習性（不是只使用一次的東西，而是賴以生活的禮物），是確實的（像天主聖言那樣確實），也是黑暗的（因為在傳達真理時，並不給予證據）。

然而，當若望繼續談論時，「光」這個字一再出現。「多麼不可思議的事！雲柱是黑暗的，卻能照明黑夜」，引領以色列子民；同樣，信德「給予光明，並照亮」靈魂。（山 2·3·5）

信德是黑暗的，因為給予過多的光，是「過度」的明光。（山 2·3·1）¹²⁴你能隨意地注視星星，但直視太陽會使你盲目；你能在遠處描繪事物的形狀。但若事物近在眼前，你就無法聚焦。所以，當天主通傳自己給靈魂時，理智的本性視野太狹小，我們必須相信，而非聚焦。如果信德為我們打開的世界，是更鮮明的觀念，或更生動的印象，那麼它的光看起來確實是明亮的。但若信德為我們打開的是天主，它的光會使我們盲目。

123. 參閱山 2·3·5。

124. 參閱山 2·9·1。

那麼，信德是黑暗的，不是因為天主教在遠處，而是因為祂近在眼前，在靈魂面前。信德內是天主，祂「通傳自己給靈魂。」（山 2·9·3）¹²⁵

若望有一種迷人的方式敘述這事。當他搜尋字句，心思沉浸於《聖經》，經上的畫面浮現於腦海。有個畫面是基德紅攻擊米德楊人。《民長紀》記載，基德紅和他的人潛行靠近敵營，帶著藏在瓦罐內燃燒的火把。他們來到營區，時間一到，打破瓦罐，高舉火把，喊叫說：「刀劍為上主，為基德紅。」（《民長紀》七章 20 節）

「信德也是這樣，那些瓦罐象徵信德，其內包藏著神性的光明。」（山 2·9·3）在基德紅的個案中，無論物理學怎麼說，若望很清楚，信德的瓦罐保持其內的神性之光熾燃。所說的不只是光，或等待光，或代替光；而是其內包含光——天主的明光。當我們死時，這瓦罐會打破，我們會看見光；其實這光是隱藏的，不過，藉著相信，我們擁有這光。如果我們想要神見、有感受的證據、顯現，那時信德會落空；如果我們想要的是真實本體，那麼，單憑信德就會給我們一個天主的經驗。

《靈歌》以愛情的風格述說同樣的事。當新娘喊出：「在哪裡？」之後，隨之而來的是長期的追尋。她上丘陵、下低谷，懇求牧羊人，詢問受造物，徹底地厭惡自己，且痛苦地抱怨，最後，她被迫回到原點，最真實的根源：「除了轉向信德，她不知要做什麼」，因為其中「包含且隱藏她心愛主的形像和美麗。」（靈歌 12·1）

125. 參閱山 2·1·1；2·9·2；1·2·3-4；夜 2·2·5

啊！宛如水晶的清泉！

若在你的銀輝水面，

突然凝現

我渴望的雙眼，

將速描於我深深心田！（靈歌12）

一道泉水湧出，水泉湧入陽光照耀的水池，水面反映明亮的天空；這是「銀輝」。〈靈歌12·1；《若望福音》四章14節；七章39節〉

這個比喻轉換成鍍銀的花瓶，鍍上白銀的黃金瓶。若望告訴我們，白銀有如信德的命題（propositions）——我們所相信的，信經的條文、福音的話語。不過，當若望說：「信德給你天主」時，他不只意指信德給你有關天主的正確資訊。信德給我們天主，生活的天主，好似印記，帶領我們站在正確的位置來接受禮物。如果信德是鍍上的白銀（信經），這個鍍銀的花瓶包著黃金（真實本體）。天堂上沒有必要宣告信經。天堂上會刮掉鍍銀，我們會看見黃金。在此塵世，我們見到的是白銀，不過，其中包含黃金。它「包含且隱藏」心愛主的肖像。

保祿說：「如果你口裏承認耶穌為主，心裏相信天主使祂從死者中復活起來（命題），

你便可獲得救恩（真實本體）。」（《羅馬人書》十章9節）

宛如白銀的信德，完全遮蔽黃金般的信德。那麼，我們得到令人心悅誠服的這句話：「信德給予並通傳天主本身給我們，但卻覆蓋著信德的白銀。」（靈歌12·4）

以望德治癒記憶

若望顯然知道相信、希望和愛是一個人的完整答覆；也知道我們的官能——理智、記憶和意志——並非三個「東西」，而是人在三方面（理解、記憶和渴望）的行動。¹²⁶他是整全的。

上述說的，更有助於若望解析和連結。這麼做，他使信德和理智（認知如同聖子的認知），愛德和意志（以聖神的愛去愛）拉上關係。望德和記憶並行。

形成記憶的來源是什麼？我「記得」小時候曾去過蘇格蘭。我「記得」昨天寫了一封信。「記憶」包含的意思是，藉著記憶，我回想起過去的事件——「痛苦的記憶」、「快樂的記憶」。

我們需要這些記憶來知道我們是誰，知道我們的地方。失去記憶的人是痛苦的殘障者。由此可見，記憶不只是過去形像的檔案室，而且是人回想的能力，這能力使人在流動的時間裏保持連續。

126. 參閱山3·1·1；2·24·8；2·29·6。

當若望說「記憶」，他的意思基本上是這樣的：這是人的能力，追溯、期待、擁有其他飛逝的時光為己有，大致上，這就相當於我們所謂的「意識」(consciousness)。使我們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對過去，也觀看當下(靈魂能「記得他的欠缺」)，或未來(念及死亡，想及天堂)。(靈歌 2：6；11：10；39：10)就是所謂的讓我隨時做我自己。

雖然過去和未來可能不存在，它們的影響是夠真實的。尤其是「過去」深深紮根於心靈，而且，當時光流逝，累積的影響操控著理智與情緒，助長侵略、迷色或驕傲。

若望深知過去的根能如何壓制情緒(這是我們常有的經驗)；(山 3：5：2)憂心此時此刻的不定，又如何能使未來癱瘓。¹²⁷

「夜」——尤其是被動的夜，是天主對我們的作為，是記憶的治癒。這不會摧毀我們的印象(impression)：這些是好的，能喚醒我們向善(山 3：42：3)。夜確實挑戰記憶對我們當下自由的壓制。夜使我們從「過去往事」或「未來無定」的奴役中得到釋放。

這個過程包含主動的方面——我們做什麼。

要習慣解開「記憶」的圈套(過去事件的激動畫面，未來的憂心期盼)，讓你的「記憶」自由，完全地擁有當下。這個解開圈套就是「望德」的工作。

「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苦足夠一天受的了。」(《瑪

127. 參閱山 3：5：2；3：6：3。

《寶福音》六章34節) 或者如馬克吐溫一再說的：「我憂心生命中的許多事，它們中大部分絕不會發生！」若望亦然，也是極其實事求是！

「由於事事拂逆，在靈魂內導致的痛苦和擾亂，對於靜息拂逆的諸事，既無助也無用；相反的，不止於此，甚至傷害靈魂本身……這是很明顯的，自我擾亂總是徒然……而以寧靜和平安承受一切，不只有助於靈魂得到許多福分，還能幫助處於逆境的靈魂，做出準確的判斷，採取適當的補救良方。」(山3·6·3)

建設科道瓦男會院期間，必須拆毀一道牆，工人計劃把牆推倒。這個施工失敗，石牆倒向一個房間，這房間隨即倒塌。正好是若望的房間，會士和建築師衝到現場，搬開碎石堆，想找出碎石底下一具五呎三吋的屍體。終於他們發現了若望，他在一個角落裏，縮成一團，「正發出笑聲」。¹²⁸

不談倒塌的牆，冷靜沉著也是若望的一個強項。不過，他的記憶自由，不受縛於「過去發生過什麼」、「可能發生什麼」，甚至「確實已發生的什麼」。望德不只是邁向健康的一步，消極地說，更是拒絕被封鎖在焦慮或激情中，因為在當下積極地存在一個真實本體，無限地凌駕那些因素。望德解除靈魂的不定，不只「除去」，而且是「獲得」——得到真

128. Testimony of Martín de la Asunción, BMC 14.83-4

的會來填滿他的；那就是天主。(山 3 : 15 : 1)

若望知道的只有兩個真實：現在和永恆。望德使記憶脫離昨天和明天的抽氣墊 (the suction pads)，使記憶在當下如同朝向上方的空杯。也就是所謂的「當下的聖事」。永恆迅速降臨，彷彿顛倒的三角形，在時間內只有一點：現在。

在這種意義下，焦慮不只是痛苦，而是個悲劇，因為所專注的是較差的，而非原本更優質的。望德意指安撫理智，平息使它激怒或驚嚇的事，使它如同朝向天主的空杯，只有天主能填滿他。

當若望說到耶穌的母親時，就是如此立論的。聖母自由地行動，不讓自己因過去或未來而癱瘓。她的登山法，放棄依靠先備妥的把手，選擇順服嚮導，即另一位（譯按，指天主）的手。她的望德使她自由，在每個當下讓「聖神」完全主導。(山 3 : 2 : 10)

就像信德，望德亦然，若望強調放開 (letting go)，即放開過去和未來，只因為他確信天主是盤旋飛翔、強擠進入，要來填滿空隙。祂會填滿的：「凡涉及天主之處」——也只有在那裡——「希望有多少，收獲就有多少。」¹²⁹

遇有什麼困境時，這是值得努力的。我們會有誘惑，想在「過去」尋找避難所——「當我著手工作時，老是出狀況……真是的——那是真實的我！」或者從「未來」尋找藉口：「我仍在學習當中，給我一年的時間，我會好好表現！」相反的，「望德」在此意指接受遭逢

129. 詩 10 (西文版)；詩 6 (K.K. 英譯本)。譯按，這首詩的原文和英譯本編號不同。

的困境，雖然貧乏，卻穩穩站立在當下——（這一次，終於）從天主得到我的確信。

若望的另一封信印證他的理論，再一次，是寫給萊奧納的信（關於塞維亞與科道瓦的名聲）¹³⁰。這一次萊奧納害怕惹惱了修會的長上尼古拉·多利亞（Nicolas Doria）。多利亞是個眾議紛紜的人物，歷史對他有多重的判斷。然而，無論是什麼棘手的问题¹³¹，顯然地，嚴重地惹惱了這個團隊。在參議會中，若望和多利亞在一起，他泰然自若地介入這事。若望溫和地回信給萊奧納（擔心她的健康可能受損傷）。這也是實事求是的一封信，以徹底的方式探討這個問題。不過，基本上，這是一個超德的問題：望德有問題；她和天主的關係處在危急關頭。信是這麼寫的：

「願耶穌與妳同在，我在基督內的女兒。

展讀來函，我深深與妳感同身受，看到妳這麼受苦，使我覺得難過，因為這樣會損傷妳的心靈，甚至妳的健康。妳應該知道，我不認為妳有什麼理由這樣憂苦，因為，據我所看到的，我們的神父（多利亞）一點也不惱怒妳，而且已經完全忘了這件事；即使他沒有忘記，妳的痛悔，無疑地已使他平息。而如果還有什麼問題，我會留意為妳說好話。不要憂苦，也不要再當一回事，因為沒有理由這麼做……」

130. 信 22，1590 年 6 月。

131. 這是指萊奧納的問題，使參議會對她很不高興。

這是部分的回答：要注意該注意的事；今天的磨難足夠今天受了。但若望說，最重要的，這是因為記憶應該彷彿朝向天主的空杯，懷著一定會獲得的希望，卻由於掛慮過去已發生的事，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而落入陷阱。他繼續寫道：

「……也不要再當一回事，因為沒有理由這麼做。所以，我認為這確實是個誘惑，魔鬼不斷地把它放進妳的記憶裡，以致該專注於天主的，卻專注於此……」

追根究柢，若望認為，望德所得到的，及堅持活在當下，這整個事件即是復活的基督。在祈禱中，祂來了，不過，祂經常進入神貧的人內，他們只盼望從祂得到救恩。

「讓靈魂留守於關閉中，就沒有掛慮和難過，因為當門窗緊閉時，祂的身體進入門徒們中間，賜給他們平安。他們不知道，也沒想到，這事如何可能……祂會以靈性的方式進入靈魂內……天主會在他們身上廣賜和平。」

所以，「不要疏於祈禱，並在赤裸和空虛中期待，因為天主的降福就要來到。」

(山 3 · 3 · 6)

靈魂生活在他愛的地方

信德、望德、愛德被稱為「三超德」¹³²。聽起來相當有神學意味。這個詞句準確得很：我們說的是「德行」，一個人的存有方式，不是僥倖的偶然；三超德是 *theological virtues* (神學的德行)，有其在天主內的根源和終向。無論如何，神學研究絕不該使其活力含糊不清。當若望說信德、望德，或此處談論的愛德，他偏愛的說法是這樣的：

「在一個黑暗的夜裡，懸念般般，灼燃著愛情……」

這是最真實的若望。他的天主是詩。愛他的天主，及愛他天主的子民，是若望的酷愛。若望的著作中，有些部分可能不一樣，是辯證的寫法。(參閱山 2 · 14 · 14；2 · 11 · 13) 不過論及愛時，他的確信是絕對的。他知道自己正在說什麼。

愛治癒過去的經歷，在愛的地方，聖神有能力轉化每一個傷，甚至是罪惡的傷，成為「愛的傷口」。(焰 2 · 7) 愛解讀世界的意義，若望的理解是「一個愛的海洋，她已進入海洋中。」(焰 2 · 10) 他意識到，愛是活力的來源：「當靈魂連一個等級的愛也沒有時，她是死的。」(靈歌 11 · 11) 愛是若望的強項。

132. 三超德的英文是 *theological virtues*，直譯是天德。

當若望說到愛，他指的是基督徒的愛，超越報酬。他寫過一首詩（大部分取自當時的流行歌謠），詩中描寫耶穌是個小牧羊人，愛上了牧羊女。若望增加一段特別的詩節，表達所要求的是怎樣的犧牲之愛。這詩節中，牧羊人爬上一棵樹，張開他「美麗的雙臂」，死在樹上，「他愛的胸懷，劇烈地受傷。」此乃被釘的愛；把自己當作禮物，給予對方。¹³³ 雖然可能是被釘的，若望知道的愛並非禁欲主義，也不是壓抑的。以下是他的一些原則。

「愛是愛的活力，與強有力和衝勁的接觸。」（焰1·33）

「愛從不愉懶，而是繼續不停地行動。」（焰1·8）

「這是愛的特徵：細察心愛主的一切美善。」（焰2·4）

「真正的愛人，只當用盡自己所有的一切，即把所珍視、擁有和得到的一切，都用在愛人身上時，才會心滿意足。」（焰3·1）

「愛只能以愛本身來償還。」（靈歌9·7）

這些說法是天主——最主要的愛人——想要的：

「愛的靈魂是有福的！因為她擁有天主為囚犯，順從她的全部渴望！因為祂有這樣的特

133. 話語 114；山2·5·7；靈歌1·14；26；14；36·4。

質，凡以愛和善良歸向祂的人，會使祂實現他們的全部渴望；可是，如果以別的方式，雖然至極盡力，既不能和祂談話，也不能與祂同在。」（靈歌 32：1；31：2；山 3：44：3）

一個從內心認識愛的人，這是他探索的結果。若望描述神化者的靈魂，其實是描述他自己：他說，神化的靈魂變成「一位教人去愛的老師」（*una maestro de amar*），亦即成為愛的專家。¹³⁴

關於愛，若望把兩件事說得很清楚，這也是我們在此要談論的。其一，愛是天主的作為，首先是祂的行動。其二，祂的愛改變一個人。

第一，愛——愛德是領洗時的禮物，基督徒生活的要素——這是天主的行動。

對若望而言，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在他生命末刻，他愛的力量遭受難以置信的要求。面對來自同會弟兄的刻意毀謗運動，及重病時，他長上的敵對，若望保持平靜和寬恕。他的信一再重覆：流露出他給予的愛，他認為是得自天主的。

「要非常愛那些反對你、又不愛你的人，因為這麼做，在那沒有愛的心懷，會生出愛來，就像天主對待我們，祂愛我們，使我們能以祂對我們的愛來愛祂。」（信 33）¹³⁵

134. 靈歌 A 37 · 3。

135. 1591 年末，寫給一位加爾默羅會隱修女。

愛是天主的行動。我們的「愛」彷彿風箏，浮懸在天主愛我們的風中。

天主的這個行動稱為聖神。祂是「火焰」、「主要的行動者（agent）」、「主要的愛人」。愛是首先以祂自己作為禮物，登入靈魂內。「望德不叫人蒙羞，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予我們的聖神，已經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羅馬人書》五章5節）

我們的愛，無論是愛天主，或愛天主的受造物，是聖神傾注之愛的結果。在這事上，我們有些反應遲鈍，當聖神臨近要來給我這愛，我必須讓祂進入。這樣的愛是相互的事件，如同印章蓋在柔軟的臘上，是蓋印的條件和結果。同樣，聖神的禮物在我們內創造接受禮物的能力。愛是天主的行動。

如果按若望所說的去，事情必是如此：「藉著愛」，這人「與天主結合」。

（信13）¹³⁶ 如果天主真的超越我們，只有天主能使我們與祂結合。只有天主傾注，我們所做的任何事，才會有助於我們與祂結合。此即：「愛」，是我們以聖神賜予的。「是」，答覆這一位傾注的天主。

「給我一個天主的經驗。」轉向臨在你內的天主，並且愛祂，把你自己給祂，對祂說「是」，朝拜祂。愛祂，就是在經驗天主。

《愛的活焰》為此而使用「中心點」這個語詞：不是地理上的中心，像橘子內的種子；而是個人的中心點，在那中心點，我的所有能力聚合在一起。這中心點是凸圓的，展現另

136. 1589年4月14日(?)，寫給一位加爾默羅會士。

一位——專注於另一位：「靈魂的中心是天主」。我是我自己，當我把自己給祂時，這愛的「是」使我專心致志，使我在我的中心和祂結合。

「愛使靈魂和天主結合……當靈魂處於她的中心——亦即天主——這就足以使她擁有一級的爱，因為單靠這一級，她藉著恩寵與天主結合。」（焰1·13）

靈魂的中心是天主。這是祂的「給予」方式，多麼的迫切。祂臨現在我最是自己的地方，不是地理的，而是個人的方式，親自以友誼的方式靠近。當我愛時，祂的愛把我緊握在我的中心。這根本是祂的行動。

第二，祂的愛是轉化。

若望生命末刻的劇烈考驗，證實他相信愛的創造力。當他受阻礙，或說他被虐待時，他告訴朋友們，只有愛能轉變人。面對敵視他的長上克利索斯多莫（Crisostomo），他能夠極其慌亂無措，但他的理論應驗為真。當若望的生命行將告終時，克利索斯多莫在他的床邊哭泣，請求他的寬恕。把愛放在沒有愛的地方，確實會引出愛來。「就像天主對待我們，祂愛我們，使我們能以祂對我們的愛來愛祂。」（信33）

我們所聽到大部分若望說的，即根源於此。當他說及錯亂的欲望時，他聚焦於欲望有能力塑造和破壞（to form and deform）。我們的欲望使我們等同於對象的大或小。¹³⁷ 不好的朋友能帶壞我們，如保祿提醒格林多人所說的，¹³⁸ 而好友伴能使我們變好。若望說，天主的陪伴不會停止，除非祂使我們相稱祂的陪伴。「天主的目的是，藉著分享，使我們成為神，如同火使一切成為火。」（話語106）總之，愛不會只是稱讚；愛創造「相似」。¹³⁹

這是眼目相遇的經驗，那一位看透我們，卻不輕視我們，祂的眼睛使我們有可能變得比原來的自己更好。「對天主來說，注視就是愛」，一個福音的注視，會進入人心，燃燒起來。祂不只注視美麗，祂的注視使人變成美麗。

當祢注視我，

祢的眼睛刻印恩寵於我；

所以祢追求我，

在其中，我的雙眼堪當仰望祢，

朝拜所看見的祢。（靈歌32）

這是若望的洞見：一位天主，時刻不斷地注視宇宙，在宇宙內，個別地與每個人的雙

137. 參閱山 1·4·3:1·5·5。

138. 《格林多前書》十五章 33 節：「你們不可為人所誤，交結惡友必敗壞善行。」

139. 參閱夜 2·13·9；靈歌 12·7-8；28·1；36·6；信 11，1589 年，寫給 Juana de Pedraza。

眼相遇，祂的注視賦予靈魂「潔淨，給她恩寵、使她富裕、給她光照」。 (靈歌 33 · 1)
祂的愛是創造的愛，能誘導和塑造——「就是把她放進祂內，使靈魂和祂平等」。「我們的愛就是對此的一個「是」。 (靈歌 19 · 6 ; 33 · 1 ; 32 · 6)

上述是若望對信德、望德、愛德懷持的觀點：被找到，更甚於去尋找。這帶我們回到這些篇章開始時的聲明和要求。

這要求是為了相遇：「給我一個天主的經驗」。若望的回答是他自己的經驗，關於這一位天主，在我們騰出空間的地方，祂來填滿，在我們騰不出空間之處，祂來造出空間，好使祂能填滿。然而，我們看到，夜之旅途伸展交會於若望的著作，也跨越人一生的歲月，現在濃縮成相信、希望、愛的行動。這些行動使心靈向天主開放，祂不會不完成祂的角色，「把祂自己通傳給靈魂，至少以隱秘的方式。」 (焰 3 · 46)

若望說，相信、希望、愛，你就是在經驗天主。

這個聲明——只有愛是有價值的——也在此找到了解釋。的確，如果是這個愛，它是有價值的，且無以取代。

夜的無能導致坦白承認，我們需要被救，我們不是自己的救主。更進一步，若望宣稱天主的靠近，這是一個喜愛給予自我的天主，在給予時，祂的愛使人轉化。這事的擔保是天主對自己的忠誠：「祂是天主，祂做這事，是為顯示祂是誰。」（靈歌33·8）救恩是可能的，因為天主使之成為可能。

在那樣的情形下，對每個人，對全世界，什麼是最重要的呢？就是人應該全力以赴地接受禮物。就像帳篷帆布被雨水浸透，需要的只是使水能滲入的接觸，同樣，宇宙被傾注的聖神浸透，需要的只是一個接觸，讓治癒的聖神滲入，的確需要一個接觸。愛、純潔、無私、自我給予和忘我的愛，即是這個接觸。

愛因此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有助於拯救這個世界。

「少許這樣純潔的愛，在天主和靈魂面前，都是更寶貴，也更有益於聖教會，雖然看起來好像無所事事，實則遠勝於其他所有工作的總和……因為（在《雅歌》中），天主下令，不要驚醒在這個愛中的她，誰膽敢這樣做而不受到責備呢？總之，我們受造是為了這個愛的目的。」（靈歌29·2—3；焰1·3）

這邀請我們，在回響若望靈魂的探討中，繼續深入最後的兩點。關於他所說過的，仍有這麼多尚待處理的問題：和一位轉化人的天主相遇；改變自覺改變不了的人；拯救需要

被救的世界。如果信德、望德、愛德能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在何處看見它們起作用呢？我們要來審視若望對祈禱的洞見，做為答覆。不過，在我們做此探討之前，還有更基本的問題。因為有這麼多的爭議，只有耶穌能擔保若望所說的係屬真實。若望講述夜的恐怖，其中具有結合的應許，耶穌怎樣完全配合得上他所說的呢？這是若望洞見的靠山。這是和耶穌有關的問題。

第十七章 若望的耶穌

羅伯特·博爾特 (Robert Bolt) 寫的有關多瑪斯·摩爾 (Thomas More) 的劇作《良知佐國》(A Man for All Seasons) 快要劇終時，有很動人的一幕。多瑪斯被關在監牢，他已經失寵，就要被處死，因為他執意反對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因此，他非常孤獨。他實際寫給女兒梅格 (Meg) 的信，道出他的心思：他可以想見自己的同僚，快快樂樂一路暢談，走向食品室。我們幾乎可以聽見多瑪斯在說：「他們怎能這麼輕鬆呢？」或「為什麼對我這麼難呢？」劇本中，他那強健、不解的妻子愛麗思 (Alice) 來探監。她帶來一些禮物，多瑪斯表示感激地說：

「愛麗思，妳做的蛋奶沙司仍是最棒的……」

「是嗎？」

「妳的蛋奶沙司裝飾得真漂亮……」

這時，愛麗思爆炸了：

「我知道我是個傻瓜，但我不會傻到這樣，喜愛你誇讚我的蛋奶沙司……」

接下來是一長串的數落，說出她怎麼看多瑪斯的頑固。多瑪斯停住——音調變得真實——（完全流露他的冷靜沉著）他說：「愛麗思，如果你能告訴我，妳了解，我想我能從容就義，如果我必須……」¹⁴⁰

「如果你告訴我，你了解我，我想我能越得過去。」十字若望知道，這個「越得過去」能走得多遠。可能難以置信，然而他寫的有關一個夜（可能是他自己，大概在托利多），在夜裏，天主溫和地暴露一個人內在的不成熟，使他覺得「被天主拋棄」，理當被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甚至被天主——永遠憎惡。¹⁴¹所有身體、情緒、心靈的失常，造成此一結果，人要「越過去」的有這麼多，重要的是，這人要了解。耶穌希望的，未必是除掉痛苦，而是在痛苦中維持信德；因此，若望知道，一個人能越得過去，不是如果痛苦減少到我的限度，而是如果我知道我並不孤單。

畢竟，有個問題是，我們不想讓自己的旅程，奠基在十六世紀一些西班牙人的智慧上。唯有耶穌能使若望的教導普及全世。除了耶穌之外，「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徒大事錄》四章12節）甚至，當人拿起這位西班牙人（譯按，指若望）的著作時，書中提到耶穌名字的次數，似乎少到令人不安，更糟的是，《黑夜》這本書特別少提到耶穌。也找不出有什麼地方，呈顯耶穌友誼的重要性。

有些作家曾問道，十字若望到底是怎樣的基督徒呢？神學家卡爾·拉內（Karl Rahner）

140. Robert Bolt, *A Man for All Seasons*, published by London, Heinemann 1960, pp. 85-6.

141. 參閱夜 6·2·2；2·7·7；2·10·2；2·13·5。

大致地贊許他，建議說，這位會士要對「開始泛神論的原則」附加修正。我們能以多少有失公允的統計數據，來支持這個說法。「耶穌」這個名字，在若望較長的著作（長達七百頁西文版）中，只出現四次。不可否認地，「耶穌基督」出現同樣少的次數，而「基督」和「聖子」出現的次數是夠頻繁的。不過，問題就在這裡。

若望所描述的，處在夜裡的人類墮落畫面，真的是和降生奧蹟有關的論點。對城市內的貧乏生活，應有的一個回應是，祈禱的子民要前去，居住在被剝奪的地區，親自臨在那裡，因為，以此觀點而論，降生奧蹟的一部分即是「同在一起」（being with）。那麼，是嗎？如果是這樣，多遠呢？天主是遠距看診的靈巧醫師嗎？或是來到疾病或飢荒的現場，親手照顧呢？或者，由於祂先感染疾病，且與餓者同餓，當祂親自來到，祂真的知道祂在做什麼嗎？

這問題必會呈現在若望面前，因為他像少數的一些人，探察過人痛苦的深度。對若望來說，降生奧蹟真的意指，天主聖子確實在那裡，並且受苦嗎？或者，夜是一個地方，天主聖子已經醫治好了，不過，為了治病，祂從未離開嗎？經歷像夜一般黑暗的人，只是為了讓天上的神醫來照顧，或者，他首先從自己內心了解它們呢？

從若望的觀點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與他有一致的看法。我們先檢視這一點。

如何解讀聖十字若望

「我看到，那些自視為基督好友的人，非常不認識基督。」（山 2：7：12）若望這句驚人的話暗示著，當他談及基督時，他並不想說那些人人都說的事。整體來看若望的著作，如果他的意向不是重覆，而是加深，不是加多什麼，而是使我們獲益於已有的，當我們檢視耶穌的地位時，這尤其真實。正確地閱讀若望的著作是個測試。

首先，若望論及耶穌所說的話，是個有特定目的的任務。他的目的不是解釋有關耶穌的信條；或發展一系列的默想，例如，默想苦難；或勸導人遵照耶穌的服務模式去服務——雖然這些在祂的時代是盛行的。他要告訴我們的是，在極重要行動中耶穌的地位，這是其他所有的通路所依靠的：這位天主是自我給予的天主，在人內的空間是為了接受禮物。

此即若望的經驗模式：*todo*、全部、禮物；*nada*、虛無、空間。此即基督的極重要的介入（*involvement*），要和若望的見解一致，我們必須知道這事。

第二，這就是說，在若望的生命中，尚有重要的事，沒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及；因此，認識他的生活，特別有助於了解這位作家。事實上，西班牙的聖誕劇、聖體遊行、被釘基督的素描、詠唱善牧歌，使若望的日子和他的團體生活加上色彩。

「奧蹟之中，我認為，他最愛的奧蹟是至聖聖三，還有降生的天主聖子。」這是一位

瑪利亞修女的觀察。¹⁴² 其他的人說，當若望說到童貞瑪利亞或聖體時，他會熱情洋溢。¹⁴³ 無論哪一種方式，人性的耶穌——降生成人的聖子、肉身的母親，聖體——可以看出來，是若望一生中偏愛的話題。

他的信證實這點。聖女大德蘭開始寫信時，喜歡寫「願聖神在你內……」，若望選擇不同的開端詞：「願耶穌在你的靈魂內……」。在若望冗長的著作中，雖然「耶穌」這名字不是充滿全書的主要用語，然而，當他和親密好友通信時，他願寫給他們的致候詞是，人性的「耶穌」在他們「內」。

他寫給隱修女安納·聖亞爾貝多（Ana de san Alberto）的信，是一封動人心弦的信。（信4）¹⁴⁴ 若望和她同年齡，彼此間親近又坦誠。這封信有助於我們了解若望的祈禱。若望告訴安納，當她覺得需要支持時，要去找基督，因為那是他自己去的地方——是「永恆聖父的無玷明鏡」——他會在那裡天天看見安納。

如果耶穌這麼充滿若望的每天生活，著作中耶穌的臨在應該可以看得出來的。其實是，只要我們轉換頻道，接受若望的語言風格。此即解讀若望的第三個準則：學習他的語言。「耶穌」、「耶穌基督」很少出現，「基督」、「聖言」、「聖子」、「上主」比較常見。不過，若望說到基督時，他的獨特用語是比較個人的，或以詩詞的方式表達。「新郎」和「心

142. BMC14 - 121。

143. Testimony of Isabel de la Encarnación, see Crisógono p. 192.

144. 寫於 1582 年。

「愛主」意指基督，它們一共出現五百五十次。

若望的詞彙相當富有幻覺風格。我們可能很難記得上次提到基督時所用的這些名稱：兄弟、牧羊人、健康、贖價、醫藥、山羊、雄鹿、獅子、花園、水泉、岩石、很深的礦坑、冰冷的水井、山谷百合、眼睛的明光、囚犯、甜蜜的夜鶯！

第四，若望有時寫些順便提及的話語（*passing phrases*）——好似冰山的一角——顯露他的思想方式，但卻沒有多加發揮。例如，《靈歌》中的新郎——是整個尋求歷程的對象，並且這一位（譯按，指基督）真的在尋找——正是書末的最後一句：「眾信者靈魂的新郎，最甜蜜的耶穌……」（靈歌 40·7）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中釋放的能量，與復活主的活力一致——「現在我生活，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焰 2·34；《迦拉達人書》二章 20 節）《攀登加爾默羅山》談論的放開，具有一個動力和模式：「為了愛耶穌」，祂的唯一食糧是「滿全祂父親的旨意。」（山 1·13·4）進入已淨化靈魂的空間內，使靈魂神化的這位，名之為「天主聖子」。（山 2·15·4）極度的渴望有如燃料，加劇夜的痛苦，暴露對復活耶穌的渴求，在（耶穌的）墳墓中，瑪麗德蓮的焦急是個典範。（夜 2·13·6—7）

最後的一個準則：閱讀若望的著作時，不要被數量迷惑了，這是很重要的。大德蘭會

告訴你，她認為什麼是重要的，而且重覆說明，直到對她沒有誤解。若望卻可能只說一次，他認為重要的是什麼，而且是在不對的地方。有時是路標，亦即關鍵性的一章——全書的其餘部分，端賴於此。（山 2：4：8；3：17：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五章正是如此，那一章告訴我們整個進程的目標，不僅是成全，而且是結合——與天主的關係。這也真的是有關耶穌的重要聲明（我們還會提及這章）。它們占的篇幅沒有幾頁，可是，如果沒有這一章，全書會失去一貫性——這一章真的是全書主幹。

上述是解讀若望的準則，特別有助於理解耶穌在其著作中的地位：

——連結問題與中心的模式：禮物、接受禮物的空間。

——認識若望的生平與牧職。

——體察若望的特殊風格和用語。

——找出順便提及的那些話，它們會告訴你作者如何構思。

——認真閱讀關鍵性的段落和篇章。

有了這些工具的幫助，現在就可以來把握若望對耶穌的理解。如果他的著作是其親身經驗的完整浮現，又如果，藉著回溯其經歷，我們得以了解他的主要衝力（禮物、*todo*；空間、*nada*），追隨此一路線，或許我們會對若望的耶穌觀有最佳的理解。下一章我們將

探索耶穌，以其著作的模式做全面的探索。不過這裡，我們希望搜尋托利多的經驗，因為後來若望必須說的一切，全是由此衍生。

聖十字若望的耶穌

或許能以問個問題，來作為開始：如果有某人來向你討教，他曾受過基督信仰的教導，正尋求他生命中信仰的意義。這人對你說：「我從小是基督徒，我知道《聖經》，不過，我想打聽一下：耶穌對你有什麼意義？」回答這個問題時，浮現腦海的是什麼語句、畫面或記憶？

這是若望在托利多的問題。他從小就知道耶穌，認真研讀過《聖經》，也在大學時審視重點問題。他宣講過耶穌基督，指導別人歸向他。然而現在，前所未有的經驗，他需要遇見耶穌；耶穌是他向來熟識的，可是現在，他好似從來沒有真的認識祂。若望在獄中寫的〈靈歌〉，巧妙地寫出：「心愛的，祢隱藏在哪裡？」

「耶穌對我有什麼意義？」這是若望牢獄中的劇本；感謝，他與我們分享他的答案。

這個答案寫在一首很少被提及的詩裡，但這首詩卻是所有著作的序文——經由這個鏡頭，即可窺見全貌。這就是敘述降生奧蹟的〈情詩〉（*Romances*）或說〈歌謠〉（*Ballads*）¹⁴⁵：若望對聖誕節的信德省思。為此，當若望需要一個答案時，這首〈歌謠〉

145. 〈Romances〉是若望寫這首詩歌的名稱，這個字在西班牙文的意思是歌謠，抒情短詩。如果英文直譯為Romances，含意太廣泛，所以作者在此稱之為Ballads，意即歌謠，忠實表達其含意。

是他的聲明，述說他的耶穌是誰。

若望在十二月初被監禁，這首〈歌謠〉帶有濃濃的將臨期風格。有可能是他在牢房寫的第一首詩歌。這首詩不像其他的大詩——〈愛的活焰〉、〈靈歌〉、〈黑夜〉、〈水泉〉——那麼明顯的詩才洋溢，而是簡單和質樸。歌謠是一種常見的曲調：流行歌、帶有簡單的押韻和韻律，通常是敘述愛情故事——若望的哥哥當年惹上麻煩，就是在阿雷巴羅的街道上，和夥伴們高唱這類的歌。

十六世紀西班牙黃金時代，以基督信仰為主題的流行歌曲，可說是司空見慣。有些聖善的傳福音者，熱衷於作曲，例如，病人的忠僕天主的若望（John of God）、方濟會士伯鐸·亞爾剛大拉（Peter of Alcantara）和巴斯卡·貝龍（Paschal Baylon）。開明的革拉納達主教葉爾南多·達拉貝納（Hernando de Talavera），甚至為他的摩爾人居民創作基督信仰的阿拉伯文歌曲。大德蘭改革的加爾默羅會隱修院更是如此，以歌曲來培養修會家庭的喜樂氛圍。德蘭姆姆親自設計聖誕節戲目，她的幾位修女特別創作「歌謠」。大德蘭細心調教這位新的初學生——若望會士，讓他有機會接觸，並體會團體的優美和諧。大德蘭寫下如何帶領若望體驗「修女們同在一起的方式，及我們的散心。」對若望來說，德蘭革新修會包括德蘭式的慶祝活動，歌謠對若望而言，是很自然的。（建院記13：5）

當人受傷時，他可能回想童年會唱的歌或聖誕頌歌，唱起這些歌來保持神智清楚。或

許是簡單的歌謠，但卻說出必須說的。在此情況下，若望正是如此。簡單的歌曲，流行的曲調，大德蘭式的歡樂聖誕節：當若望處於最疏離的環境時，他求助於最容易想到的方式，以最樸素的筆法來表達他的信德。

當時的場景如下：一位年輕人，遍體鞭痕，挨餓受凍，關閉在一個黑暗的洞中，失敗，犯罪、遭捨棄，牢房的牆壁彷彿控告著他；理當「有一切的理由，不只讓天主，也讓每一個受造物永遠憎惡。」（夜2·7·7）如此這般，他找到什麼要說的呢？

這首〈歌謠〉共有九幕。雖然韻文平淡無奇，其內容包含的神學卻令人驚奇。這麼靈巧的濃縮精華，更是令人讚嘆稱奇。

前三幕的布景，帶我們進入慷慨的宇宙：聖三，毫不乏味和單調（「這是聖三主日——是個簡短的證道」），若望從中尋獲無法抑制的能量。他描述聖父和聖子，祂們互相驚奇，完全地，「去」，前去達到對方。聖父的白白帶有一種狂熱的口吻，「聖子，沒有祢的陪伴，沒有什麼給我喜悅的……」祂們是「愛人與被愛者」，祂們「生活」在彼此內，祂們分享的生命力（vitality）是聖神。

聖三出現於此，是行動，是事件，聖父在其中經常生聖子，聖子在聖父內經常不斷地還愛。祂們的愛不是陳腐或單調的，愛向上攀登，愈增強就愈滿溢：「愛愈是合一，愛的

給予也愈豐盛。」（歌謠45—6）¹⁴⁶

在此，我們已有一個教導。貧窮和給予，在若望的系統中是同等的，不只因為作為人的我們，事情必須如此。事情這樣，係因為天主怎樣：聖父、聖子和聖神，每一位都絕對地貧窮，因為祂們每一位都完全給予自我——這樣，每一位因另一位慷慨而全然富裕。「這樣，聖子的光榮，是祂在聖父內擁有的光榮；而聖父的全部光榮，也是在祂聖子內擁有的。」（歌謠17—20）

每一位互愛中的狂喜和驚奇，帶出來第三幕，聖父和聖子談論創造工程。「我的聖子，有位可能愛祢的新娘……」（歌謠77—8）聖父希望分享祂對自己聖子的珍視，聖子認為這是個極好的主意——「聖父，非常感謝祢……」（歌謠87）——因為新娘能因此歡享聖父的美麗。聖父希望新娘享受聖子；聖子希望新娘歡享聖父。創造工程彷彿是超量無私的果實。

一聲命令——「完成吧！」（歌謠99）——造成宇宙。由此開啟〈歌謠〉的第四幕。展現出聖子的計畫，及詩人對耶穌是誰的理解。

這個計畫相似聖言在第四部福音中的弧形行動——「我出自父，來到了世界上；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裡去。」（《若望福音》十六章28節）同樣，在這裡，聖子計劃做個宇宙

146. 歌謠45-6，指的是詩行的數目，係按照西班牙文版的編號，KK英譯沒有編號。參閱13-16。

的大掃除，好使祂能擁抱祂的新娘，「溫柔地……給新娘祂的愛。」舉揚她進入聖父的生命。（歌謠 155 | 6；165 | 6）新娘——以基督為「首」的「身體」，意即人類——所在之處，拯救必然包含犧牲：

「因為祂會使祂自己，完全相似他們，

祂會走向他們，與他們同居共處，

天主成為人，人成為天主，

祂要和他們同行，一起吃喝，

祂要親自與他們同在，時刻不離。」（歌謠 135 | 44）¹⁴⁷

如果這就是若望的耶穌，那麼，所強調的是什麼呢？

顯然可見，所強調的是同在一起。同在一起，進入我們的庸俗生活：吃、喝、住、過日子。當一個人與他人同在一起，會發生一些事，可能是些極大的事。當聖子與人同在，祂不只在「那裡」。所發生的是活力的交換，帶來巨大的結果：「天主成為人，人成為天主。」

當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探問降生奧蹟的理由時，他說了卓越又很有用的事理。不過，最後他認為，如果沒有要賠補的罪，聖言也用不著降生成人。¹⁴⁸

147. 參閱 149-53。

148. 聖多瑪斯·阿奎那，《神學大全》3·1·3。

若望讀神學時，阿奎那的這個問題是其中的課程。若望大學畢業後十年寫的這首〈歌謠〉，罪不是最突出的問題。現在，當若望被帶出自己的限度之外，重要的，不是聖子應該寬恕，而是祂該陪伴，同在一起。

〈歌謠〉繼續下去（第五幕），混合舊約聖經的引言，綜合敘述新娘的將臨期¹⁴⁹。切望——「啊！願祢衝破諸天降下……」（《依撒意亞》六三章19節）切望的含意是：「劇苦」、「眼淚」、「呻吟」；切望的是聖子的陪伴。（歌謠176—7；180；200）這個累積的渴望，全堆在老人西默盎身上（第六幕），他懷著希望，等待。

接下來是第七幕：處於降生奧蹟的開端，場景更換，介紹聖父和聖子之間動人的對話。現在時候到了，好似聖父急切地巧言相勸，祂知道，祂的聖子會受到殘酷的痛苦。聖父說：「懷著溫柔的愛」，「兒子，祢看……」（歌謠229）¹⁵⁰ 這段話彷彿這樣：祢看，兒子，祢的新娘是按祢的肖像造生的，只要她是祢的，她非常適合祢。然而她的不同是，因為她有肉身……完美的愛，有一條法律，愛人應該盼望相似所愛的那位……。

聖子答以無法抑制的「是！」躍入聖父的巧妙安排，祂父親的旨意是祂的全部喜悅；這給祂機會，向世界宣告祂父親的「美麗」、「溫和」與「至高無上」，對祂而言，這是無法抗拒的。（歌謠245—58）

149. 將臨期：天主教會的禮儀年曆稱聖誕節前的四週為將臨期，準備耶穌的來臨。

150. 參閱 229-4。

我們應該回到聖子在第七幕說的結語；不過，接下來的場景，當我們進入一位加里肋亞少女的居所時，氣氛變得簡樸親切。有個美妙的交換，如果瑪利亞首肯……她願意：她順服聖言，於是舉行聖子——新郎和人類——新娘的婚禮。慶祝婚禮時，環繞著天使和牧羊人，瑪利亞注視著她哭泣的嬰兒。她驚訝於交換的意涵：當人開始喜樂時，天主發現的是眼淚。

回到（第七幕）聖子答覆聖父的巧言相勸。聖子急於向他父親的安排說：「是！」祂的熱情達到極致地說：「我要去尋找我的新娘，我要親自背負，她的愁苦和磨難，她如此地受苦，而現在，生命將是她的，因為我要為她而死，把她從湖中拉出，我將拯救她。」

（歌謠 259 | 66）

如果這是若望的耶穌，這裡強調的是什麼呢？布景轉換至一個更深入的舞台。所強調的是「同在一起」、「陪伴」，然而陪伴是分享痛苦。聖子希望從她愁苦與磨難的內在，這麼受苦的內在，與她「同在一起」。

為了拯救新娘離開「湖泊」，聖子首先要與她一起淹沒在湖水裡。

這就是十字若望的耶穌，當他開始面對那幾個月，孤立無援，備受痛苦的非難時，當

事事物物——他的身體、他的朋友、他的未來、他的目的感，甚至他祖先的天主——都變得疏離時。在信德內，耶穌是若望在他身邊相遇的人，與他一起流淚，感受他的劇痛，以祂淨配的愛，使那無限的痛苦化為甜美。

後來，當若望寫禮物與空閒，夜與火來信時，正是祂寫出的。

第十八章 耶穌，天主的經驗

「一位湧流傾入的天主，接受禮物的空間」，若望的話語來自他的經驗；托利多燃燒這些經驗的火爐。關於耶穌重不重要，這是若望必須在那裡回答的問題。在他的〈歌謠〉中，他已做了答覆。當他必須說些什麼時——不是為了教導、指導或註解，而只因為他需要說出（見證人說，那是他為何寫詩的緣故）——他說的是「耶穌」，耶穌使若望充滿貧窮，這是耶穌已經先有的貧窮。

如果這是若望觀看耶穌的起點，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透過他的主要著作，來了解若望的觀點。我們沿循兩條路線：在天主自我給予的道理中，耶穌在哪裡？在騰出空間的道理中，祂在哪裡？首先，天主的禮物，*todo*「全部」，給予 *nada*「虛無」一個意義。

在此，我們可聚焦在關鍵性的兩章：一在《攀登加爾默羅山》，這部著作強調，必須在信德內依靠天主，而非依靠別的支持；另一章在《靈歌》中，此書呈現出整部戲是旅途。

首先，《攀登加爾默羅山》中，當若望說，「不是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那個」時，能帶來令人驚奇的廣闊和自由感；但同時也會使人覺得飄泊無根。他告訴我們放開次要的

支持，說得真是好極了；不過，我們還是得緊抓住些「什麼」。《攀登》這部書反覆探究這個「什麼」，且用關鍵性的一章來稱呼它。（沒有讀多一點，唸到這章的人，會覺得遺憾，不過，這是若望的寫作風格！）《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二十二章，是關鍵性的一章。作者高舉清楚的路標，指示其中中心思想：「更清楚解釋我們的主題……」（山2·22·1）本章極適於單獨閱讀，不過，放入前後文中，變得非常強而有力。

把這章放入前後文中，我們來檢視之前的二十一章：一至四章，信德是在黑暗中遇見天主；第五章，結合的目的；第六章，超德帶你到達那裡；（我們必須跳過第七章）；第八章，感受和觀念不能給人天主的本身；第九章，信德能夠，也做得到；然後是達到信德的可能選擇（列舉在第十章）；十二至十五章：思維和想像福音的場景是重要的，但是，為了更完全擁有天主的臨在，可能已到了超越目標的階段；至於經驗超性的現象，例如顯現（十一、十六章），不該主動去尋求這些——它們本身不會給你天主；第十七章，天主有時賜予這些經驗，是因為人的具體需要；第二十章，甚至連聖經中的人物，也能誤解天主的通傳；第二十一章，只因為，當人要求一個記號時，天主應允，並不表示天主喜歡人的請求，這樣，我們到了第二十二章。如果，在舊約中，人們真的要求記號，依靠超性的現象——先知、夢境、司祭的預言——是正確的，現在，為什麼我們不能依靠超性的記號和經驗呢？整本書指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尋找這一切，那我們應該尋求什麼呢？換個角度，

作者說，不是這個，不是那個，也不是那個，不是……——所以我們說：「那麼，是什麼?! 我們必須觀看某處!」再一次，若望說信德、信德、信德、信德……——而我們說，「這個信德是什麼? 我們得為此信德犧牲其他所有的一切。」

答案是：耶穌基督。

「天主已經給了我們祂的聖子，祂的唯一聖言，因為祂沒有其他的什麼，祂在這獨一的聖言內，只一次告訴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祂再沒有什麼更多要說的了。」（山 2：22：3）

信德，所有其他的方法都應該居下位，現在得到了定義：基督是與天主結合的唯一最近的方法。（參閱山 2：8：4）祂就是這個「某處」，我們必須特別觀看的。祂是禮物（Gift），必須急切地騰出空間。

「*Nada*」（虛無），意思是：為基督打造空間。《愛的活焰》中，若望指出，為何任何的空虛都是因為有個更大的圓滿：在那裡，對靈魂新娘來說，「所有的事物都是虛無，她在自己眼中也是虛無。對她來說，只有她的天主是萬有（*Todo*）。」（焰 1：32）現在這一切得到一個名稱：

「天主彷彿默默無言，無話可說，因為古時祂對先知們所說的，是局部的，現在藉著賜給我們祂的聖子，即圓滿無缺者，祂只一次說了全部。」（山 2·22·4；參閱靈歌 6·7）

如果祂是一切，是圓滿無缺者，在祂內包含其他所有一切的美善。宗教經驗、神恩、超性現象、心靈洞見、神魂舉揚——這些都是極好的，如果它們指向基督；它們能成為愛的真正動機，如果它們不會緊緊黏住我們，而是催促我們歸向基督，祂的聖言，祂的團體。^⑤ 否則的話，會證實它們是（可能根本）無關重要。

對若望來說，這道理並非冰冷的：這個理論使若望保持活潑的信德，也是他喜樂的根源。在他的祈禱中，他知道自己的「卑下和有限」；然而「我的天主！祢必不會從我奪去，在祢唯一聖子耶穌基督內，祢曾一次給我的，我所渴望的一切，祢全給了我；為此，我深感欣喜：如果我懷有望德，祢必不會遲延。」（話語 26）

這就是禮物；不只是耶穌說了什麼，而是祂本人：聖言，祂因被給予而顯示出來，因存在而發言。

這是復活的基督，進入歷史，只說一次，現在祂永遠活著。祂就是信仰的事件，信德「給我們一個天主的經驗」。復活——可以得到的、撞擊的、強擠進入的、堅持要給我們的。

因此，「凡求問天主」，或尋求得到「什麼神見或啟示」的人，聖父會作此聲明：

151. 參閱山 2·22·7·11；2·27·4；3·42·6；3·44·3。

「如果我在我的聖言，亦即我的聖子內，告訴了你所有的事，而且沒有別的話了，我現在能有什麼比這更好的，來回答或啟示你呢？要把你的眼睛唯獨緊盯著祂，因為在祂內，我已經說了，……一切，在祂內，你甚至會發現超過你所求和所望的：……因為祂是我全部的神諭與回答，是我全部的神見，也是我全部的啟示。這些我已經講過、回答、顯示和啟示給你們了，把祂有如一位兄弟、同伴、老師、代價和賞報給了你們。」（山 2：22：5）

《靈歌》的格調不同。在《靈歌》中，內心的黑暗比較多，超過理智的黑暗，因為新娘的理智清楚明瞭，而感覺像是飄浮無根，無家可歸，直到另一位（the Other）處於她的中心。這個追尋的祕訣是愛，有其特別的禮物，也有特別的接受方式。禮物是「新郎基督」。如果她繼續深思並探索這些信德的奧祕，她會堪當「探尋和反覆深思信德的這些奧祕……，她堪當經由愛德顯示給她，其內的信德內涵，亦即新郎。」（靈歌 1：11）

重點是，那份愛帶領這人走上更深入祂的旅程，更深、不斷深入祂內。《靈歌》掀開了悟的浪潮，從一開始，一次次地揭露所在之處的境界。這就好像聽到收音機播放一齣戲，一些孩子溺水獲救；接著發現不是一齣戲，而是一則新聞；然後再發現那些是自己的孩子。同樣，新娘的追尋始於默想耶穌的奧蹟——就是說，默想耶穌的誕生、受試探、教導、治病、祈禱、流汗、死亡、復活。祈禱由此開始。當她更向前邁進時……，她達到耶穌的

奧蹟；越過之後……她抵達耶穌的奧蹟；直到最後，在全然嶄新的天堂，她會沉浸在耶穌的奧蹟中。

所以，開始時神采奕奕的虔誠（山 1·13），發展成熱情的傷痛（靈歌 7）——不要再給我訊息：「願祢是使者和訊息！」（靈歌 6·7）感到傷痛之處，化為治癒。（靈歌 22）她已完全被捲入治癒者（the Healer）的生命內。（靈歌 23）一重重地繼續展現，直到最後，治癒者成為她的家，亦即祂的奧秘，就是生活的空間，在其中，雙方都能生活。（靈歌 37）新娘和祂，進入洞穴叢，就是祂自己。

然後，我們邁向

磐石上，高峻洞穴叢，

岩穴洞，好隱處，

我們進入其中，

品嚐新鮮石榴汁。（靈歌 37）

「我的佳麗！我那在岩石縫中……」（《雅歌》二章 14 節）若望採用撒羅滿的語言，他的詩反映出自己努力追尋的結合，及預期天堂的圓滿。這段詩節的註解，可說是關鍵性

的一章。

洞穴叢，即是生活的空間，是耶穌的奧秘。（靈歌 37 · 3）進入，意指相似耶穌的生活，好能與耶穌的心相遇。

「靈魂熱切渴望進入這些基督的洞穴，為能完全被吸收、神化，沉醉於這些奧秘智慧的愛內，並隱藏自己於心愛主的胸懷內。」（靈魂歌 37 · 5）

洞穴叢甚至存留在天堂上：現在的基督，由於祂所經歷的，已是復活的基督。祂的所有經驗在祂內是活的。祂的肉身已經復活；因著復活，祂的生命力是無限的。若望已經強調天主的殊異（otherness）。《靈歌》追蹤的是進入基督之心的旅途，這個追溯毫不妥協。

在基督內，是通傳而非取消天主的殊異。若望認為，基督本人即是不斷凹陷的深淵（receding depth），致使天主「永遠是新奇和令人愈發驚奇的。」（靈歌 14 · 8）

「無論聖師們發現如何多的奧秘和奇事，聖善的靈魂在現世也已了悟……仍留有大部份尚待說明，甚至有待領悟；這樣，還有許多要深入基督內的，因為就像一座豐富的礦山，蘊含許多寶藏的穴洞，無論人們如何深入發掘，總不能窮其底蘊。」（靈歌 37 · 4）¹⁵²

152. 參閱靈歌序 · 1；夜 2 · 20 · 4。

若望確實說，時候會到，祈禱時，費力想像福音的情境是沒有助益的。（參閱山2·12·3）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我們希望的是這一位，而不是這一位的畫像。基督的角色絕對居於首位。若望認識祂，不把祂當作可能的障礙，卻看祂是宇宙向天主開放的閘門。祂是唯一的地方，經由祂，我們方能沒有限制地注視天主聖父：「她（靈魂）懷著至極的愉悅和歡愉，藉祂的聖子耶穌基督，再次感謝和熱愛聖父。因此，她結合基督，偕同基督，而感謝和愛慕。」（靈歌37·6）

天堂必會是這樣的：完全進入基督內心的洞穴叢，那是天主聖父的無限空間。

這說明耶穌的立場是動力（dynamic）的一半，有信德時，耶穌是禮物，是萬有的主（the All）。明確地，若望稱之為在肉身上復活的天主子。耶穌就是那動力的一半。

那麼，另一半呢？信德陷於黑暗時，虛無 *nada*，是怎麼回事？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二章中有個提示：聖父的聲明有一部分是這麼寫的：

「如果你希望我回答一句安慰的話，請看我的兒子，祂服從我，因愛我而順服，且受折磨，而你會看到祂的回答有多少。」（山2·22·6）

當聖子說安慰的話，祂是以親身的經驗說出的。祂的禮物，首先是祂的友誼。另外關鍵性的一章（前述《攀登》的摘要中，我們跳過的那一章）極力闡明這個難解的問題。

當若望的文章愈來愈明晰時，他的進程能帶領我們達到的，不只是正直的品行，而且是內在的貧窮和完全的空虛，我們也會心存疑慮，這是不足為奇的。若望針對我們的疑慮，寫了很重要的一章，就是第二卷第七章。

他確實需要為我們講解。他必須為他的邀請奠定基礎，領導人向前邁進，有時會置身於赤裸的信德中，及能為另一位致命的愛德中。這是主動的一面；不過更有甚者，所有他必須說的黑暗，能夠淹沒一個人的視野（horizon），竟至靈魂的光明完全被黑暗籠罩，此時尤其需要證明這是合理的。

這個根基必須處理整個的進程，而非只是部分的進程。這關鍵性的一章出現在《攀登》，表面上，這部著作談論的是我們旅途的主動面。《黑夜》則聚焦於被動面，談論臨於我們、掏空我們心靈最深處的黑暗。不過，在作者的腦袋裡，《攀登》和《黑夜》是單一計畫的兩半，也顯示出，他真正關心的是臨於我們的夜。打從一開始，他就已期待著，¹⁵³ 當他涉及這事時，他感到「我之著手這個工作，主要的理由」是必須解說這個夜。（夜2·22·2；山3·2·15）當他寫到我們現在要看的這章時，他撥出時間來鞏固他的訊息，即全

¹⁵³ 山序·3-5；山1·1·2；1·13·1。

部的訊息，特別是正在探索的這個「主要」的訊息。

若望的推論好像是這樣：我知道，我所說的好似有些誇張，所以我要指出其根源是基督，而不是我。¹⁵⁴

他以基督的話作為開始。對門徒的召喚意指窄門和狹路；就是說，死於自我，背起十字架，跟著走。在這裡，喪失生命就是獲得；這是杯爵、甘飴的軛、羊棧的入口。¹⁵⁵當一個人向前邁進，沒有得到回饋、處身黑暗、乾枯乏味，仍然尋求悅樂天主，這些是「純潔心靈的十字架，是基督心靈貧窮的赤裸。」

因此，若望所必須說的，他相信根本不是個人獨創之見，而是直接取自福音。說話是不夠的，只說「夜」，對耶穌而言，仍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若望認為，耶穌也必須經歷夜，因為「祂是我們的典範和光明。」（山 2：7：9）

這句話帶出了以下卓絕的聲明。如我們說過的，這段話一定要夠強而有力，方能承擔得起所有的痛苦，使若望能直書以下的篇章。意思是，不只（主動）努力的奮鬥，而且是（被動）臨於我們的翻轉；不只是（感官上）身體方面的艱辛和痛苦，而且是（心靈）內在更深的層面，使我整个人動搖或窒息。對這樣的一個人，在此必須有個安身的家，他的境況是，已感到被天主「拋棄」，理當被所有的人 and 一切事物，甚至被天主「永遠憎惡」。若望此處的邏輯簡直是大大膽了。這個段落值得我們細心地閱讀：

154. 參閱山 2：7：1。

155. 《瑪竇福音》七章 14 節；《瑪爾谷福音》八章 34 節；《若望福音》十二章 25 節；《瑪竇福音》廿章 20-22 節、十一章 30 節；《若望福音》十章 9 節。山 2：7：2-8。

「……除非師法基督，否則就不會有所進步，正如主藉著聖若望說的，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經過祂，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若望福音》十四章6節）……因此，凡喜愛行走在甜蜜、方便又逃避師法基督的路上，我不認為這是良好的靈修。

因為我已經說過，基督是道路，以及這道路是在感官與心靈上死於我們的本性，我要來解說，為什麼這個死是效法基督，因為祂是我們的典範和光明。

首先（指的是感官），在祂的一生中，祂確實靈性地死於感官的部分，在祂死的時候，祂本性地死亡。因為，如祂說的，在祂生時，沒有枕頭的地方（《瑪竇福音》八章20節），在死時，祂擁有的更少。

其次（心靈的層面），當祂臨終時，在祂靈魂的深處，祂確實被毀滅，沒有任何安慰與解脫，因為在下層的部分¹⁵⁶，天父把祂遺棄在最深的乾枯中；祂不禁放聲呼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何捨棄了我（《瑪竇福音》廿七章46節）？這是祂一生的遭遇中，感官上的至極被捨棄。就這樣，祂完成了生命中的最大工程，遠超過祂在世上或天上所行的奇蹟和工作，這就是，經由恩寵，祂帶來了天主與人類之間的和好與結合。

156. 下層的部分：la parte inferior / in the lower part，也就是指感官的部分。

如我說的，這就是，當這位上主完全被徹底滅絕的當下，祂所得到的是：就人的聲譽而言，由於目睹祂的死亡，人們對祂譏諷嘲弄，而非尊敬愛戴；就人性而言，祂被毀滅至死；就來自天父的心靈護佑與安慰而言，為了償清人的罪債，帶領人與天主結合，在那個當下，祂被祂的父棄捨，如此地被滅絕，竟至如同化為烏有。（山 2·7·8—11）

若望認為，當天主之愛的經驗深到無法訴諸言語時，是最真實的。（焰 2·21）若望敘述基督之愛的畫面——滅絕、被扭曲、被拋棄——深奧到無法言明。

所以，接下來的，更好說是註腳，而非解釋。

重要的是，不要把若望在此所說的縮減到最小的範圍，因為這是基督信仰中，對上主之死的至高認知，如果故意欺瞞，少了些許什麼，必會奪去信友們的一些什麼，有一天，當他們面臨自己的痛苦時，這些必是他們極度需要聽到的。

曾有人提出，若望並沒有把耶穌和心靈的黑夜連結起來。還提及這兩個語詞，「下層的部分」和前述引言第四段的「感官上」，看來好似若望從那個連結中退出來。

這個說法是錯誤的。這一章整個的重點，是準備讀者接受此書其餘部分要談論的一切。如果提出耶穌作為典範，只是為了外在的痛苦（所有感到的恐怖），那麼，會使這一章變得毫無意義可言。「你能走到那裡，因為基督一直在那裡」；這是若望的邏輯。

更有甚者，耶穌特別地與內在的痛苦連結，這痛苦是心靈層面的劇痛：「靈魂的滅絕」、「內心深處的乾枯」、沒有「心靈」的安慰。儘管這一章的位置，是放在表面上談論「主動之夜」（我們做什麼）的書（《攀登》第二卷）中，耶穌的夜，最主要的是臨於祂的事件——此即更徹入「被動之夜」。耶穌知道夜的實況，在夜裡不該是什麼。

若望如同阿奎那，確實提到耶穌身體上的痛苦，及祂的失去名譽。然而，若望決心徹底追隨十字架。對他而言，真正的焦點是耶穌和祂父親的關係，正是在這一點上，祂感到被捨棄。耶穌尋找並拯救罪人，即有罪的人類，祂離開天父，行走罪人的路程，藉此來拯救他。

那麼，使用「下層的部分」及「感官上」這些語詞的理由何在？

我們能知道一個層面，卻無法獲知另一層面：我們有話語、形像、觀念、感受與臨在上的認知。人能知道他們的名字，但不必思考他們的名字。戀愛中的人，能專注於數學考試的第四考題，仍然知道他們在戀愛中。這是再清楚不過的。然而，人的心靈層面似乎走得更遠。一個人能知道非常多，但談起天主來卻非常少。聖人們能知道地獄般的黑暗，仍然訴說平安——可是仍然處於穿越黑暗中。神祕家熟悉心靈的深奧，有他的認知模式，卻無法轉譯深奧的經驗，使之成為較普通的層次。

那麼，這就是人既知道，又不知道的情形。可以說，聖子降生成人的耶穌亦然，祂的心靈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礦源。至於說「下層的」，仍然容許是「高層的」，甚至是較深的。¹⁵⁷

157. 參閱《神學大全》1·79·9 ad3；3·46·7；3·15·5 ad3。

因此，若望的用語「下層的部分」，「感官上」，是他的同意方式，透過傳統的術語，被釘的耶穌在所有的層面上被滅絕，即使這些層面是我們熟悉的，仍然是屬於一個更深或更高的層次，超越祂思想的理智和感受的內心，在祂心靈的至微妙處，無與倫比地和祂的父共融。十字架的滅絕好似刮掉其他每一個層面，而使這層面自由無礙地悸動。在十字架上，耶穌的心變成一個寬大的空間，讓聖神之火來燃燒——在復活時，自由地熾烈燃燒，發出烈焰，「超越世上所有的熱火」。（焰2：2）

還有些值得注意的：這話「至極的被捨棄，就這樣，祂完成了生命中最大的工程。」聽起來很熟悉。因為和若望談及愛的首要性時，具有相同的模式。「少許這樣純潔的愛，在天主……是更寶貴，也更有益於聖教會，雖然看起來好像無所事事，實則遠勝於其他所有工作的總和。」（靈歌29：2）若望是向耶穌學來的。耶穌教導他這愛的性質。這「純潔的愛」會帶來燦爛的歡躍。另一方面，也會感受到像裂開的橫樑那樣艱苦。會面臨乾枯、黑暗，這些超嚴厲的要求，但並不取消一個人的整全。如果這樣，若望說，要知道，你並不孤單，你正在幫助拯救這世界。

若望以此連結來結束這個段落：

——真正的神修人……該知道……為了天主滅絕自己愈多，與天主的結合愈深，所完成的工作也愈大。

這不在於娛樂、品味和心靈的情感，卻在於活活地死於感官和心靈——亦即，內在與外在——的十字架。」（山 2·7·11）

為什麼若望在《攀登》談這事，而不在敘述心靈剝裸的《黑夜》呢？仔細地閱讀，耶穌出現在《黑夜》：是對耶穌的愛，使這人能去追尋；目的是與祂——「天主聖子」結合，這使得一切有了價值（夜 2·24·3）；「聖言基督的無限深情」（夜 2·19·4），復活的基督維持門徒們的活潑望德，隱密地出現在戲的重點時刻。耶穌臨在於開幕和劇終時，也在當中的特異時刻。不過，書中的大部分，祂都沒有出現。

這牽涉到《黑夜》這部書的主要重點。此書有意告訴我們的，不太在於心靈之夜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卻在於靈魂的感受。若望希望準備我們接受夜，盡文學之所能地模擬黑暗的實況。夜的感受是「沒有感覺」。「如果我知道天主在其中，我就可以越得過去」，然而，問題是，感受不到天主在其中。這乃是造成夜的理由。若望希望我們做好準備，安處夜中，而不是驚慌失措。

夜的感覺是沒有神。若望探測的心靈黑暗，其實是天主的神光太靠近，而使人無法聚焦，所感受的愛彷彿痛苦。

就是說，基督的面容和夜的畫面，相差並非很遠，像乍看時那樣。祂在那裡，不過，那裡是內心的深處。這旅途不是別的，這是「十字架」苦路。（夜1·6·7）¹⁵⁸ 是懸掛在半空中，不得呼吸。（夜2·6·5）是鯨魚的肚子，大地的腹部，「黑暗死亡的墳墓」，「復活」的序幕。（夜2·6·1—2）¹⁵⁹

在夜裡，耶穌不只在「那裡」。祂的死亡和復活，是主要的動力，如果被容許，易於展示其豐盈的意義。祂從內塑造我們。這個 nada（虛無）是祂的空虛。這能腐蝕人生命的黑暗，以使人孤立的恐嚇，及混亂的外貌，已呈現在基督的形體上。這形成讓祂的父來填滿的空間。

對這位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譯按，即聖十字若望），「耶穌」絕不是次要的。而且，他確實以特別的光明來看耶穌，此一觀看有其重要的影響。他敢提出耶穌作為夜的典範，這夜甚至是在最淒慘的情況下——恐怖的夜。書中的含意是，無論這人遭逢什麼痛苦，耶穌已經接觸並聖化了那深淵。耶穌分受的痛苦並非方式相同——祂沒有經歷老化、失去一個孩子或犯罪。不過，祂強烈地細查每一個痛苦。天主聖子的痛苦：遭摧毀、嘲弄、被拋棄，甚至被天主捨棄，祂為每個人的痛苦提供安身的家。

所以，若望的洞見有重大的意義。就是說，我絕不孤單；無論我必須去哪裡，耶穌已在那裡，耶穌就在那裡。若望的基督是體諒的基督，祂知道我的真相。

158. 參閱路2·28，「十字架」、「苦膽」和「酸醋」。

159. 參閱信7，寫給貝雅斯的一位隱修女，1586年11月18日。

無論如何，如果基督的陪伴那麼意義深遠，祂的愛那麼有動力，若望的洞見給予信友們的指示，不只去承認關於耶穌的信條，或去奉行一套良好的倫理規範；並且向他們指出，要跟隨耶穌，在他們的生命中完成祂的死亡和復活。

第十九章 祈禱：應該嗎？可能嗎？

某些事正在發生，重要的是，要成為當中的一部分。這就是十字若望已傳達的直覺，會在他追蹤的整個模式中遇見——一位靠近的天主，祂在找到空間之處給予，祂在黑暗中創造那個空間。就是在那裡，當這模式濃縮成此時此刻——信德、望德、愛德，我們對天主的禮物說：「是」。現在，所發生的事得到這個名稱：「耶穌」——祂找到我們的黑暗，而祂自己是禮物。

這是所發生的事，重要的是成為當中的一部分。若望認為，成為當中的一部分就是祈禱。

事實上，這位祈禱的大師吝於使用「祈禱」這兩個字。因為這個語詞可能只意謂著，一個人在做某件事，於特定的時間，以特別的方式。當這成為祈禱的意涵時，能力消耗在尋找一個祈禱的方式，描述一個方法；雖然若望確實認為這是有價值的，但卻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他認為更重要的，更具實際重要性的問題是：現在，我真的認為祈禱有價值嗎？現在，

我認為祈禱是可能的嗎？能使祈禱變得困難的，是覺得祈禱並非真的滿足我；或者是沒有說出來的懼怕，就算我說的是對的，我既勤勉又忠信，祈禱——是和榮耀的天主鮮活地相遇——總是閃避我。

如果對那些更本質的問題——祈禱真的是我需要的嗎？我想要的祈禱，真的有可能嗎？——我們能得到確信，我們的創作力當然會伸展，找出一個方法。

對這些問題，若望的見證已有大幅度的解答。他一直追蹤的路線，現在集中於祈禱，再次說明他的解答是很好的，當我們要說明祈禱的內涵與狀況時，會從中得到他提供的幫助。

祈禱：至高的價值

十字若望長時間祈禱，相當專業地指導他人行走祈禱的旅途。不過我們看到，當他終於說出自己與天主的關係時，他的第一句話是驚慌的呼喊，暴露出一個皮肉裂開的創傷——那是若望無法操控的一個世界，在那裡，唯一確定的是他的饑餓。

祢隱藏在哪裡？

心愛的，留下我獨自嘆息，

祢宛如雄鹿飛逝，

於創傷我之後；

我追隨呼喚，卻杳無蹤跡。（靈歌1）

「祢……在哪裡？」按年代的順序，若望成熟的寫作生涯始於此。然而，更有甚者，他在囚房寫的〈靈歌〉第一詩節，暴露出他經常不斷的動機：「在哪裡……？我追隨……」這是他的饑餓，催促他的追尋，使他如此地生活。若望故事的核心是他的需求。

祈禱意指和這個需求相關連。若望會士不只在戲劇性的危機時（如托利多）觸及祈禱，也在比較平常的環境中。當若望有一個問題時，他單純地求問天主。

厄里叟（Eliscus de los Mártires），是對若望的性格最有說服力的見證人之一，他給我們一個深入的見解。若望的「需求」，按厄里叟的敘述，當別人的血壓飆高時，若望祈禱，是為了得到一個冷靜的腦袋。他先告訴我們一些關於若望對權威的看法：

「有一次他對我說，如果我們看到修會中，禮貌已蕩然無存……在位的長上們，粗暴無禮，又氣勢洶洶——此乃專屬野蠻人的惡行——那時，我們要為修會哭泣：修會就要喪失了。因為哪會有人受責打而喜愛修德行？或被嚴厲對待，而在天主的道路上受到鼓勵呢？」

對個別的人靈敏，是若望很獨特的一面。然而，這個特性連繫著另一面，有勇氣公開發言——否則弱小者會被壓碎。這事發生在，有些當權者「閉上他們的嘴，只為尋求私利而接受任何提案。這會對公共的益處造成嚴重的傷害，野心勃勃——誰也不敢大聲說話……。」

所以，對個別的人靈敏，就是準備好去對抗恣意孤行的人。是什麼給了若望洞見和勇氣，去貫徹這麼難的一雙特質呢？厄里叟繼續說：「無論何時，他提到這樣的事，總是經過長時間的祈禱，且與我們的主交談之後。」¹⁶⁰

祈禱，與祂的主交談，是若望的一個實際依靠：在祈禱中，事情變得明晰，重新發現焦點和力量。

對那些緊緊抓住異常經驗的人，若望堅持這個相同的依靠。他棄置占星術和媒介，而做此選擇：

「在我們的一切需要、磨難和困難中，沒有比祈求和希望天主，以祂所願的方法扶助我們，更好和更安全的助祐……當無計可施，理智找不到急需的方法時，我們只有舉目仰望祢，希望祢以祢最稱心的方式支持我們。（《編年紀下》二十章12節）」

（山 2 · 21 · 5）

160. Eliseus de los Mártires, 'Dictámenes', 15-19 (printed in John of the cross, Obras p. 1125)

所以，對我們亦然，他的根本勸告是：「請求天主」。不過，這要在信德內請求，而不是偶然地，或當作最後的方法，卻要視為一個人的主要依靠——暫停一個人的生命，相信天主的伴隨。

要這麼做，因為任何的祈禱，畢竟，其關鍵問題是一個人的整個生命。一個人能為明天得到力量、為過去求得寬恕、為今天的瑣事求得佑祈禱。也能為有良心的囚犯、為愛人和敵人、為無家可歸者或富翁、為世界和平或內心的寧靜祈禱。上述的這些祈禱都很好。不過，每一個需求，雖然是真實的，卻是一個徵兆，指出一個更深的需求，一個切盼，這樣的 Demand 和切盼其靠近和重要，就像我們之對待自己那樣。神祕家回響人的需求；關於人，若望已經說了許多卓絕的事。然而，關於我們所說的，最真實的是，我們之受造是為了需要天主——接受天主，靈魂有「無限的能力」。(山 2·17·8)

其他的需求是徵兆，指出對天主普遍、最真實的需求。生活能呈現其記號。即使當我們的問題已經得到解答，仍存有問題。即使我們愛也被愛，我們仍向著更多的愛開放。還有焦慮。一些來臨的事件——我知道，自己不能老是迴避的拜訪或工作——可能是壓力的起因。然而，當事情過後，一個人先前體會的憂慮，從不因此而得到相稱的放懷。彷彿這個特別的焦慮，使我碰觸到內在的深洞，致使連特別的醫療都無法填滿。

因此，我們的需求——尋求解答、愛或解決問題——是徵兆，指出對天主的更大需求。它隱隱作痛。它的痛是我們尊貴的代價。如果我們被預定的目的是這麼豐富，我們會遭受這個饑餓。

若望以「新娘」這個語詞指出這尊貴。在〈歌謠〉中，創造的計畫是給聖子一位「新娘」，即全人類將成為祂的。（歌謠77，見詩行111—124）《靈歌》中，新娘被找到，在十字架的「蘋果樹下」結婚，「天主聖子在那裏贖回人類的本性，然後親自和贖回的人訂親，之後和每個靈魂完婚。」（靈歌23·3）這意指全人類，及其中的每一位，必然地，具有新娘的模樣。從一開始，我們就是為基督而被造成，有能力接受基督，也需要基督。

這——我們的不完全——是我們的尊貴，當我們有所覺察時，我們是最真實的自己。當我們從中發出懇求時，我們是成熟的，也是成為被預定的我們。這個懇求是祈禱。因此，對人來說，祈禱具有至高的價值。

如果祈禱使我們成為真正的自己，這對世界也同樣具有至高的價值，得以修復宇宙的正確律動。

「只有愛能拯救」這個說法，我們已經找到解決的方法。若望，在一位慷慨給予自我的天主撞擊下，看到最要緊的是，在世界上，應該要有接受者。只有天主能拯救，愛使我

們向這位天主開放，令人滿懷感恩，祂執意要來拯救。「純潔」的開放之處，天主以空前的活力，如同狂風穿透洞穴的通道。關於這點，人們喜愛維持「教會」——一個得救的世界——充滿活力。若望寫道：

「少許這樣純潔的愛，在天主和靈魂面前，都是更寶貴，也更有益於聖教會，雖然看起來好像無所事事，實則遠勝於其他所有工作的總和。」（靈歌 29 · 2）

我們看到，這些話描述耶穌，祂的被釘之愛是祂的「最大工程」，使人類向天主開放。（山 2 · 7 · 11）不過，現在這段話做了個突然的轉變，從「愛」到「祈禱」。

「那些非常活躍，自認為能以他們外在的事工和宣道贏得世界的人，請在這裏留意一下，雖然他們尚未達到像那樣的高境，如果至少用那些時間的一半，以祈禱和天主在一起，……他們更有益於教會，也更悅樂天主。確實，那時他們做得更多，付出的勞力反而少，他們做一件事，勝過別人做成千的事，他們的祈禱使之堪得這個成果，他們的心靈因而得以強化」（靈歌 29 · 3）

若望的訊息強而有力：只有天主能拯救；被釘的愛打開這世界來接受禮物；這愛在祈

禱中奏效。所以，祈禱是轉變的主要因素。在此亦然，面對患難中的世界，若望肯定：祈禱具有至高的價值。

祈禱：真的可能嗎？

「何況在天之父，有不更將聖神賜與求祂的人嗎？」（《路加福音》十一章13節）當若望熱烈地祈求幫助、光明、解決——等等，就是祈求「事物」——真的只有一個懇求，就像天主真的只有一個回答。天主的回答是祂自己，祂聖子的聖神。「請看我的兒子……祂是我的全部回答。」（山2：22：6、5）如果「祈禱」這個語詞難得一見，那是為了讓給其他的話語：新娘和新郎、給予和接受、愛和相信、結合。祈禱中，關注的是相遇，個人的友誼，若望的焦點不是祈求事物，而是與天主同在。

不過，其中還是有個害怕：這真的有可能嗎？我們會覺得，對於聖人、神祕家，當然是沒有問題；對於修會會士和無牽無掛的人，也是可以的。然而，對那些生命備受虐待而不可愛的人，或太忙而什麼事都做不完的人，可能嗎？

至少若望知道這些疑懼。《攀登》的序言中，他說：「有許多靈魂自認為沒有祈禱，其實，他們的祈禱更是熱烈。」（他又說，雖然有些人認為自己的祈禱好得很，「那只不過比沒有祈禱好一點點而已。」）（山·序·6）

若望鐸職的最後幾年居住在塞谷維亞（一五八八—一九一），那是一座輝煌閃亮、滿是神仙故事的城市。在那裡有位名叫瑪利安納（Mariana）的女士，對自己的祈禱很是沮喪，一點神妙的辦法也沒有。她十分投入祈禱，可是她向若望會士坦承，當她進入祈禱時，無法安頓自己的思想。她覺得祈禱浪費時間，因而想要放棄祈禱。

這位會士了解她，瑪利安納是直覺型的人，她的祈禱方式必須是在單純的信德中，保持愛的靜止。顯然地她接受若望的勸告。起先，她覺察到的只是自己的貧乏，但若望告訴她要留守其中。最後，我們知道，她終於明白，那靜止就是天主的溫和臨在，這是支持著她生命的臨在。¹⁶¹

這段插曲是若望對祈禱的典型洞見。他確信地說：不要放棄。祈禱是可能的，是能夠實現的。

這麼說，他有意做一個實在論者（realist）。我們已經看見他的幾個篇章，禁止人玩弄虔誠敬禮的遊戲。此外，他也撇除我們的宗教裝飾品，不是因為他的腦袋認為生命是灰色的，我們愈快面對愈好（他們現在相愛，但很快就會煙消霧散）。他這麼做，是因為他怕我們永遠不能和所把握的寶藏連結。一而再地，他犧牲那些膚淺的事物——最愛的地方、自製的禮儀、珍貴的感受——為了某些值得犧牲的：*lo vivo*，那活的本體、「實體」、「心靈」、「信德」。

161. Testimony of Elvira de San Angelo, interpreted by Crisógono pp.351-2.

因此，喜愛聖像的若望（他繪畫耶穌像、抱著聖嬰態像起舞）熱心切望的是，我們要越過去，超越，以尋找「自己內的活肖像，被釘的基督」。（山 3：35：5）若望接觸塞谷雅亞的工人，和他們一起建造修院的聖堂，但他提醒我們，不要被石磚和泥漿的美迷住——要進入深處，在靈魂的「活聖殿」中「祈禱」。（山 3：40：1）在人的內心，有個看不見的生命力，確保祈禱的可能性。

「自己內的活肖像，被釘的基督」，此乃巴斯卦的實在論（realism）：一個人相信死而復活的耶穌，這是他與天主關係的主軸。死亡（被釘的基督），如同一個人找到人類心靈無法挽救的角落，和我們一起坐在那裡；復活（內在的活肖像），有如祂在那裡找到我們，把我們擁入祂自己的生命。信德的呈現像是這樣：基督的行動，從內裡使我們有信德——如同在復活那天清晨，祂以「臨在的溫暖」，瑪麗德蓮有信德，復活那天的傍晚，門徒們在前往厄瑪烏的路上，「使他們信德的心火熱起來」。（山 3：31：8）

當人開始談祈禱時，「內居」（indwelling）這個語詞，立即說明天主聖子的直接性（immediacy）。這個許諾溯源於保祿（基督在你們內），及若望福音中的耶穌（我在你們內）。¹⁶¹祂這麼靠近地「在」我們「內」。然而，以動力的方式，尋找我們，形成我們的存有，愛我們到成為我們的密友。祂「在」我們的「中心」；在那裡，單靠「一級的愛」，使我們在中心處和天主結合。（焰 1：13；3：28）在祈禱中和天主相遇，意思是進入，

161. 《哥羅森書》一章 27 節；《羅馬人書》八章 10 節；《若望福音》十五章 4 節、十七章 26 節。

在那裡愛和被愛。

「進入妳的內心，在妳新郎的臨在中工作，祂經常臨在，愛著妳……」（話語89）

福音有眼睛，它們看穿靈魂。若望所說的天主愛的注視，在此派上用場。這個注視擔保祈禱的可能性。這是復活的基督，普遍地適用。

從路加的敘述中，西滿伯多祿給了我們一個這樣祈禱的畫面。他在加里肋亞和耶穌的眼睛相遇，就跪伏在耶穌膝前說：「主，請祢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耶穌的注視，堅定他的話，改變了他：「不要害怕！」（《路加福音》五章1—11節）在最後晚餐，他們的眼相遇，主耶穌看透他堅稱忠心的聲明，還是期許他「待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兄弟。」（《路加福音》廿二章32節）他跌倒時亦然，「主轉過身來，看了看伯多祿」；這個注視使伯多祿從內心瓦解，他就「悽慘地哭起來了。」（《路加福音》廿二章62節）他們的眼睛再次相遇，經上的記載相當神祕（那該會是什麼模樣呢？）「主真復活了，並顯現給西滿了！」（《路加福音》廿四章34節）

「真的復活了！」而且這麼地活在每個人的故事中，深入注視每個人的故事，不只仁慈和善，而且是有效力的。若望自己的故事已經教導他，「天主的注視就是愛和施予恩惠。」

（靈歌 19 · 6）祂的愛是行動。使我們「堪當得到天主的愛」。〈靈歌 32 · 6〉。祂的注視就是祂的愛，祂的愛真的做事。「天主的注視賦予靈魂四種益處，就是：使她潔淨，給她恩寵、使她富裕、給她光照。」（靈歌 33 · 1）

這個眼睛的相遇，隱藏的、靈性的，是以信德和愛德祈禱時所發生的。

若望說了一段含意相當驚人的話：「對天主來說，愛靈魂，就是把她放進祂內，使靈魂和祂平等。」（靈歌 32 · 6）當我們祈禱，當我們在友誼中轉向天主，相信祂的臨在，渴望、愛祂，那時，雖然表面上看似十分陰沉，但某些事發生了，天主帶我們進入祂內，使我們與祂平等。那些乾枯祈禱的黯淡時期，隱藏一股活動的旋風，一段關係的洪流，不能不轉化納入其湧流之中：「……使靈魂和祂平等；這樣，祂在自己內愛靈魂，且以愛祂自己的愛愛她。」（同上）

這是神祕家的見證：在信德中祈禱。最好是不要描述我們的感受。不過，令人鼓舞的是，被告知這是真實的，雖然我們無法感受。

祈禱，不只是話語，甚至也不是靜默的技巧，而是和生活的天主相遇，那麼，現在，對我來說，祈禱是可能的嗎？這是若望的貢獻。基督愛的注視不斷地臨於我們，祂使祈禱成為可能。

第二十章 祈禱，相偕相守

清楚說明祈禱的生命力有其至高價值，也真的可能，那麼，修行祈禱就比較容易處理。

若望的洞見呈現給我們的，不是一張白紙和命令，要我們去「填滿」，而是有某些事已經發生，邀請我們，「走進去，成為當中的一部分。」

所發生的是天主臨在我們內，給予祂自己。此乃若望的狂喜答案，解答他自己的強烈問題：「在哪裡？」

「靈魂啊！所有受造物中最美麗的！妳這麼渴望知道祢心愛主在什麼地方，為了尋找祂，並和祂結合！現在，我們告訴妳，妳自己就是祂居住的房間……這是令妳極感滿足和欣喜的事，看到妳的所有幸福和希望這麼接近妳，彷彿就在妳內……。」（靈歌 1 · 7）

若望以聖經為解答的基礎：「天主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路加福音》十七章 21 節）「你們是天主的聖殿。」（《格林多後書》六章 16 節）若望從中得到一個答案，

來解答我們的問題，「如何是好？」

「在妳與祂相偕的內心收斂中，享受和歡欣喜樂吧！因為妳擁有的祂這樣親近妳；要在那裏渴慕祂，在那裏朝拜祂，不要在妳的外邊追求尋覓祂……只有一件事，必須知道：雖然祂在妳內，祂是隱藏的。」（靈歌 1：8）

這是若望對祈禱中相遇的描述，使我們向天主的撞擊開放，且有助於改變世界：「在那裏渴慕祂，在那裏朝拜祂。」

這個描述精確地歸納若望訊息的重點。始於一份禮物：這是一位「親近」的天主，祂「居住於內」。這邀請我們為這份禮物騰出空間——不是「離開」，去檢視「別的什麼地方」。而是藉著祂一直「隱藏不見」的痛苦，容許天主在我們內清場，騰出祂自己的空間。然而此時此地，這意指相遇，在信德和愛德（即「朝拜」、「渴慕」）中的一個相遇，這個深度的相遇使我們改變。

若望的描述——渴慕、朝拜、進入己內——是開路，準備我們和天主的關係日漸單純化。我們馬上會談到這點。不過，若望已經指出一些非常實際的事。進入己內，意指進入基督，即「內在的活肖像」。靠近祂會擔保這個相遇。因此，若望邀請我們「探索」他的

「奧祕」，在信德內「反覆深思」，那麼，愛德會「顯示其內的信德內涵，亦即新郎」。（靈歌 1·11）他鼓勵我們，藉著專注於耶穌在福音中的生活，去和生活在我們內的基督相遇。

基督的復活意謂著，祂那時是怎樣的，現在對我們也是一樣。現在我們能找到祂，如同當時的人找到祂一樣。我們被邀請去想祂、和祂說話、朝拜、渴慕、焦急或難過、感恩和讚美；去注視祂，如同祂注視我們。

若望的著作能以福音作為確實的依靠，同時，在他實際的教導方面，在這一點上，他是很有說服力的。他對初學生的勸導，至今仍存留一份報告。這位初學生是新來的，他想知道，在規定祈禱的那個小時要做些什麼。¹⁶³這是個簡單實用的方法：

「第一件事是，用想像喚起（耶穌的）奧蹟……」

要面對耶穌，彷彿祂疲倦地坐在井邊，酷暑，孤獨地等候。（《若望福音》四章）「想像」，不是想所有的細節，而是印象式地，是進入情境，而不只是觀察。

「然後，用你的理智深思細想所喚起的奧蹟。」

耶穌就在那裡，疲累，為了我……祂不要求解釋；祂希望以活水給我解渴……祂許可我與祂同在一起。

163. José de Jesús María Quiroga, Don que tuvo san Juan de la Cruz, printed in Federico Ruiz, Místico y Maestro, Madrid, EDE 1968, pp. 511-12.

「第三，以愛的靜止注視天主：這是採收其他活動的果實之處，也是在這裡，理智的門向天主的光明敞開……」

以愛注視；在那裡渴望祂；在那裡朝拜祂；以信德和祂相偕。

再者，「喚起的奧蹟」：耶穌進入房門緊閉的屋內，站在我們中間，噓氣說：「平安」。

（《若望福音》廿章）

「深思細想奧蹟」：復活的耶穌有能力穿越阻隔，我們的阻隔，說出我們需要的平安，在混亂不堪的水面上噓氣，瀰漫祂的聖神。

「以愛注視」：看著祂，向祂開放，彷彿祂看著我們，對我們說平安，向我們噓氣。

奧蹟：耶穌走在群眾當中，有位婦女靠近祂，這位婦女患有血漏病，看遍群醫無法治好；她碰觸耶穌，有股力量從耶穌身上出去；「誰摸了我？」「妳的信德救了妳。」（《馬爾谷福音》五章）

深思細想：我、我們、他們的內在出血；耶穌渴望來治癒；我們以信（believing）觸摸祂；祂的力量來臨。

特別留意：伸手摸祂的衣服；帶著我們內在的疼痛，在信德內持續仰望祂；讓祂的愛和能力找到內在的血漏病。

一旦我們和福音的基督同在一起，信德的注視，愛德內的互相臨在，會維持鮮活的交往。會使我們置身於生活天主的光輝注視下。在那裡我們必會清醒。我們能在那裡休息，直到我們發現，自己必須再度加強福音的思想為止。如此的交往中，天主在我們內建立祂的生命，通傳祂自己給我們；兩股生命力的接觸，不能不改變人的內心深處。

這生命力的接觸給予若望靈感，寫下《靈歌》中對祈禱的描述：「在那裡渴慕祂，在那裡朝拜祂」。這意謂著人的相遇，也指出祈禱中的成長，在祈禱中，這些人會更是他們自己。若望的天主是主動的天主；所以，天主行動愈多之處，祈禱也愈深入。（夜2：23·11）若望看這個人，彷彿是向天主敞開的空地；因此，祈禱會更是「祈禱」，更觸及我的需要。他認為這兩位是新郎和新娘；所以，當祈禱單純化為「愛的工作」時，即是至極的祈禱。（靈歌28·9）現在我們來看看那些成長的可能性。

和天主相偕相守

無論是指導者，或這個人，「靈魂的主要行動者、嚮導和推動者，不是他們，而是聖神，祂絕不會疏忽靈魂……」（焰3：46）聖神的傾注，即復活基督的果實，顯示祈禱是天主的事業。這讓若望得以放心大膽，面對人的不同祈禱形態，懷有很大的自由，並做出正確的判斷。當基督是復活的基督時，祂必須是祈禱的「道路」，任何方法都好，只要是與祂交往。

〈天主經〉是好的；讚美也好；懇求也好；刻意安排或自然流露、分享或單獨、說話或歌唱或靜默、聖經、聖詠、禮儀與靜止、聖堂或花園、高山或停車場——所有這些祈禱都好，只要是懷有相信和愛，我們傾心留意「另一位」（the other Person）。¹⁶⁴ 我們的目的不是追求高超的境界，角逐於方法和動作之間，這樣是不適當的。當「老師來了，想要看你」時，會是極其不同的情況（《若望福音》十一章28節）。

我們已經說過，如果我們的需求是基督，而基督已經臨在，祂正注視著，給予祂自己，那時，祈禱蘊藏著歸向單純的一股衝力。祈禱能夠是「相偕相守」。

若望使用這些語詞：「相偕相守」——即留意對方的臨在。愛的價值描述於這些語詞中：「……如果他們至少用那些時間的一半，以祈禱和天主在一起。」（靈歌29·3）

當若望回應隱藏的天主靠近我們時，出現同樣的語詞：「那麼，來吧！美麗的靈魂哪！因為妳已經知道，在妳的胸懷內，妳渴慕的愛人隱密地居住其中，妳要努力好好地 and 祂隱藏在一起，在妳的胸懷，妳會以愛的深情擁抱祂。」（靈歌1·10）

為了這活的本體（the living reality），次要的快樂都必須放棄：當人找到能幫助他們祈禱的地點，他們不該只留戀景色。反而「要忘記那地方，應該力求在己內和天主相守。」（山3·42·2）這是對另一位（the Other）的努力所做的回應：「『我的歡愉是和世人之子相處』（《箴言》八章31節），就是說，當他們的歡愉是與我同在時，我即是天主聖子。」（靈

164. 山3·44·4；3·40·2；3·42·6；3·24·4；靈歌25·4。

歌 17 · 10)

超越讚美、懇求或求寬恕，祈禱中的衝力是朝向臨在，同在一起，和這人相偕相守。必定是這樣的。否則，我們的基督徒祖產會被我們出賣。聖子選擇和我們「同在一起」，已經打開祈禱的一個新可能性。在福音中，人們確實向耶穌祈求事物，因祂施行的工作讚美祂。不過，有一種更深的行動，表達在罪人的態度中，他們在意的是和祂「一起坐席」。

（《路加福音》十五章 2 節）宗徒們最初的召喚是「同祂常在一起」。 （《馬爾谷福音》三章 14 節）若望福音中，耶穌復活的果實是：「存在我的愛內」——存留、留守，同在一起。 （《路加福音》十五章 9 節）

就像這個行動，從細節到臨在，是友誼的適當發展（達到我們不必一直說話的境界），同樣，對若望而言，這是祈禱的正常發展。（山 2 · 14 · 2）「在那裡渴慕祂，在那裡朝拜祂。」聖經的圖像和話語，它們所啟迪的要求和感恩，所造出的思想和圖像的結構，這些都無須不斷地一再編造。它們建立一個共融，一旦建立好了，即使拆掉鷹架也不會倒塌。如果共融減弱時，次要的細節則是用來再使之堅固。（山 2 · 15 · 1）然而，這共融是首要的。如果天主真的給予祂自己，我們的工作就得變換成接受。信德的注視會使我們留守其中。這不是要我們一直強行取得祂的愛；而是要我們居留其中。

單純和默觀

我們能居住在祂的愛內，因為祂的愛居留其中。復活，復活基督的注視，天主慷慨的自我臨在於這人的中心，這確保交往的可能性，確保在「與祂相偕相守」時，有某些事在發生。

若望所謂的默觀，是對這事的一個特殊例證，是在世上的一個強有力的復活印記。說是特殊的，不是因為深奧難懂，而是因為以特殊的強度顯示祈禱的實體（reality）。當他談到伴隨夜而來的慌亂時，他特別念及開始默觀祈禱的人，他們失去熟悉的境況。¹⁶⁵不過其本身，祈禱的這個夜，意指積極的成長。是基督的注視使這人處於日漸深入的境界。是天主更完全的通傳。

天主，通傳祂自己，渴望的不是停留於表面，而是餵養和擁有整個人。若望稱這個湧流為「黑暗、普遍的愛之認識」。黑暗：比思想和感受更深。普遍：個人的、整全的、未經稜鏡折射的。這是臨在——天主把愛的要求硬加給人，因為愛希望的是「相偕相守」。

在此，若望特別鼓勵人做出的回應是單純——我整個人專注於一個全部的禮物：

165. 參閱山2·12；夜1·8。

「靈魂也必須以對天主愛的注視前進，不做特別的動作，她應該以被動自持……，不以她的勤勉工作，而是懷著單純和質樸的注視，如同以愛的注視張開雙眼的人。」

(焰 3 · 33)

166

以愛的注視睜開雙眼：若望繼續回到這個默觀祈禱，這標示一個由天主開始帶動的新境界。他這麼做，因為必須具備的單純，並非自然而然的就會有。習慣在餐桌旁服侍主人的人，蒙受邀請坐下來，且和主人同桌共食，他必會感覺慌亂。這人可能想說，我做錯了什麼嗎？主人不要我服侍他了嗎？或許我應該改善服侍的技巧？

默觀是信德的延伸。信德是心靈深處的一個隱祕的相遇。現在，不只我的「中心」，而且環繞中心周圍的思想和感受，也被天主認領。雖然真正的效果是，它們現在屬於祂，得到的感受卻是，它們不屬於我。祂的靠近留下的印象是黑暗。

這人營造他的宗教生活，多少已習慣使用圖像、話語或感受，而這些活動彷彿不再給他天主時，他不能不覺得慌亂無措。當天主回避我們的雷達時，過去用來和天主連繫的方法，會變得多餘而沒有必要，祂的臨在也會在不知不覺中消失，直到我們調適好所懷的預期。此時的誘惑是繼續以操控的方式虛度時光（至少我在做些事）。若望建議的較好選擇是順服。順服，和滿足於和我同在的這位相偕相守。

不是每一個黑暗都是默觀性的，來自這個「過量的光明」。祈禱中，所有的乾枯也不都是有福的。反之，若望能稱乾枯為「寒冷的北風」，凍死開放的花苞，阻止生長。當北風吹起，要請求南風來溫暖花園，散布芳香：「南風吹來」，南風是聖神，祂的吹拂通傳「新郎，天主聖子。」（靈歌17·8）

不是每一個黑暗都是受祝福的；不過，每一個黑暗都能變成祝福。它不能蒙福，因為或許來自對天主失去興趣：是的，我花時間祈禱，但祈禱卻幫不上我；事實上，我的幹勁來自其他的人或地方。我努力祈禱，分心走意，因為愛的留駐已經失去。

如果這樣，也能轉變為祝福。現在我可能祈求寬恕的恩賜。我可能再度開始，深深獲益於認清自己的善變，因此轉向信賴天主，而不是依靠自己。

或者，黑暗可能來自我們的理智或健康情況：我一直不舒服，工作艱苦，這些人排擠我，我真的感到低沉……除這一切之外，再加上，覺得不可能祈禱。

如果這樣，也能轉變為祝福。現在，我可以選擇和天主在一起，選擇與祂相偕相守，即使得不到回饋，內心如鉛一般沉重。若望主張，對天主的這個赤裸選擇，在天主看來是最珍貴的。（話語14、19、20）恆心堅忍的作用彷彿沙紙，磨練出一個空間，天主不會不來填滿。

第三個可能：黑暗可能是默觀；來自天主過度光明的靠近，我必須以愛的注視順服。如果這樣，就能轉變為祝福——如果面臨彷彿空無所有時，我不要被慌張無措。

不是每個無根的感受，都要欣然接納。如果來自冷淡，順從冷淡會造成致命傷；如果來自疾病、悲傷或出了狀況，隨之起伏會造成嚴重的憂鬱症。因此，若望提出辨識的記號，鑑定內在的慌亂是否來自默觀的光明：

「內在收斂的記號有三：第一，靈魂不會渴望短暫的事；第二，她愛獨居、靜默和所有能帶她達到整全的事物；第三，原本幫助她的事物——如一系列的默想……——現在反而成了阻礙，她帶進祈禱的支持，無非是信德、望德、愛德。」（話語118）¹⁶⁶

若望在別處也提出這些記號。(1)我不能像往常那樣默想。或許我能呆板地唸禱文，或想些圖像，但卻不能滿足我，好像都不是真的。(2)我不是尋找一個替代品。我不是帶著一顆分裂的心歸向祂。(3)處在此空虛中，我（開始）焦心地尋找祂，或（一旦我調適好了）我滿足於與祂同在。這份孤單、沉浸於愛、專注於天主，是家。（山2·13；夜1·9）

這些標記指出，應在何時順服於祈禱中的黑暗，因為是來自天主本身。第二個記號指示，黑暗不是根源於冷淡或妥協；第三，這不只是因為我出了狀況，我不能如過去那

166. 參閱焰3·34。

樣祈禱；我不想要一個替代品，我真的要天主。這些徵兆指出，這是從天主來的靜止。在此，最重要的是應用這個勸告：勇氣、忍耐、沒有不適當的痛苦、信賴天主，懷著愛的留神。（夜 1 · 10 · 3 | 4）

然而，若望有更多的貢獻。徵兆之外，我們可能需要比診斷更直接的教導。假設，我的「黑暗」來自失去興趣；或因為我疲倦過度；或甚至如果是默觀——實際的印象是天主不在。這足以使我們癱瘓，無法努力向前邁進。如果我再回去祈禱，特別在這樣的時刻，我可能會失去奮鬥的勇氣，因為覺得處身在錯誤的地方，即使是才要開始祈禱。

為此之故，若望對天主的道路所做的見證，在祈禱上具有實際的重要性。「如果靈魂在尋找天主，她的心愛主更是在尋找她。」（焰 3 · 28）這比特別的記號更寬廣，他堅持，一位湧流傾入的天主所做的許諾。無論黑暗從何而來（冷淡、不舒服、默觀的成長），若望的見證肯定這事，現在，對於處於軟弱中的我，祈禱是可能的：可能，因為天主強擠進入我的心靈，從未停止；可能，因為，基督從不停止接納人的軟弱；可能因為現在我能再次決定，與祂在一起，盼望和祂相偕相守。

進入己內

祈禱時，要有什麼準備、什麼姿勢和表情動作？關於這些事，若望說得很少。並非這些事對他不重要：他在牢房裡祈禱，在他的斗室屈膝跪地祈禱；在塞谷維亞，夜晚在樹下伸開雙臂祈禱，或從丘陵斜坡上的小洞穴，俯視瓜達拉馬山（Sierra de Guadarrama）。不過，他著作中的最主要指導，是我們應該「進入己內」祈禱——「在己內與天主相守」（山 3 · 42 · 2）

進入己內：如果祈禱是雙方的臨在，那麼所做的準備應是使這人處於最佳的隨時待命中。為說明這事，若望使用的語詞是「收心」（recollection），這是對「內居的天主」必然的回應。

在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收心」指的是一種祈禱的技巧，一個人專注精神的能力，進入內在的世界。用這來稱呼整個的靈修運動。若望認為，心的專注猶勝於腦袋的專注。我們對天主開放的極致是我們的渴望：「渴望天主，就是準備與祂結合。」（焰 3 · 26）整頓一個人的愛，作出愛的動作，即是使這人「專心致志」於祈禱。

相反的，分心指的不太是想像的遊蕩（若望說，這是免不了的）；（山 2 · 13 · 3；2 · 14 · 5）更是指無法掌控的欲望導致的散亂。這涉及的不只是我的思想，而是我。這

種分心具有奪魂的魅力。真正的分心因吸取而生效，因自我黏住不放，使得心神渙散：

天主，我把這人放在祢面前；顯然，他正在受苦……請祢注意……這會叫人驚奇嗎？他就是這麼愛他自己的角色。如果他再像這樣下去，沒有人會信任他……他好像從來都不注意我……他大概想我是個無用之徒……昨天他理都不理我——就在別人進來的時候……好像全是他的工作。下一次他來請我幫忙時，我一定要說：「我不認為你真的需要我的幫助。」如果他甚至……

當我覺察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那麼祈禱時，難免陷於努力地防衛自己的職位。亦即，我開始編寫和發表講稿，針對這位應該知道自己真相的惱人傢伙。

當這個計畫，那個人際關係，成為我的興趣核心，於是在祈禱時，這些當然會使我捲入其中，糾纏不清。這是當我以一個成功或愛情的故事幻想我的未來時。

面對諸如此類的心神分散，「進入己內」，收心斂神，意指不要被扯進修補受傷的自我中，或廉價地滿足我的孤單。這意謂著擁有我的真相（即我當下的感受如何），並確定基督的那份愛，即使處在那樣的情況下，祂仍在尋找我。那時，做出肯定：「我要祢；我渴望要祢。」

引述一段若望更客觀的說法：

「靈魂避開感官事物的快樂，能從過分使用感官而墮入的分心中復原，在天主內收心斂神。」（山 3·26·2）

達到使人處於最佳的隨時待命中，意味著理智的努力：避開無用的憂慮，（山 3·5·2—3）從強迫性的分散中凝神，取而代之的，此時此刻歸向這一位（the Person）。我們可以說「我無法專注」；不過，重要的是，要渴望且努力於專注。

達到這一點，身體也要準備就緒。身體的姿勢，以及地點也要如此：如果躺著會睡著，這不是最好的姿勢；如果跪地祈禱會背痛，可能也不好。在公園祈禱恐怕也不理想，如果我著迷於來往的行人。聽這音樂，或聽那音樂也不好，如果盤據我的只是音樂。若望確定（可以說是他親身的經歷）人極能受惠於大自然或藝術的美，「歡樂於天主」（山 3·24·4）不過，必須保持不執著。要尋找有助於心靈「確實又直接地上達天主」的地方、姿勢和聲響。

所以，要選擇適當的地方。如果辦不到，那就選個不適當的地點。但必定要選一個。如果祈禱中，決定性的因素在於另一位（the other Person）的自由，那麼，環境不是一個絕

對的問題——「不對的處境」也不能是個藉口。

對理智來說，不是每個地方都同樣有助於理智；而是那能制止欲望的地方。收心斂神意味著整合我的生命於單一的渴望，即悅樂天主：「真正的虔敬……在於以忍耐和謙虛，恆心到底，不依恃自己，只尋悅樂天主。」（夜1：6·6）

這意指修行的不只是一種技巧，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為另一位（Another）生活，並且與祂相偕。如果這是我的優先事項，祈禱中的困難會轉化為我的確認，在這麼多的情況中，肯定我的選擇是天主。處在緊湊的時間表或吵鬧的家庭中祈禱，是不會讓人特別滿意的；然而，對等待我們渴望祂的這位，此乃雙倍有力的邀請：「祢先顯示祢自己，然後出來和那些渴望祢的人相遇。」（話語2）

「內在」卻「隱藏」

若望帶著我們尋求和天主相遇。因復活確實性——在傾注自我的天主撞擊下——若望已經和天主相遇。這位天主找到人，且使他們有能力接受會滿足他們的禮物。有某件事發生了，如若望所說的，成為當中的一部分是個祝福。

我們也被告知，我們或許看不見事情的發生。若望的探索是相遇，不是相遇的感覺，

是通傳自我的天主，「至少是以一種隱藏的方式」。祈禱中，神不在的時候可能是最顯而易見的。

渴望、朝拜、同在，對祈禱的這些敘述，聽起來覺得寧靜。這真的可以說是一個人的經驗。然而，所謂祈禱的寧靜，可能的情况是，處於先前生活的步調未曾覺察的焦慮、躊躇、有罪、生氣，現在浮現出來，使得我覺得和天主的接觸是不可能的。

自然的反應是，設法用理智整理我的焦慮，整頓我的錯亂感覺，總之，在我冒險面對任何相遇之前，我得收拾好我的內在在世界。可是，確實需要的是祈求天主的寬恕，及渴望和我的兄弟姊妹平安相處，其他的努力，去「糾正」或「徹底解決」可以說是錯誤的。

我們聽若望說，關於我們最真實的事，是我們需要天主。不過，這個需要也是我最大的要求。「聖言基督的無限深情，不能長久忍受祂的愛人受苦而不迅速回應。」（夜2·19·4）如果我們的焦慮，追根究柢，是我們更深需求的明證，當這個焦慮開始作痛，深入我們的肉身，這不是祈禱的一個障礙，這能夠是處於向天主開放的起點。不要先用分析和藉口粉飾創傷，若望寧可我們在天主面前確定創傷，不作解釋，接受它，忍受它。

這裡，耶穌的母親是若望的模範：在加納，當她注意到一對新人的困窘時，她沒有向兒子提出解決方案。她只對祂表示所需要的。不是「祢該做這事」；而是「他們沒有酒了」。

（《若望福音》二章3節；靈歌2·8）

「他們沒有酒了」；「我有這個困難」；「我的感受是這樣」。我們的焦慮即是充足的言語；和基督相偕相守，持續地在祂面前，即是彼此的溝通。境況的本身提供祈禱的方式。

如果我的心靈內在出血，我能帶著流血的心靈靠近祂，抓住祂的衣邊。我的祈禱能握住那衣服；能力繼續從祂身上出來。如果我的心靈因悲傷或孤單而疼痛，我能與祂同桌坐在一起，我的祈禱是在祂面前承受疼痛；祂的臨在仍然表示歡迎和治癒疼痛。如果我覺察到死亡的洪水，祈禱的意思是伸出我的手，在信德中，祂緊握我的手腕，祈禱能夠是留守於此：祂的手緊握著我的手腕。

若望的故事始於此，懷著他的需求，尋找「創傷」他的這一位。在那裡，他尋獲基督，基督的貧窮足以分擔創傷，基督的復活足以治癒創傷。為此之故，他確信地告訴我們，祈禱不是逃避超越我們限度的黑暗，而是進入其中的旅程。祈禱為黑暗重新命名，不叫作混亂，而是內在的洞穴，復活基督心內的空間。

†

†

†

「我的天主！祢必不會從我奪去，在祢唯一聖子耶穌基督內，祢曾一次給我的，我所渴望的一切，祢全給了我；因此我將歡欣：如果我懷有望德，祢必不會遲延……」

蒼天屬於我，大地屬於我，普世萬民屬於我，義人罪人屬於我。天使屬於我，天主之母、萬般事物全屬我有。天主本身屬於我，且為了我，因為基督是我的，且全為了我。」

（話語 26）

隨著達到此回響十字若望的尾聲，我們發覺自己欣然接納整個宇宙。基督給予若望的撞擊，猛然打開他的望德限度，展開他對世界的希望。他已宣告有一位天主，因著祂的復活，祂是強擠進入我們內的天主；如果我們向祂開放，祂確實會填滿我們的生命；在那我們不能開放之處，祂親自下手，劈出開口。基督的直接性，是若望充滿希望的話，是他對自覺無法改變的人說的。祈禱的相遇，相信愛的祈禱，使改變開始行動。

天主的改變工作，若望稱為「夜」。祈禱帶領我們進入夜，使我們觸及自己的貧窮。那將是個安全之地，因為給予（自我）的基督，祂是最先的參與者，分擔這個夜，找到我們的貧窮，而且「在」那裡。

說到這裡，若望充滿希望的話，也為我們猛然打開世界的視野。聽到一位屬於我們的基督，普世萬民，義人和罪人，都成為我們的，基督邀請我們去服務他們。凡是祈禱的人，

對世界都負有責任。

至於帶我們進入自己的貧窮，祈禱把我們放在會聚兄弟姊妹所有痛苦的中心點。把我們放在世界苦難的心裡。在夜裡，色彩消失，新的視覺方式開始浮現。在祈禱中，距離消失，新的通傳風格展開。福音有眼睛，伸展出來並深入治癒；祈禱能服務，經由進入兄弟姊妹的痛苦，在基督的注視下，承受痛苦。

我們稱若望的基督是體諒的基督，祂「知道我的真相」。我能與祂「相偕相守」，因為，在我們的墮落潦倒中，祂先選擇來和我們在一起。正如祂已獻身給我們，同樣，現在祂把對萬有的獻身分享給我們；即對大地、諸天、罪人、普世萬民的獻身。回響若望的靈魂，我們達到如此的門檻。這位基督是擁抱萬有的基督：祂請我們與祂同在一起，使祂能經由我們，與萬有同在。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GOOD SHEPHERD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電子發票捐善牧， 發揮愛心好輕鬆



您的愛心發票捐，可以幫助

受暴婦幼 得到安全庇護

未婚媽媽 得到安心照顧

中輟學生 得到教育幫助

遭性侵少女 得到身心保護

棄嬰棄虐兒 得到認養看顧

消費刷電子發票
捐贈條碼

愛心碼：
8835 (幫幫善牧)

102年起消費說出
「8835」
(幫幫善牧)
愛心碼

當您消費時，而店家是使用電子發票，您只要告知店家說要將發票捐贈出去，或事先告訴店家您要指定捐贈的社福機構善牧基金會8835，電子發票平台就會自動歸戶這些捐贈發票，並代為對獎及獎金匯款喇！

消費後也能捐贈喔！

如何捐贈紙本發票？

- 投入善牧基金會「集發票募愛心」發票箱
- 集發票請寄至：台北郵政8-310信箱
(劉小姐：02-23815402分機218)

諮詢專線：(02)2381-5402
劃撥帳號：18224011
戶名：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等待天使...

對這一群白衣修女們來說，長年隱身北台灣偏鄉八里；
因著信仰的無私大愛，全心全意地照顧孤苦無依的貧病長者。

她們從不收取長輩們一分一毫、亦從未接受政府分文補助。
四十多年來，全靠向來自台灣社會各界的善心人士勸募，
不定期的捐米、捐衣、捐物資、捐善款，分擔了修女們重要且繁重的工作。

但是長輩們賴以維生的家園的老舊房舍終究不敵它所經歷
無數次地震、風災、與長年的海風侵蝕，
建物多處龜裂漏水、管線老舊危及安全；加上狹窄走道與
空間漸已不符政府老人福利新法的規定。
安老院面臨了必須大幅修繕的重建迫切與捉襟見肘的
沉重負荷：他們正等待著如您一般的天使。

邀請您一同來參與這照顧貧病長輩的神聖工作
讓辛勞了一輩子的孤苦長者們
能有一個遮風避雨安全溫暖的家、安享晚年！



台灣天主教安老院愛心碼：107765

**台灣天主教安老院**
安貧小姊妹會 www.lspptw.org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一段33號
電話：(02)2610-2034 傳真：(02)2610-0773
郵政劃撥帳號：00184341 戶名：台灣天主教安老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主的撞擊：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依恩·瑪竇神父
(Fr. Iain Matthew) 著．加爾默羅聖衣會譯．

-- 初版，-- 臺北市：星火文化，2015年6月

面；公分.-- (加爾默羅靈修：10)

ISBN 978-986-90324-6-9 (平裝)

譯自：the Impact of God

1. 天主教 2. 靈修

244.93

104008636

加爾默羅靈修 010

天主的撞擊 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

作 者 依恩·瑪竇神父 (Fr. Iain Matthew)
執行編輯 徐仲秋
校對編輯 陳芳怡
封面設計 Neko
內頁排版 Neko
總 編 輯 徐仲秋
出 版 者 星火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衡陽路七號八樓
電 話 (02) 2331-9058
營運統籌 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陳雅雯
行銷企劃 蔡瑋玲 林采諭
業務專員 陳建昌
業務助理 馬絮盈
讀者服務專線：(02) 2375-7911 分機 122
24 小時讀者服務傳真：(02) 2375-6999
香港發行 大雁(香港)出版基地·里人文化
香港荃灣橫龍街 78 號
正好工業大廈 25 樓 A 室
電話：(852) 2419-2288
傳真：(852) 2419-1887
E-mail：anyone@biznetvigator.com
印 刷 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I S B N 978-986-90324-6-9

定價 / 320 元

Copyright© Iain Matthew 1995, 中文版權屬芎林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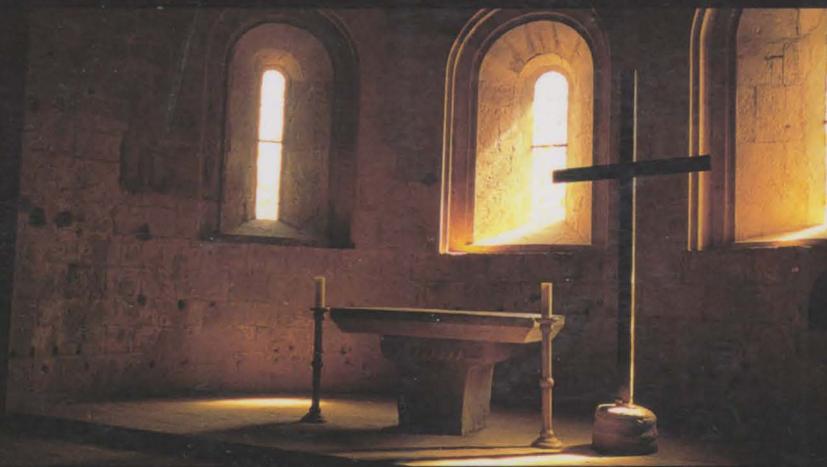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Hodder & Stoughton

封面 范毅舜 / 攝影 (出自積木文化《走進一座大教堂》)

•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

這是聖十字若望的回答
the Impact of God
Sounding from St John of the Cross

天主的撞擊



如果你去看十字若望的人生遭遇：

早年喪父、貧窮、流離遷徙、被親近的弟兄迫害、鞭打、監禁、虐待、遭受背叛誤解。

現代人如果遇到同樣的事情恐怕已經得了憂鬱症。

十字若望卻直接面對天主的撞擊、找到了喜樂的祕密。

鏡頭拉到二十一世紀，許多人正面臨天主在他們生活當中給予的種種撞擊：物質上的或精神上的匱乏、意外事件的創傷，甚至是在追求物質、名望與地位後，光鮮亮麗後的種種空虛。

天主撞擊後，要用自己、用滿滿的愛來填滿我們。

我們可以像聖十字若望這樣地回應愛嗎？

ISBN 978-98690324-6-9



00320

星
火
文
化

9 789869 032469

XA0010

定價320元

大是文化